

南海康先生著

歐洲十國游記

編二第

上海廣智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4217B

歐洲十一國遊記

楊度題簽



4613251

上海圖書館藏書

第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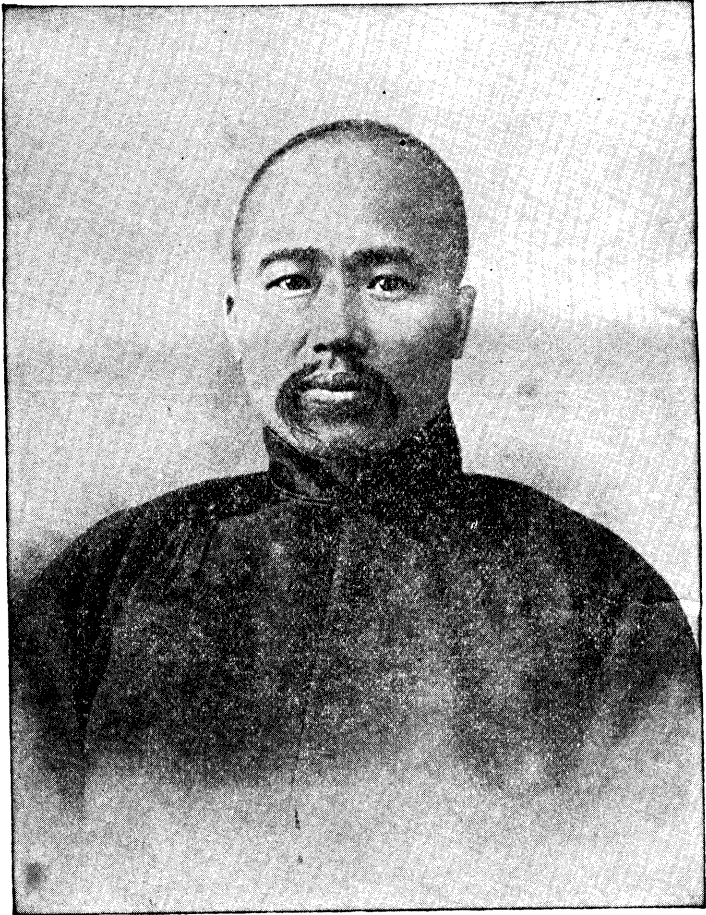
法蘭西遊記

梁啟超署檢

法蘭西遊記



海南先生造像



稿原蹟墨

遊製色殿 此殿國家所定。歲費百石。考顏色之
 殊異。摹天地万物。華木花卉。其景以創。正新
 色。如為服御。一色。故法之顏色。最新樣。日出而
 其物。絕古今。國為此。凡此各國。政治之。而此國
 帝。歲出。在吾國。為裁之。矣。而法。人。不。妄。費。廣。巨
 帑。如。意。法。以。服。色。又。平。乃。法。國。而。獨。出。而。上。者。之
 子。三。日。以。法。之。精。國。力。以。助。之。以。民。為。國。者。為。有
 便。和。民。知。為。之。蓋。國。者。民。之。業。有。益。于。民。者。當
 以。業。行。之。也。此。法。之。為。也。然。其。美。矣。夫。惟。因
 為。君。者。少。以。是。所。定。也。度。亦。平。

第二法蘭西游記目錄

(一) 法蘭西游記

巴黎遠不及柏林之廣潔與紐約之瓌麗……住處僅有二衢……道用木填……路政之關係……巴黎之馬車電車……路易十四愚民之術……婦人用品獨冠歐美……鐵塔……全都公園之數……巴黎之繁麗在于淫坊妓館……妓婦之數……巴黎除其博物院之宏偉及鐵塔之高聳無可驚美……巴黎人多狡詐……法國學內技藝遠不如英德……治化污下……法人侈佚非與國之民……人多狂論……法人輕喜易怒……巴黎鐵塔為天下大觀……各國之塔皆不如巴黎鐵塔之奇偉……鐵塔之起原……鐵塔之內容……塔中之戲院酒樓……與漢時碑明臺相類……塔上作鬧市……詩……數千年前古物……自由平等親愛三神……攄華博物院……院乃故王宮……莊麗類禁城……萬國博物院以此院為最……法國博物院瓌麗之原因……欲觀博物院者不可不游攄華博物院……埃及希臘羅馬之古物可與意國爭長……細觀一月乃為梗概……埃及文……希臘文……希臘紙……埃及古器之精工……大寶石瓶……尼羅宮之縮型……波斯突厥之壁……亞細亞文字……欸規味博物院……傷心處……中國內府珍物及玉璽皆置于此……太上皇帝歸政玉印……太上皇帝歸政仍訓政玉印……得遂初心玉印……乾隆御筆白玉方璽……八徵耄念之寶青白玉方璽……保合太和碧玉璽……猶日孜孜綠玉璽……自強不息白玉璽……聽平視察碧玉璽……烟火長春漢玉印……圓明春山綠白玉

璽……明堂制爲歐美宮室之先河……詩……懋勤殿碧玉璽……詩……仁宗皇子綿恩手寫佛經……覓尸多那國之衣服……乾那花利博物院……亦傷心地……內府珍器充斥……御書墨寶……齋戒龍牌……妃嬪寶牒……埃及古畫筆意頗類元人……藏書……麥亞像……路易十六及麥亞與法國之關係……路易十六墳……千古大鑒……數千年來昇平第 關鍵……詩……恪順伯博物院……書院自意國外以法爲最……基遼賦博物院……拿破侖之黃輿……歐婦之尙小足……法磁以賒華爲最……法部署前之石華表……拿翁一生奇功皆在冒險……古墳……石室藏棺……墳制猶是我國三代族墳之法……拿破侖紀功坊……拿破侖陵墓……一世之雄而今安在……法人之好功名心……蠟人院……立法之所宜……其道太艱非國爭之世所宜……拿破侖將死蠟像……英雄之末路……詩……奴利故王宮……那打壺泉古廟……杯倫園廣凡三千萬適當……園中之景……園中之賽馬場……美歐公園窮宏極麗……何者爲我何者非我……氣球……氣球當爲百年後一大關係事……詩……摩蘇園……國家戲院能容萬人天下第一……法國戲劇最有名……奧皇子寧舍帝位而戀巴黎……巴黎妓女十五萬……貴家富女多出爲妓……法人多墮胎故戶口日少……各國人口皆進而法乃日衰……墮胎之風美國亦然……墮胎之原因……一薄于父子……美總統麥堅尼死後家產二十六萬僅以千圓與母……一婦女自立……美國墮胎之禁罰銀六千圓……立法之難……變法當原始要終推因審果……微除喇舊京……歐土樓閣崇麗乃近百年間之俗……機器之効力……論治效……路易十四宮費五萬萬佛郎……外觀……內容……革命時迫路易十六簽名之畫……羅蘭夫人夫婦像……大革命時山岳黨殺人之畫……各

戰圖……地球第一大畫在意國囉呢士……威賒利宮……王宮之奢侈……惟漢武隋煬唐玄宗明武宗可相伯仲……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當時鸞爵貴爵僅值五十金……路易十四削封建抑貴族……路易十四之隱謀……微賒喇宮與世界之關係……詩……賒華磁廠……搜集各國古今數千年之磁……法磁冠絕大地……磁泥由中國運來……以吾國磁泥與萬國競爭之術……滿梯也地利祆祠……烟弗列武庫……十六世紀封建世各國鐵甲……我國軍服之可愧……吾國軍服廢弛之原因……歐人之崇拜英雄……巴黎開關之次第……巴黎開關次第六線圖

(二) 法國之形勢

法國形勢……法國人口……各國人口皆驟進獨法不爾……人口不進之原因……中國人口繁盛之故……歐美人口之可危……抑女問題……法人死亡多于英人十之五……法國之蒸氣力……法國之農業……法人之沈湎……吾國沈湎之舊俗……酒毒烈于鴉片……法農業不如英……法國地主之數……自由之動機民約之起原……享自由之福已二千餘年……不可妄服毒藥……法之林木……法之織絨……法之織絲……中國飲食衣服他日必風行萬國……辮髮可翦服必不可改……易服式與經濟界之關係……俄日之變服乃由政變國小……歐美人之勢利……法之麻綿……新世界者鐵世界也……革……陶器……製紙及印刷……衣製……炭礦……鐵礦……鐵路……銀行……製造所……巴黎之富家……公侯……公債之利……法與英德之比較……內訌八十年……法非英德之比……德之驟強……法國不進之原因……法與英德之比較……法國革命後之國虛民

敵……國富……利息……蒸氣力……人口……農業……機器……礦產……運費……畜牧……金工……革工……食品……商貨……製造品……鐵路……船舶……國債

(三) 法國創興沿革

古稱高盧……部落時代……愷撒之攻法……米羅維朝開法之初祖……客羅維之定高盧封荷比都巴黎奉耶教……客羅四子之分立……次子格魯打之兼并……格魯打之分王四子……骨肉相殘……格魯第二世之一統……達哥巴之繼立……西的波之繼立……諸藩僭號……客羅特維第二之復王權……克魯特之繼立……查理第三與希德烈……默爾專權……權奸之亡國……甲盧萬朝……教皇權力之起原……沙曼立之武功……西歐之一統國……全歐之形勢……沙曼立之文字……沙曼立之即帝位……路易之繼立……法之分裂……查理沙伯之王法……封建之世……封建之遺害……路易孫羅額魯之王法……諾曼之入寇……孫羅額魯之被逐……歐德之王法……查理羅撒布之王法……魯篤富之王法……王權之式微……諸侯爭權……海外王……君臣爭亂……前加頡的朝……加頡的之擁立……諸侯之驕橫……羅伯之嗣位……顯理之嗣位……非力之嗣位……英之建國……葡萄牙之建國……教皇之倡十字軍……歐洲兵之殘忍……十字軍第一役……阿刺伯微積分之傳入歐土……腓立之繼位……路易第六……路易第七……第二次十字軍……創開議會……腓立第二……築石道于巴黎……第三次十字軍……英法累年構兵……第四次十字軍……指南針之入法……巴黎爲歐洲大都之始……路易第八……路易第九……新舊教之始爭……三舉十字軍……歐洲第一令主……繫埃及及獄贖

七百萬……再舉十字軍……十字軍爲歐亞之交第一大事……歐人之迷信神權……阿刺伯之文明……歐洲哲學之起原……歐土文明之初步……十字軍之效果……文明利器之傳自中國……腓立第三……腓立第四……三族會議之起原……路易第十……腓立第五……查理羅比……歐洲開化之先驅……腓立第六……英法百年戰爭……約翰……法國共和政體之始……查理第五……始創巴黎藏書樓……查理第六……腓立之借英傾法……英王王法……查理第七……女傑噶地厄……巴黎之恢復……法之中興……路易十一……瓜蔓抄……英王之世出……查理第八……舉兵入羅馬稱羅馬東帝……路易十二……法之始強……佛朗詩亞第一……編民兵……佛朗詩亞第二……查理第九……新教之大盛……三十年教爭……教禍之慘……顯理第三……波旁朝……顯理第四……歐人於移朝之事無足重輕……路易十三……開霸歐之業……黎塞留名相……三十年戰爭……黎塞留似張居正……黎塞留與姚廣孝皆以僧爲名相……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之武功……路易十四大王……路易十四不能稱帝之原因……朕即國家……路易十四之文治……在位七十二年……路易十四似漢武……路易十四王權尊大之原因……當時法國王權獨盛之原因……高廟實結大地一統皇帝之局……路易乃結歐洲列國霸主之局……法國革命之原因……中國事勢之與法異……英之革命不根于學理而因于事勢……革命共和獨出于法之故……削侯權却生民變……春秋三世之義……時之爲義……法國革命實由事勢相迫……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拿破侖之稱帝……拿破侖之敗亡……拿破侖之民法……歐洲起布衣爲帝愷撒後一人……路易十八……罽禮第十……三日革命……路易腓立號曰民王……四海兄弟會……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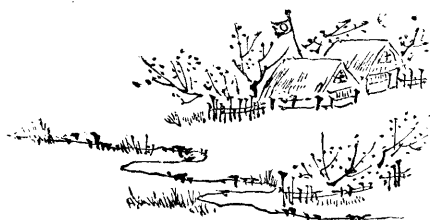
二革命……拿破侖第三……拿破侖第三之狡詐……被擒于普死者七十餘萬……國內無主巴黎大亂……法之封建實同部落……明初中國之文明視法何如……憲法十變政黨七派……法文在歐幾爲正文……英法交通之始

(四) 法國大革命記

法大亂在開議院時制未善……助美自立之拉飛咽誤以美國平等之治治法國致大亂……法國大亂之原因……參議參政之人多不能讀法令……三十人有一官吏官吏多不識字……恐怖時代……民權不得當之害……拉飛咽不免于死……自由毒……巴黎市會擁盜國權驅除異己……米拉伯齶恨以死……破壞猶縱火……再開議院……拉飛咽欲以君主立憲定國……及倫的黨……維蘭夫婦及伯書……山岳黨……羅伯卑爾及段敦馬喇……馬喇變法之政見……列國聯軍之干涉……立新政府與聯軍開戰……聯軍大疫……革黨之不亡法乃天幸……路易之專恃外援……路易之失計……路易之上斷頭臺……王政絕民權始……山岳黨制全勝……及倫的黨之因循……山岳黨盡捕及倫的黨人下獄……及倫的黨名士之慘死……恐怖時代……及倫的黨之熱心救國……流血百廿九萬……革命慘禍及倫的黨所不及料……騎虎難下……革命之慘禍事勢所必至……爭奪相殺之患……流血數百萬終歸專制……預于革命者無一人免死……及倫的黨倡革命之罪……法國大革命不至亡國之原因……山岳黨之慘酷……革命之究竟……我國倡革命之非……我國革命非盡殺四萬萬人不止……以仁賢之人倡革命則亡國愈速……吾國事勢非法比……山岳黨之內訌……

山岳黨裂爲三黨……國安委員會……羅伯卑爾之險狠……羅伯卑爾之被殺……恐怖殘黨……少年軍與護國兵……山岳黨之誅鋤……流血數百萬成就一專制民主……革命之結果歸于專制君主……相爭必至相殺……共事之難……倡革者身必死……革命之慘狀……貴族富豪無辜之慘死……十萬貴族之逃亡……商工之逃亡……燬全國寺院……無辜死者三千餘人……老幼男女皆被囚殺……擊殺議員六員……掘墳發陵……大索官商民家……囚巴黎者日五千人……屠者三百人爲一團……政府爲盜……毀全城市值七百萬……殺及婦嬰……革命宣禮式……革命結婚刑……嫌疑刑律……得死罪者七十萬人……發墳之慘劇……遇人即殺見物即焚……法人民二千六百萬去其四十分之一……名爲革王侯命實則革人民命……革命黨之壓制……政府之強買……強用紙幣……視商人爲國賊……三十五億萬圓之空票……革命委員會……一月政費一億二千萬圓……將軍購一戰馬而無財……以嚴令定紙幣與現銀之價……民窮財盡……發行米票制限食量……徵發之慘酷……勒捐……生計界之恐慌……商界之困促……所謂自由如是如是……革命之原因……封建……法地僅如四川一省……貴族十萬……貴族之尊驕汰侈……生殺征稅之權……役民不發工金……免兵之征人頭之稅……終身充兵籍……所得稅……鹽稅……以重金購稅權……領主藩侯之專橫……部民嫁女必與領主陪宿……酷刑……饑民……有子不舉畏無以養……荒涼之慘狀……百人不得一人識字……封建之害……孔子之非封建……我國歷朝之稅法……兩稅法……一條鞭法……我國之薄稅……各國稅率與我比較……我國薄稅之故……我國時勢與法之異……法國稅率與我國之比較……我國之刑法……酷刑非法律所許

……我國之自由……法國刑法與我國之比較……僧侶之貪暴……貴族之專擅……王宮之侈泰……革命之義
吾所固有……我國之平等……我國之大革命蓋在秦世……迷信神權者宮廟必壯麗……全歐之封建……我
國之美俗……我國進化之程度……我國之不愧爲文明上國……歐洲之進化在近數十年間……我國之強
易于反掌……以法國擬中國之不倫……言革命者爲喪心病狂……美法之相反……法國革命之效……法人
所流血以求之自由其最重要者我早有之……我國平等自由已二千年……出版之自由……信仰之自由
……我國之得平等自由當歸功孔子……法國失敗之原因……法國革命之起點……法國開議會之始本原
已差……變易政體之難……法國與中國通商之始……成吉思汗之偉業



歐洲十一國游記

南海康有爲廣廈

第二編 法蘭西游記

一 法蘭西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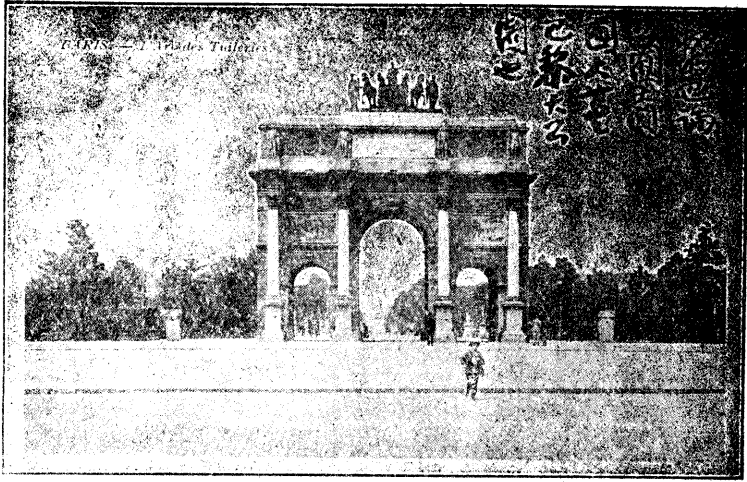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夜。自德之克虜伯砲廠往法國。八時。瀛車行。頻渡河。瀛車入船中而渡岸上。睨燈火樓閣。閃煜輝煌。經大城市無數。十一時。到奧斯鹿林州。自此易法國車。車場闊大甚。關吏驗行李訖而行。此州爲普勝法時所割。城郭人民無恙。而主者易人。三十年前讀普法戰紀至此。見之愴懷割據。自此入法境。皆普國用兵之地。惜深宵高臥。不克一一親見之。二十三早六時。到巴黎矣。

往聞巴黎繁麗冠天下。頃親履之。乃無所覩。宮室未見。瓌詭道路未見。奇麗河水未見。清潔比倫敦之湫隘。則略過之。徧遊全城。亦不過與奧大利之灣相類耳。歐洲城市莫不如此。且不及柏林之廣潔。史不及紐約之瓌麗。遠甚。其最佳處僅有二。衢其一。自拿破崙紀功坊至杯的巴論公園。圍十餘里。道廣近廿丈。中爲馬車。左道爲人行。右道爲人馬

巴黎遠不及柏林之廣潔
與紐約之瓌麗
佳處僅有二

道用木填

路政之關係



國競爭非止平治而已。乃復競華麗較廣大。鬪精潔以相誇尙。則我國古者至精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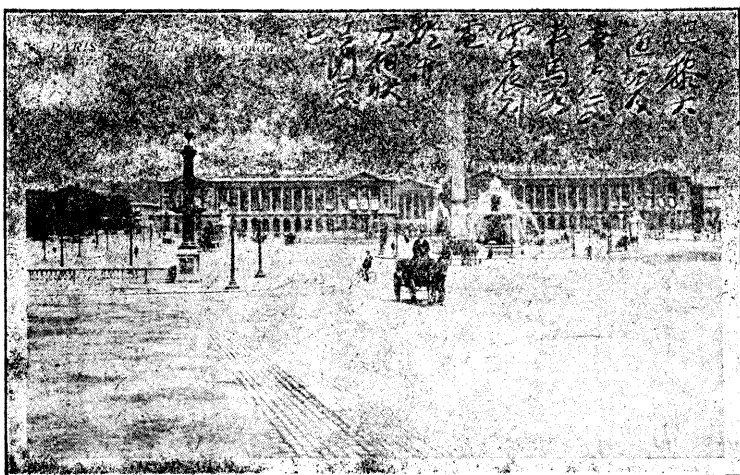
行。此外左右二丈許。雜植花木處。碧蔭綠草。與紅花白几相映。花木外左右。又爲馬車道。馬車道內。近人家處。鋪石丈許。爲人行道。又植花木蔭之。全道凡花樹二行。道路七行。道用木填。塗之以油。潔淨光滑。其廣潔妙麗。誠足誇炫諸國矣。今美國諸大城市勝處。皆用此法。惟夾馬道以樹。樹外左右以煉化石爲人行道。仍蔭以樹。則爲三條道。或樹外再用馬路二條。則爲五條。柏林至大之衢名噠者。僅中列花樹一林。旁馬行路又車行路。近人家處爲人行路。僅六條。花林又少其一。皆不如巴黎也。今美墨各新關道。皆仿巴黎。道路之政。既壯國體。且關衛生。吾國路政不修。久爲人輕笑。方當萬

巴黎之馬車
電車

路易十四
愚民之術

路如秦之馳道。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唐京道廣百步。夾以綠槐。中爲沙堤。亦不足以與于茲。他日吾國變法。必當比德美法之道。盡收其勝。而增美釋回。乃可以勝竊意。以此道爲式。而林中加以漢堡之花。時堆太湖之石。或爲噴水之池。一里必有短亭。二里必有長亭。如一公園。然人行夾道。用美國大煉化石。加以羅馬之摩色。異下園林路之砌。小石爲花樣。妙選嘉木如桐如柳者。蔭之則吾國道路可以冠絕天下矣。巴黎此道旁之第宅。皆世爵富商。頗有園林。亦有壯麗者。然不及紐約之十一矣。近園處則百戲並陳。傍晚時則車馬如織。蓋巴黎馬車六萬。電車二萬。夕陽漸下。多會於是。士女如雲。風馳雷驟。而電車疾速。馬車少不及避。輒撞翻。綠鬢紅裳。衣香人影。憶昔在上海大馬路大同譯書局倚闌而望。自泥城橋至愚園西園等處。頗相髣髴。但遜其濶大耳。他時更築豐鎬。別營新京。以吾國力之大。人民之多。苟刻意講求。必可過之也。

十約法之有繁麗盛名。乃自路易十四以來。世爲歐雄。而路易十四欲以隱銷封建。乃特盛聲色之觀。園囿之美。歌舞之樂。俾十萬諸侯樂而忘反。皆沈醉于巴黎。奔走于前後。而不欲還其荒山之宮壘。以鍊兵治民。所謂此間樂不思蜀。柔肌脆骨。非復能以雄



武抗叛而路易十四不折一矢得以統一王國因益以矜誇諸歐成爲風俗至今游其

市肆女子衣裳之新麗冠佩之精妙几榻之詭異
香澤之芬芳花色之新妙凡一切精工誠爲獨冠
歐美然此徒爲行樂之具而非強國之謀路易十
四以收諸侯則誠妙術也今沿其故俗欲以與天
下爭則適相反矣人艷稱之法人亦以自多則大
謬矣

自埃及華表至百丈鐵塔處樓館夾臨先河爲故賽
會地賽會故宇宮館十數所猶在皆瓌偉詭異長
橋橫河金人金鳳十對夾峙於橋殆如漢承露臺
之金銅仙人掌瓌麗極矣過武庫拿破崙陵塔而
至鐵塔鐵塔高九百餘尺上侵雲表冠絕宇內樓
塔四脚相距百數十丈下爲公園士女持裳游坐

全都公園之數

巴黎之繁麗在於淫坊妓館
妓婦之數

巴黎除其博物院之宏偉及鐵塔之高聳無可驚美

其間。埃及華表左右。亦爲公園。花木交蔭。而戲園游場多列其旁。至夕電燈萬億。雜懸道路。林木中馬車千百。馳驟過之。若列星照耀。蕩炫心目。然電燈之繁麗。不如紐約之權娛。揆論馬車林木燈火連亘十餘里。尙不如印度之加拉吉打焉。新聳賽會場。採法國之勝。而奇偉過之。然皆毀去。則宮館樓觀橋道之瓌。猶存者。此地仍可稱焉。此亦非妄有名者耶。自紀功坊至攏華故宮。則大戲院酒樓大肆咸在。道皆夾樹。士女游者晝夜不息。全都公園大者十五。小者十。戲班十五。巴黎所稱號繁麗者盡在此矣。以吾見其百戲之園。萬獸之園。不如德甚。或謂巴黎之以繁麗聞於大地者。在其淫坊妓館。鏡臺繡園。其淫樂竟日徹夜。已領牌之妓。凡十五萬。未領牌者。不可勝數。若其女衣詭麗。百色鮮新。爲歐士冠。雖紐約猶仿效之。果若此。則誠可稱。此則若吾國之上海耶。非旅人所能深識也。以吾居游巴黎之市十餘日。日在車中。無所不游。窮極其勝。若渺無所親聞。而可生于我心。觸于吾懷者。厭極而去。乃歎夙昔所聞之大謬。而相思之太殷。意者告我之人。有若鄉曲之夫。驟至城市。而駭其日日爲墟者耶。要而論之。巴黎博物院之宏偉繁夥。鐵塔之高壯宏大。實甲天下。除此二事。無可驚美焉。巴黎市人行步徐緩。俗

巴黎人多狡詐

法國學問技藝遠不如英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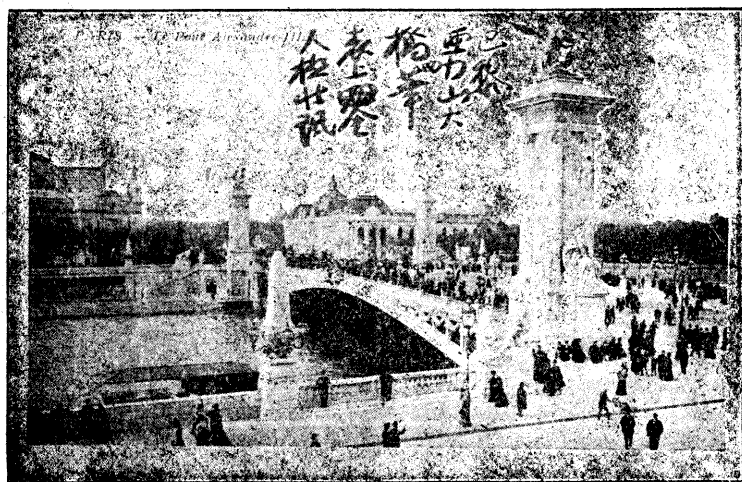
治化污下

法人侈佚非興國之民

人多狂論

多狡詐。不若倫敦。人行之捷。疾目力之回顧。而語言較篤實。亦少勝於法焉。吾自上海至蘇百餘里中。若營新都市。以吾人民之多。變法後之富。不數十年。必過巴黎。無可羨。無可愛焉。法自道光五年始開機器。晚矣。學問技藝皆遠不如德英。彼所最勝者。製女服。女冠之日。日變一式。香水之獨有新製。首飾油粉色衣之講求精美。此則英美且不能解其侔色揣稱之工。然吾何取焉。未遠游者多震於巴黎之盛名。豈知其無甚可觀。若此耶。若夫覽其革命之故事。觀其流血之遺跡。八十年中。傷心慘目。隨在多有。而今議院黨派之繁多。世爵官吏之貪橫。治化污下。遜于各國不少。受益徒遭慘戮。坐觀德英美之日盛。而振作無由。士人挾其哲學空論。清談高蹈。而不肯屈身以考工藝。人民樂其葡萄酒之富。絲織之美。擁女之樂。而不願遠遊。窮夜歌舞。惰窳侈佚。非興國者也。法人雖立民主。而極不平等。與美國異。其世家名士。詡詡自喜。持一國之論。而執一國之政。超然不與平民齊。挾其夙昔之雄風。故多發狂之論。行事不貼貼。而又黨多相持。不下無能。實行久遠者。故多背繩越軌。不適時勢。人性之宜。經百年之數變。至今變亂略定。終不待堅美妥貼之治。徒以無數人血。今英德各國有所借鑒。而善取之。則法國

乎爲人則太多自爲則非也其奈俗化已成無有能匡正何聞法人質性輕喜易怒語



不合意從君萬曲梁塵飛夫輕喜易怒者野人之性也法人猶未離之耶德英皆沈驚不輕喜怒故強能久二族之性可以觀其治矣

自埃及華表至鐵塔中間數里臨先河處皆故賽會地樓館橋道皆至華麗華表前做場千步電燈林立車馬如雲賽珍遺館今猶存有二處一必地宮前臨草池四角崇穹中爲圓穹一爲忌連宮以玻爲瓦周以花木後臨先河皆最壯麗者也長橋數四一皆偉觀一直通拿破陵前之鐵橋其第三橋爲亞力山大橋尤當孔道而奇麗甲天下焉其廣數丈電燈繁多夾橋兩邊其兩橋頭之四角皆有華表上立金人一金馬一面爲金鳳大丈餘

光采照耀。十餘年常新。想糜金無算焉。

登鐵塔

巴黎鐵塔為天下大觀

天下之大觀偉製。莫若巴黎之鐵塔矣。當首登之以望巴黎焉。吾游觀必先擇高處以四望。可攬勝概。吾少從先祖述之。公登五層樓。於連州登畫不如樓。昔游江南登雨花



巴黎鐵塔高九十七公尺。天下為市。他如已
 恭天能。此塔為巴黎之冠。其高九十七公尺。其
 工于五十年。為巴黎之冠。

此為平
 鐵塔
 二百年

塔。而手捫西湖之淨慈塔。多數千百年古物。而上海若龍華寺塔。則不足數。若游日本

臺。遊揚州吾登瓊花樓。蕃釐觀。遊西湖先登吳山。遊武昌吾登望江門。巡城而至黃鶴樓。遊桂林吾登獨秀山。所至各國皆是。以吾所登之塔。若吾粵梁時之花塔。鎮江金山之雷峯塔。北京則西苑內之白塔。城外之天寧寺塔。西山之碧雲寺。後魏氏白

各國之塔皆
不如巴黎鐵
塔之奇偉

鐵塔之起源

鐵塔之內容

江戶。登其淺草之凌雲塔。至緬甸登其王宮之木塔。遊錫蘭登其古寺之千年舊塔。遊印度所登塔尤多。而舍衛城中鷲嶺頂之塔。及佛祇樹給孤獨園前七百年前之回王所築塔。而加拉吉打公園中之英人紀功塔。尤高峻矣。歐美高塔尤夥。其在德則議院前之紀功塔。若瑞典之思間慎公園頂塔。英水晶宮之塔。若美則華盛頓之方塔。波士頓之紀功塔。若是者皆宏工巨構。四十餘層。高數百尺。並有名於宇內。若印度之阿育大王築八萬四千塔。吾手捫其數塔焉。而宏規大起。傑構千尺。未有若巴黎鐵塔之博大恢奇者。蓋有意作奇。冠絕宇內。真可謂觀止而蔑以加者也。鐵塔築於光緒十五年。當西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蓋見敗於德後。民力甫復。因賽會作此塔。以著民物之豐亨光復也。全塔體方。此鐵枝凡分三層構成。其下層四脚斜撐於地。而嵌空玲瓏。高三百尺。四脚相距亦數百尺。每脚奇大。立于四隅。每隅以四柱上轟。成四大室。方廣十餘丈。內有机房辦事房及上下机亭。成一座落。由其塔之四脚下插地處。望塔之最下層。已如雲表。巍峩無際。蓋已在三百尺之上。中國樓塔已無有其高度者。即大地各塔。至高者亦不過爾爾。然置于此塔。乃在其至下耳。四隅皆有上下機亭。可引机而漸升。每至

塔中之戲院
酒樓

一層而歇。又待人而上下焉。每小時上下一次。自七時開機亭。至夕十一時止。夕七時後。上中層皆不復升矣。此下層每面柱二十。圓拱八。每柱距丈餘。下層中樓分上下二成。皆有迴廊。低數尺。此層中戲院酒樓茶館毬房樂室無數。女子占地賣物者甚多。游人如蟻。其戲院在餐館正中。憑闌把酒。可望遠。其酒樓五層。置其中尙渺然卑小。則但其一層之內容與其繁鬧。已如一鬧市。自遠望之。如天際雲中。玲瓏樓閣。幾疑蜃樓海市焉。其得未曾有之瓌製巨工矣。周步迴廊。俯瞰巴黎。全城三百萬人家樓塔宮殿。高數層者。皆在脚底。車馳馬驟。皆如寸許。杯論公園池島邱垤。若指於掌。其俯視城郭人民。已覺渺然。蓋已高如天上矣。自下層至中層。亦復四隅各有四柱。共十六柱。斜挿而上。又二百尺。至中層四面。周以迴廊。皆賃於婦女。陳設售物。中有酒樓。廣十餘丈。四方四大柱。餘柱各距丈餘。中有十字交柱。此層去地五百尺。俯視城郭人民。如垤如蟻矣。漢時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正與相比。而井幹之製亦與此塔製相類也。自此層以上。柱皆直上。四周用四大柱。合凡十二柱。其中皆有十字鐵板。斜交貫之。每十字斜架約二丈。直上二十一架。凡爲四十餘丈。將至上層。塔漸狹。改作六柱爲六角。以至於

與漢時神明
臺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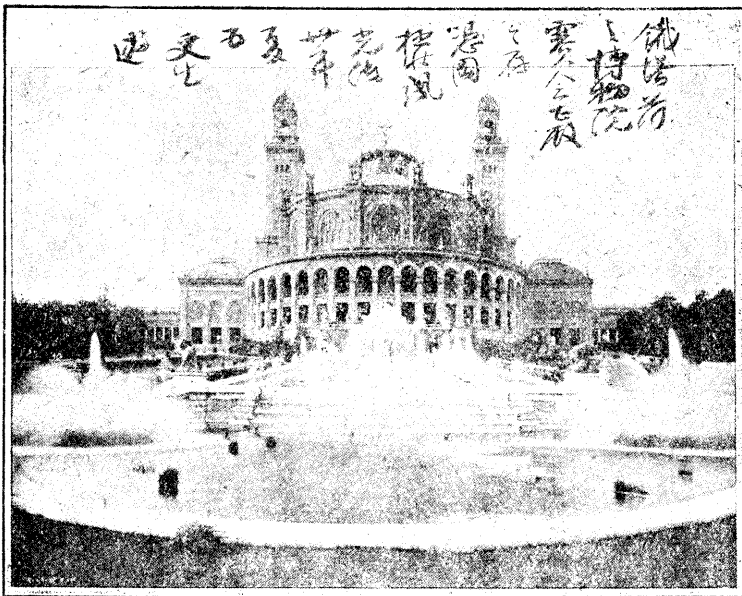
塔上作鬧市

顛塔中央有一大柱。置上下機於柱中。有小層置機器。有房。但不設酒樓雜肆矣。大柱外夾以兩小柱。又一柱作旋梯。人可步行。至頂。此中央柱自二層起也。乃登塔上層。高九百尺。廣百尺。八角式。迴廊四望。頂作平臺。有一八角亭。再上一大柱。上有寶相。高二三十尺。以驗風。此層俛視雲氣。憑虛御風。魯河縈帶。遠山堆垤。杯論園青綠如掌。巴黎全城。如縮型之泥木室矣。計大地古今之塔。皆狹僅盈丈。安有三十丈之上作鬧市。九十丈之上陳雜肆賣酒者乎。杜工部登慈恩塔。至詔爲高標跨蒼穹。七星在北戶。若登此塔。不知更能以何語形容之。天下事往往所見不逮所聞。昔早聞此塔而見拓影。絕未驚奇。今親登之。乃驚其奇偉冠大地。覺所聞遠不逮所見也。惟此塔而已。近夕輒登。凡登塔前後三次。

登鐵塔詩

登鐵塔頂與羅文昌周國賢飲酒於下層酒樓高三百尺處憑闌四顧巴黎放歌
浩浩凌天風高標卓碧落邈邈虛空中華嚴現樓閣神仙蕊珠殿人間誤貶託高高
跨蒼穹仍插塵中脚霓裳羽衣舞夜夜月裏樂玉女紫霞杯一飲成大藥回頭憑紫
闌忽爾生玄覺俯視下界人城市何莫莫河水縈若帶遠山綠一角閭闔何撲地殿

塔數歷落岡陵抗園館有若蟻垤作問此何都市巴黎稱霸國千年大都會繁華此



窟宅人戶三百萬烟樹交迷錯時有英
 雄人揚旗震天幕下指紀功坊石馬欲
 騰躍卻憐八十年革命頻血薄去去上
 青霄更登上層閣寔瀛我踏徧名塔登
 之數只許繞膝下阿育兒應作摩天九
 百尺雲構巍岳岳呼吸通帝座碧霞仰
 斑駁深碧地中海渴攬同一勺湯湯太
 平洋橫海誰拏攫我手携地球問天天
 驚愕

鐵塔前。度橋。有圓殿。萬戶圓周。上下左右。
 聳二小塔。乃故賽會地正堂。今為博物院。
 據岡營構。前斜坡皆植花木。莊嚴偉麗甚

數千年前古物

自由平等親愛三神

攏華博物院

院乃故王宮

莊嚴類禁城

矣。下爲學堂。上置古物。皆各國殿塔柱礎殘石或整室。自印度埃及波斯突厥希臘羅馬古物莫不備。皆數千年之珍物。雕刻奇詭。宏巨嵯峨。全屋移來。費力無數。蓋非拿破崙不能得此。歐土各博物院皆有。而莫此院之多矣。有巴西人尸。以手抱足而纏纏之。其畫極朴拙。有掘地馬拉刻石。馬達加斯加物甚多。摩洛哥物亦多。其王衣白衣。墨西哥文及像尤多。蓋法曾得墨。故移來也。過一石像。圓崇屹屹。上立女像天神。手持花枝。下坐三神。蓋自由平等同胞三神也。以示教焉。此則法之特色也。法人今躁進躐等而召亂禍。他日大同世必行之。

遊攏華博物院

攏華博物院。此院以故王宮爲之。宮皆石築。雖二層。然體制瓌偉。雕刻甚精。歐洲各國王宮。皆遠無其比。蓋各王宮皆一小方院。在市中。惟此宮居巴黎之中。橫排數百丈。正中深入三四十丈。而兩旁朝拱之。若吾午門之制。前後左右。門闕觀。莊嚴高數丈。可容有樓之大馬車往來。正面敞地數百丈。若吾天安門外。而外爲公園。橫臨先河。前無少障。雖方正宏偉。不若吾禁城。而莊嚴亦類之。若其雕斲之精。則固非吾國所有。不待

言矣。即此宮推之。法國君權之尊。亦可推想。既非一統天下而尊嚴若此。宜其召民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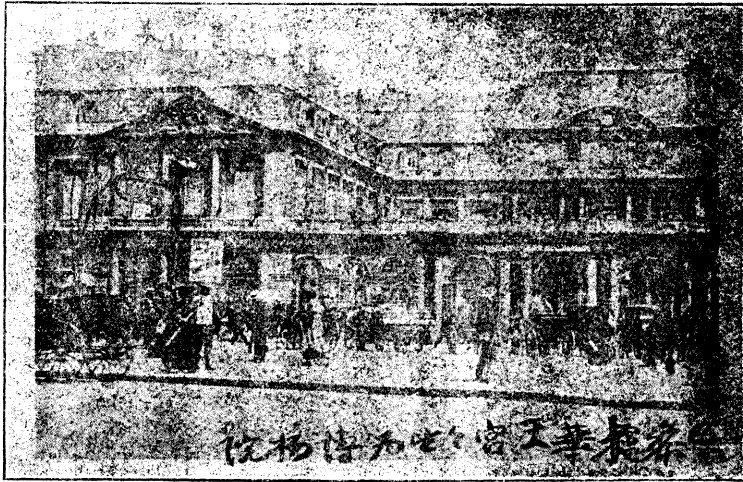
哉。

萬國博物院
以此院為最

法國博物院
瑰麗之原因

欲觀博物院
者不可不游
攬華博物院

埃及希臘羅



萬國之博物院。以法國為最。法國七博物院。以此宮為最。夫天下之好奇異者。法國為最。法既久為霸國。文學既極盛。而又有拿破崙四征不庭。斂各國之瓊寶異物。而實之于此院。歐洲既無第二拿破崙。則自無第二之博物院矣。故此院在今世界上。無與爭鋒。必待復有拿破崙。又斂各國之瓊寶異物。以集於其國之一院。或能勝之。今也則無故欲觀博物院者。不可不游巴黎。亦不可不游攬華。故宮之天下第一博物院。

此院之物。瓊寶異器。不可勝原。繁頤夥頤。過絕各國。其名畫名石刻。埃及希臘羅馬之古物。堆積

馬之古物可與意國爭長

細觀一月乃爲梗概

埃及文

希臘文

希臘紙

埃及古器之精工

大寶石瓶

尼羅宮之縮型

駢比。直與意國爭長。而遠非他國所能得其一二也。珍異填湊。應接不暇。既太多矣。雖極精美。在他處爲希世之珍。在此院亦了不覺。若欲按圖細觀。非一月不能得其梗概也。埃及文似吾鐘鼎。希臘文似吾古文。乃至筆意頓挫。何其酷肖。時相近者。謂作亦近矣。

希臘紙似布。文亦似印度之山士詰烈文。有G作者。似緬甸文。

埃及古器凡數室。其玉石器精工滑澤。已如今日。但太久多變綠色。其石器上多刻人形。亦多刻文字。故體裁易別。其石瓦器有如中國神牌者。亦可推進化之理。

其羅馬時之畫亦甚多。蓋出於邦裨也。雖比今稍拙。然着色甚厚。蓋羅馬人極明秀。故發達甚早也。

有大寶石瓶二。高五六尺許。一淡紅。一灰色。光可照人。纏以金繩。以小兒作耳。盤盂如此甚多。寶色精光。並刻鳥獸花果。皆逼真。不暇一一記之。若欲考工。非博見此物。豈能致精而入古乎。

拿破崙既滅羅馬。移其寶器來巴黎。雖二千年之大石與甌。亦皆移入。以其故石作尼

波斯突厥之壁

羅宮之縮型於院中。亦可謂異構矣。

波斯突厥之壁。以五色氈叢疊爲之。彩色斑斕。古雅奪目。亦立壁於是。刻花刻人及虎。怪偉甚。凡數壁焉。

亞細亞文字

小亞西亞文字。末處多尖。疑刀刻也。頗類吳時天發神讖碑筆意。其刻像亦佳。

中國物甚少。畫凡十幀。皆下品。惟傳雯指畫及陳洪綬一畫。尙爲雅品。餘皆觀音關帝羅漢像。然羅漢像着色尙深。有吳道士墨刻觀音。其三大士像。曹秦所畫者。

遊欽規味博物院

欽規味博物院

傷心處
中國內府珍
物及玉璽皆
畫於此

欽規味博物院。此院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所開。來游此乎。則傷心處矣。郟鼎入于魯。廟大呂移於齊。臺中國內府圖器珍物。在此無數。而玉璽甚多。則庚子之禍也。嗚呼。觀內府玉印。晶印無數。其屬於臣下者不可勝錄。今但摘御璽錄於下。

一太上皇帝歸政仍訓政玉印一盒。凡三印。其一文曰得遂初心。蓋高宗授位睿皇後之印也。吾觀此傷痛歸政仍訓政之夕。在當日爲創制古今未有之盛事。不意今日取法爲篡廢之奸謀。以此之故。數千年之珍寶。乃至祖宗之傳授玉璽。皆不保而流於敵。

太上皇帝歸政玉印

太上皇帝歸政仍訓政玉印

得遂初心玉印

乾隆御筆白玉方璽

國。此物之在此。爲此故也。中國幾亡。黃種幾滅絕。爲此故也。吁。

太上皇帝歸政

碧玉紐
長寸半
篆文

太上皇帝歸政仍訓政

碧玉紐
長寸半
篆文

得遂初心

長寸橢圓
篆文

三印共一盒皆碧玉

乾隆
御筆

白玉方璽高廣二寸 篆文

二龍爭珠紐 雕鏤極精

嗚呼。高廟雄才大略。每日必作四千言。想下此印時。鞭笞一世。君權之尊。專制之威。于是爲極。並世無同尊者。

遂以結中國一統帝者之局。豈意不及百年。此璽流落于此。昔在北京觀御書無數。皆蓋此璽文。而未得見。又豈意今日摩挲之。豈止金銅仙人辭漢之歌而已耶。

八徵念之
靈青白玉方

八 徵
毫 念
之 寶

保合太和碧
玉璽

此二璽玉皆最美。他璽不及。非盛時安得有此耶。觚哉。觚哉。

青白玉方璽 高廣二寸 篆文
高廟有詩曰。八旬天子古六帝。四代曾孫予一人。福壽
至隆。結大地大帝之局。此後地球合一。亦必無此尊崇。此
時中國閉關熙熙。自樂自大。豈知爾時法革命大起。華盛
頓忽興。華武之機器大行。大地大通。而大變在日用。此寶
時耶禍福無端。消息盈虛與時偕行。豈可以目前定之哉。
故君子不自滿。假居安思危。處常思變也。

保 合
太 和

碧玉璽

方二寸半

龜紐

篆文

猶 日
攷 攷

綠玉璽

方二寸

厚半寸

虎紐

篆文

猶日攷攷綠
玉璽

自燬不息白
玉璽

總平視察碧
玉璽

烟火長春
玉印

圓明春山綠
白玉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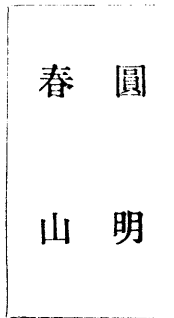
自 強
白玉璽 方二寸
鬚紐 篆文



視 察
聽 平
碧玉璽 方一寸半
龍雲紐 篆文
此批覆刑部奏疏之璽也



烟火長春
漢玉印 壺蘆樣
長二寸 篆文



春 山
圓 明
綠白玉璽 方廣寸半
篆文

圓明園燬於庚申之役。是役法國與焉。此璽或庚申流落。嗟乎。京邑兩失。淋鈴再聽。而不之戒。豈非安其危而利其災耶。苟不若此。國安得亡。覩璽淒然。記十年前曾遊圓明園。雖蔓草斷礫。荒涼滿目。而壽山福海。尚有無數殿亭。有白頭宮監守之。竟日僅能遊其一角。有白石樓一座三層。玲瓏門戶。刻劃花卉。並是歐式。蓋聖祖所創。當時南懷

明堂制爲歐
美宮室之先
河

仁湯若望之流所日侍處也。聖祖疏通知遠。早創此式。以廣魯於天下。孔子之爲明堂制也。上圓下方。三十六牖七十二戶。皆爲今歐美之先。河惜後世不善讀書。誤守屋卑汚方之舊。而今爲歐人所輕也。

巴黎觀圓明春山玉璽思舊游感賦

宮苑深深老柳臥。荷花開盡無人過。葦橋渡入福海中。白石臺殿倚白松。白頭宮監猶守護。淒然僵柏起長風。蔓草荒烟堆瓦礫。玲瓏白閣猶奕奕。門戶萬千盡歐式。聖祖手作著象曆。憶昔霓旌幸苑時。疇人南湯來侍值。壽山春日饒物華。輦路繁花好顏色。羅刹遠遣圖理琛。荷蘭貢入量天尺。當時威廉始入英。人民不及五十億。歐土文明未開化。惟我威靈照八極。百年之間新世變。汽船鐵軌通重譯。惜哉閉關守長夜。竟爾絕海召強敵。阿房一炬光亘天。熱河三年淚沾臆。小臣步履傷懷抱。手撫銅駝歎荆棘。豈意京邑兩邱墟。玉璽落此無人識。雨夜淋鈴幾度聞。追思故苑滿春雲。春宮鶯囀春花落。玉泉飛落閒池閣。晉陽已敗獵一圍。燕子重箋恨十錯。五鳳樓頭胡馬來。秦晉西行日色薄。素衣敝盡豆粥無。歸來歌舞又重作。逋臣萬里游巴

黎○摩○挲○遺○璽○心○淒○淒○尙○想○承○平○春○苑○道○千○官○擁○從○豹○尾○麾○黃○屋○龍○旗○繞○朝○暉○八○校○無○
譚○萬○馬○蹄○

懋勤殿碧玉璽

懋勤殿

碧玉璽長
方寸半

篆文

殿在乾清宮側。上日讀書閱奏疏于是。戊戌七月。上銳意變法。欲召新政諸臣入懋勤殿行走。以備顧問議大政。盖用聖祖用高江村徐東海

入南書房之例也。咸豐之時。用何秋濤郭嵩燾入直。當時號稱二鳳齊飛。故李蕊園尙書以爲請。議以此殿爲樞密之內議院。議選海內名士咸集於是。吾弟幼博亦被薦預焉。上發十朝聖訓與譚復生檢閱故事而後發詔。將大渙汗。改元維新。事未定而難作。吾既遠亡異國。而此殿玉印亦流落絕域。覩此淒痛得詩。

憶○昨○維○新○變○法○時○延○英○選○士○替○黃○扉○明○堂○大○啓○咨○羣○議○草○澤○旁○求○助○萬○機○豈○料○羣○龍○
成○血○戰○當○年○二○鳳○話○齊○飛○淒○涼○回○首○懋○勤○殿○玉○璽○遷○流○國○事○非○
其○如○意○甚○多○有○翡○翠○全○枝○者○極○美○磁○者○極○清○雅○其○銅○鐵○如○意○不○可○數○

有綿恩所寫佛經甚精。綿恩仁宗皇子也。封定郡王。好事。頗有名。見屍尸多那國女服

仁宗皇子綿

詩

恩手寫佛經
覓尸多那國
之衣服

長衣全白而束濶帶繖繞極似印度。食盤甚大，二尺許，亦似印度。食時以布蔽鬚，亦良苦矣。鬚髮皆無用物而害人事，何不薙之，而勞以布障之耶。佛法原是髮鬚並薙，一絲不挂，乃為清淨也。此國近黑海，乃有印度熱帶服，大奇，更當考之。

又遊乾那花利博物院

乾那花利博
物院
亦傷心地

內府珍器充
斥

乾那花利博物院。此院一千八百七十九年開，亦傷心地也。院為圓式，內府珍器，陳列滿數架，凡百餘品，皆人間未見之瓌寶，精光射溢，刻繡精工，有碧晶整塊，大五六寸，一白玉大瓶，高尺許，一白玉山，亦高尺許，所刻峯巒樓閣人物，精甚。其五色玉盤，玉池，玉屏，玉磬，玉羅漢，玉香椽，皆精絕，亦多有刻字者。玉瓶凡十一，大小不一，皆華妙。有玉刻綺春園記十簡，面底皆刻龍，精絕。一白玉羊，大三寸許，尤華妙。如意亦百數，以紅玉鑲碧玉及白玉者佳，有一純白玉者，至清華矣。其他水晶如意，磁如意，亦極清妙。其銅鐵如意尤多，不可數。其刻漆堆藍雕金之屏盤杯盂百器甚多，皆非常之寶也。其御製磁有字者甚多，有御書印心石屋墨寶六幅，金紙印心石屋圖三幅，亦刻龍。齋戒龍牌一，封妃嬪寶牒一，其他晶石漆瓶盤，人物無數，皆中國積年積世之精華。一旦

御書墨寶
齋戒龍牌
妃嬪寶牒

埃及古畫筆
意頗類元人
藏書

爹亞像

路易十六及
爹亞與法國
之關係

路易十六墳

千古大鑒

數千年來升
平第一關鍵

流出可痛甚哉。

有君士但丁古石數四。文似希臘埃及。物亦多。最難得者。埃及古畫也。

其紙似明絹。有紙繪之。大畫方四尺。其衣摺鈎勒。頗類吾元人筆意。其中座藏書。而藏中國日本埃及書甚多。

法之名王名臣像。多列其中。見和普國之爹亞像。清秀帶髮。太史公稱張良貌如婦人好女。吾於爹亞亦然。即華盛頓亦不過端秀耳。蓋盛德之人。文明和順。不尙魁奇耶。又有路易十六像。在斷頭臺。以垂戒也。白年來。皆自路易十六而大變。生自爹亞而民主。制定是二人者。法之原始要終者也。所關亦大矣。

吾游街衢。過路易十六之墳。方廣數丈。式如神龕。其從官兵九百餘人。從死者。與革命之及倫的黨諸名士見殺者。並葬于此。民具爾瞻。亦千古之大鑒矣。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此放桀殺紂之毫社太白旗也。流厲于堯周公共和。我固有此故事。特法之變。流血尤多。震驚歐土。波及東洋。罷棄君權。改行憲政。大地數千年來。爲升平之第一關鍵。則其波瀾浩漫。殆世界近事。未有大於是者也。惟路易十六自開議院。究非暴

君。乃。遭。滔。天。之。大。禍。而。爲。專。制。君。主。之。永。鑒。斯。爲。不。幸。也。

遊乾那花利博物院見斷頭臺路易與爹亞像歸過路易墳感賦

斷。頭。臺。上。見。路。易。和。德。場。中。識。爹。亞。專。制。鑿。人。聳。毛。髮。共。和。永。定。想。叱。咤。法。人。之。梟。
 何。高。蹈。亂。舞。倥。倥。日。可。射。尊。崇。道。理。去。階。級。並。行。公。產。誠。佳。話。大。同。之。道。乃。吾。志。非。
 時。妄。行。馬。□。駕。狂。泉。同。飲。衆。小。兒。疾。行。狂。奔。口。慢。罵。慄。悍。敢。死。固。可。愛。輕。佻。顛。蹶。難。
 假。借。可。憐。百。三。十。萬。人。流。血。成。河。果。何。因。美。人。如。花。血。紅。茵。帝。后。卿。士。蠅。蟻。身。中。間。
 便。宜。拿。破。崙。起。自。布。衣。拏。金。輪。思。混。全。歐。續。大。秦。第。三。繼。起。詭。惠。民。暗。易。民。主。代。以。
 君。八。十。年。中。亂。紛。紜。危。哉。汝。國。幾。瓜。分。今。雖。立。憲。不。可。循。世。爵。貪。橫。治。未。臻。荒。淫。隳。
 胎。絕。人。倫。人。種。漸。少。隱。憂。頻。黨。派。繁。多。政。斤。斤。施。之。國。爭。無。功。勛。費。盡。人。血。野。未。文。
 震。蕩。歐。土。民。權。伸。不。得。其。食。空。耕。耘。昧。昧。我。思。別。有。云。波。及。東。洋。大。燒。焚。盡。改。憲。法。
 君。不。神。天。下。爲。公。選。賢。親。大。地。政。體。胥。變。舊。萬。年。升。平。法。策。勛。天。生。人。權。各。有。分。國。
 爲。公。器。難。私。吞。豈。其。暴。民。肆。一。人。道。術。旣。裂。但。抑。臣。莒。殺。庶。其。春。秋。文。湯。武。順。天。非。
 弑。君。聖。有。大。道。含。混。淪。不。偏。一。義。圓。且。均。邊。見。偏。頗。誤。人。羣。頃。來。道。經。路。易。墳。兩。龕。

供奉君后魂從官九百可瘥酸民具爾瞻鑒在殷此是亳社太白旗之殿軍

遊恪順伯博物院

恪順伯博物院

畫院自意國
外以法為最

基遼賦博物
院

拿破侖之黃
輿



恪順伯博物院。一千六百八十五年所開也。院門高塔門石皆作巨磚形。此院畫為多。皆二百五十年前物。寫生如真。秀色逸韻。過於各院。大地畫院。自意國外。以法為最。而此院又其至矣。有摹羅馬邦堆滄古廟。其迫真。

遊基遼賦博物院

基遼賦博物院。此院藏法人舊服器為多。最宜於考古。法博物院雖多。而各有主也。見舊變輿甚多。體制大率與奧德同。不復重錄。其拿破侖之黃輿。以金飾幹。而花布及畫緯之。各大國帝王輿輪。皆用金黃。體製全同。中土。歐西君主

歐婦之尙小足

他物與中國異。而最同者莫若乘輿矣。見四百年前大臣之服。皆以金繡火形。蓋十五紀之制也。亦頗偉麗。藻火輝煌。固虞時十二章之物哉。其戴用假髮。猶其遺制。所陳法女鞋無數。皆尙尖高。然則韓致光詩所謂雲裏蟾鈎落鳳窠。李白詩所謂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鴉頭蟾鈎。皆形容其尖。中西同風。有自來矣。觀羅馬刻石足跡。已斜下而尖。至今歐美男女。亦尙尖靴。此風未改。但不如中土漸成裹足之奇耳。然法之女鞋。多高至寸許。甚或高至二三寸者。行步艱難。何其相苦。乃爾。今雖稍平。然亦多斜高者。終不能盡改。蓋以女爲弄。而小足爲美。觀者乃文明國之公耶。既有此公好。必有致其極者。則裹足之俗。或亦好文過甚。致然耶。

見波斯大碟。多用灰色。亦有川藍花。與中土同。其木刻亦然。想唐時與波斯交通至多。皆傳自中國也。其刻牙則佳矣。

荷蘭磁多花菜鳥形。其式亦同中土。蓋荷在明世。與我相通久矣。其壁磚五色花。則怪麗莫如荷。而法亦有佳處。

法今製磁。以賒華爲著。而暹安之磁。法人尤尙焉。此暹安磁甚多。

法磁以賒華爲最

德人磁色似古鐘鼎。只藍白相間。古拙而雅。其價八九寸大壺值四馬克。六七寸者值

二馬克。四寸者半馬克。

法大碟值五佛郎。中碟值二佛郎。小者半佛郎。極大者十佛郎。蓋盤值八佛郎。然吾遊賒華問其價。則昂甚矣。

法部署前有石華表。高五十邁當。刻文字分廿三層。雕鏤甚精。摹羅馬古式。蓋拿破侖征埃及悼陣亡兵士而作也。拿翁此行。妄進。妄退。幸天大霧。不擒于蕪爾孫。天幸矣。蓋拿翁一生之奇功。皆在冒險。君以此始者。亦以此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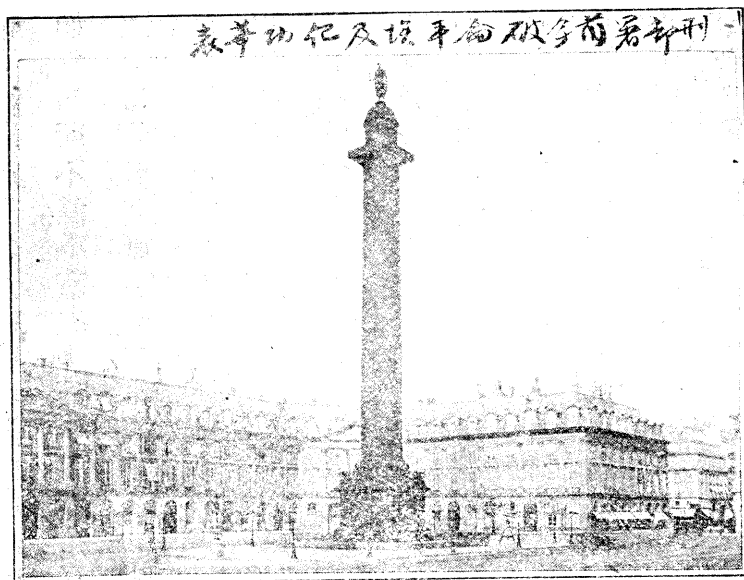
遊古墳

此古墳爲一千八百四十年所開。凡法之

法部署前之石華表

拿翁一生奇功皆在冒險

古墳



石室藏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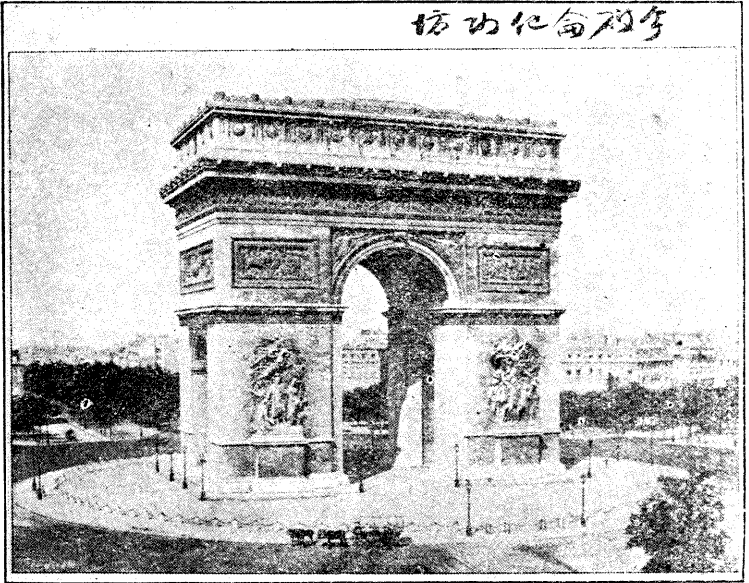
帝王總統卿士名人咸葬焉。蓋哀功之典。祭於太烝之意也。瓌偉宏麗。皆以石築。如斧如堂。無所不備。小室丈許。陳列夾道。如吾國貢院之文場。室中設石座。供像及花。其功德不其著者。則無室矣。法前總統福兒拿破侖第二咸在焉。以吾所見。歐美人之墳。法此地爲最矣。全歐無及之者。惟美之紐柯連墳。石室偉麗。夾道數里。大有巴黎此風。蓋故爲法地。而紐柯連地平濕。不足以藏棺。故皆以石室藏之。吾國人最講墳塋。富家皆以石築。此中士大夫。且有墳堂。以規模宏大言之。彼不如我。以瓌麗言之。我尙不如彼也。若合宏大壯麗言之。則莫若印度之王陵矣。墳室之上。或有樹石華表。高數丈者。亦似中土。但彼聽人爲之。不以辨貴賤之等級耳。故富家子女。受父母之遺產。多有盡以經營一墳室者。故瓌麗奇壯。此亦人子自然之心。無中西之別也。彼今墳制。猶是三代族墳之法。郭璞之葬術。未創出焉。設若有人創出。彼之迷惑。殆亦與吾國人同而尤甚焉。蓋以彼俗好奇。而塋墳壯麗可推也。

拿破侖紀功坊

拿破侖紀功坊

坊以白石爲之。高大十餘丈。頂平。門圓如城門。羅馬式也。富杯論園之大道。巴黎馬車

拿破崙紀念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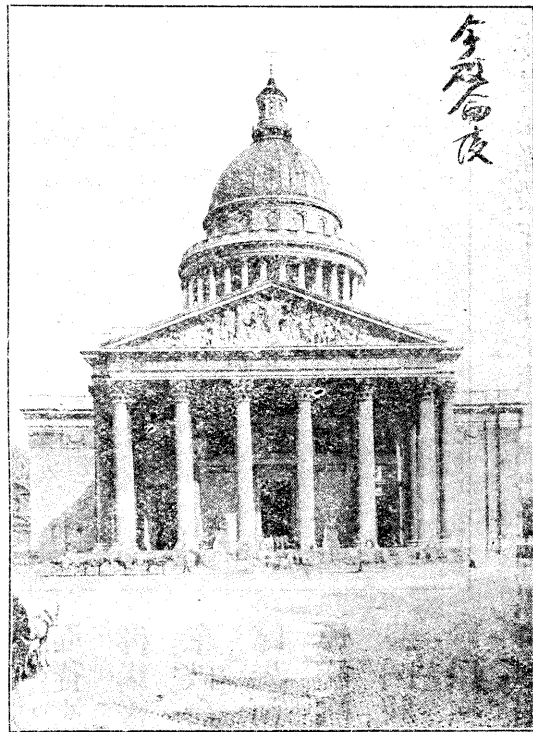
六萬。電軍貳萬。日出入其下而瞻仰之。法人昔以拿破崙之敗也。恨其殺戮子弟而惡之。既以外人驚其威名。而國體又滴凌夷。于是迎其歸櫬及其從子拿破崙第三。而爲之立紀功之坊焉。法人固好惡無常。而從來雄畧好戰之主。未有不與時會爲抑揚。蓋猶秦皇漢武也。

拿破崙陵墓

臨先河而對鉄塔。圓穹金紫。高十數丈。巍煥嵯峨者。拿破崙之陵殿耶。門外列樹甚閎壯。陵在武庫旁。由祆祠內可相通。陵殿以文石爲之。壯麗莊嚴。其式似意大利之彼得保羅殿。左有柱亭藏石槨。滑澤純黑可鑒。則拿帝之將也。周殿爲闌。下室如池。

今安在

一世之雄而
今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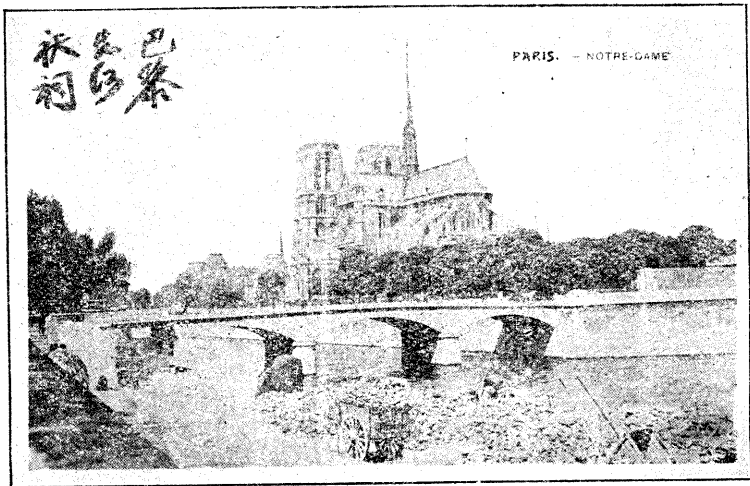


中。供紅碧文石櫺，以捲書形紅
 文石座高七八尺承之，下室階
 地。皆甃石刻紅綠花，隧道從後
 入。周廊文石柱十餘，徧插拿破
 侖戰勝平定各國之旗數十。敝
 壞凝塵，黯然無光。追思當日暗
 鳴咤吐萬馬奔騰滅國虜王之
 時。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蓋天
 之勤埋于七尺之棺爲之感慨

歎。武庫中藏拿破侖衣物軍帳甚多。亦敝壞矣。而法人之崇敬英雄如此。當法人迎
 櫬之時。萬人歌泣。夾道懽迎。不以拿破侖殺其父兄寡人妻而孤人子爲恨。既忘國
 榮可念。此亦法人之好功名心所致。歟。推此而言。吾國尙當修漢武帝之福。重立金甌
 仙人之掌。而記其功。以衛青霍去病張騫班超之徒。配享之以作我國人關地尙武之

法人之好功
名心

精神焉。姑爲是言。若在法人。則必有實行者矣。



遊蠟人院

此蠟人院。樓上下十數室。意態如生。置活人於中。不動不能別也。有法國美人某像。號稱傾國之美者。死於革命之難。此像所作。其臍猶能鼓動。法人號稱極美者。不解拿破侖命之后。亦以美名。其像亦在。皆不解其何以號爲至美也。白香山詩曰。天下無正色。悅目即爲姝。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莊子曰。王嬙驪妃。人之所愛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數者孰知正色。人木處則惴惴恐慄。猿猴然乎哉。水處則濕疾偏死。魚鱗然乎哉。數者孰知正處。夫韶武鄭衛。人之所樂也。而墨翟有非樂之論。蘭芷香澤。人之所好也。而海濱有逐臭之夫。甚矣。

立法之所宜

其道太嚴非國爭之世所宜

拿破崙將死蠟像英雄之末路

人之好尚不一而絕殊也。雖然爲物理論者于其不同而略大同之。于其不同盡而求近盡。孟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賈。凡聖者因人情而立法。豈能盡得人人之情哉。只能曰道不遠人而已。是故見白人有不盡可愛者矣。而見黑人之鐵面銀牙。則未有不憎者。斯亦木賈之屨也。所謂人情之中只得如此。凡聖者立法垂制一切如此。即衆人公議立法垂制亦只得如此。無有人人而同悅之理也。若欲適得其宜。只有各從所好。如賈讓之游。隨必當寬以居之。聽水之有泛濫而不至崩決也。自得之欲。如歐人之衣履時制。緊切量身之切線。而無使廓汎焉。而後親切有味矣。今吾國之立制也。重爲任而責不勝遠。爲期而責不至也。是教民之計。而後已也。宋後學者之過嚴也。束縛馳驟。其心而奪其自然之性。掃棄四支之歌樂舞蹈。而失其條暢之天。其道太嚴。去于民心。民苦不堪。非益生之宜。民種不茂。非國爭之世所宜哉。

樓下一室。見拿破崙將死蠟像。臥帳中。屬纊垂絕。其子愁眉側坐而侍疾。一桌二几。一榻。奄奄英雄末路。我心惻之。雄心屈于短圖。遠志抑于近慮。幽于荒島。斜對夕陽。海波森瀾。追懷夙昔。金戈鐵馬。已爲昨日之山河。殘喘離魂。將爲葶食於蟻。奮飛難再。斷

詩

腸奈何，斯亦拔山盖世之雄所淒楚哽咽者已。



苟非知道能不痛心。知來去之無常。本
 縱浪於大化。喜懼則乘願而來。緣盡則絕塵而
 去。假以黃金鋪地。終有崩決之時。成住壞空。何
 戀何愛。藉非為救世度人而來者。雖有英傑。西
 山日薄。漏盡鐘鳴。能不悲乎。

觀拿破侖紀功坊。巍峨參天。萬馬欲躍
 旋視其陵文石。為櫛旌旗繞之。已觀蠟
 人院見拿破侖臥帳。殮殍則為之惻惻
 痛心也。

滑鐵廬中龍血黃。囚龍絕島太蒼涼。萬里戰
 雲收大海百年霸業對斜陽。旌旗黯淡扶歸
 櫬。觀闕嗟峩表石坊。最痛總帷殮。日奈何
 低唱月微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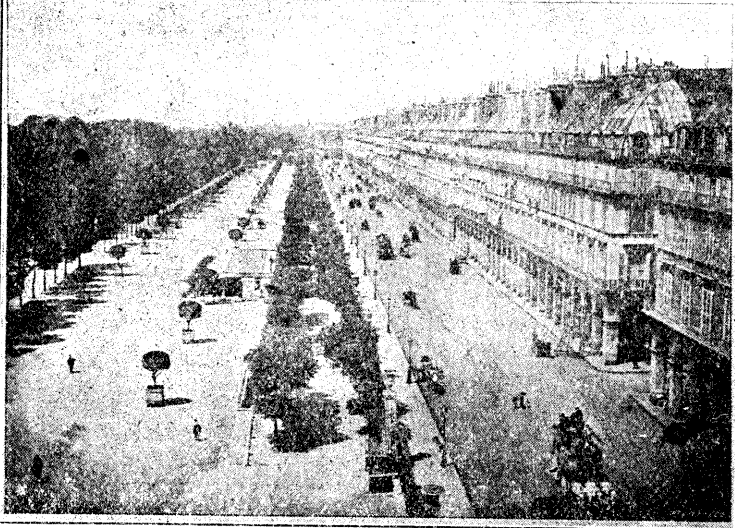
奴利故王宮

那打攏泉古廟

杯倫園

廣凡三千萬
邁當

歐洲十一國游記



過奴利故王宮

奴利故王宮斷牆猶在。蓋二千年矣。疑高盧舊物。

遊那打攏泉古廟

那打攏泉古廟。西十一紀之物。羅馬式。聳峭古極甚。

自拿破侖紀功坊。驅車大道至杯倫園。此園極大。廣凡三千萬邁當。開數條之廣路以走馬。林木蒼鬱。車馬駢駘。而入園後不見其多。蓋廣大疏通故也。未入園門。有數院落以賣茶。酒皆在林木深處。正門有石坊。上立人坐四馬車像。三門甚壯。園中為長島。而後斷之。通之以橋。環島為溪湖。以小舟渡之。鳧雁無數。呷喋湖中。游客棹小舟穿錯其間。島首尾

園中之景

園中之賽馬場

美歐公園窮
宏極麗

盡處皆有亭。首處斜坡。種樹植花。兩坐臥處。峭崖着屋。蘆葦繞之。中間有大茶屋。甚華麗。外爲敞亭。綠架白幔。松遮待客。秋千樹底。少女游嬉。島上則雜樹綠陰。苔如錢厚。彷彿山中。沿島邊爲徑。或植紅花。或夾綠枝。或石激湍波。或籐垂礙路。時方五月。海棠覆地。猩紅照眼。與綠草相映。正當來復。都人士女。携壺絜榼。拈襪聯裳。藉草島邊。鋪毡樹底。繞湖近麓。極目無窮。吾亦飲酒島中。倚橋視白晝之嘒。不知日之將夕也。湖後又有石洞之山。堆石爲洞。衣以草泥。激以飛波。倒沫激流。有如瀑布。泉聲濺玉。冷氣如秋。山阜上長松鐵磴。夾以曲闌。待游客盤桓。于是出此。則深林大原。出林則爲賽馬場。倚山草綠。廣袤十餘里。國有大事。操兵集衆。則于是舉行焉。往聞人稱巴黎公園之博大深美。雖有不逮。亦庶幾焉。歐人于公園。皆窮宏極麗。亦鬪清勝。故湖溪島嶼泉石丘陵池館橋亭。莫不具備。歐美略同。雖小邦如丹荷比匈。不遺餘力。各擅勝場。苟非藉天然之湖山如瑞士者。乃能獨出冠時。此外邦無大小。皆並駕齊驅。幾難甲乙。至此邦既覺其秀美。遊彼邦又覺其清勝。雖因地制宜。不能並論。然吾概而論之。皆得園林邱壑之美者矣。吾生愛風竹。卜居必林泉。自十一齡從先祖述之。公讀書連州教官署。即跨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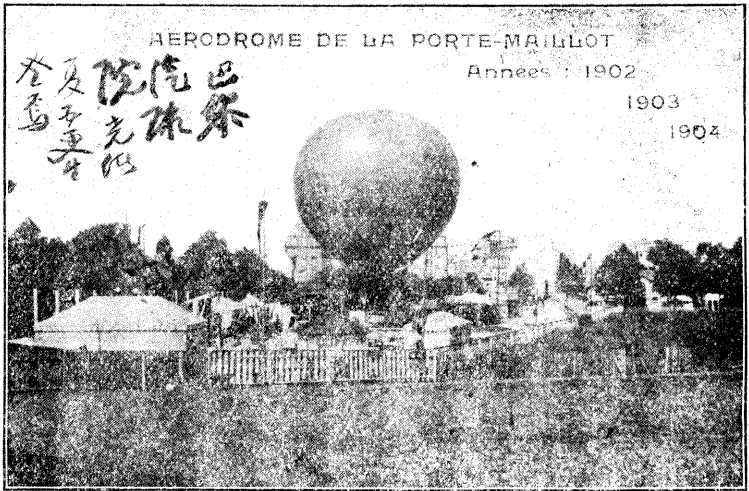
二園。及還吾鄉西樵之北銀塘鄉。讀書家園澹如樓。七松軒之中。有林塘之勝。吾粵城則花埭大通寺之煙雨樓。伍氏福蔭園皆假居焉。在京師南海館。則居汗漫舫。老木巨石。供我逍遙。游桂林居風洞。七月。游西湖徧住諸祠寺。自出亡居域多利文島之寥天室。則雪山照海波。日游一島。備極幽勝。及出南洋。居邱氏之南華園。暨居丹將敦島之燈樓。海波淼茫。山原相望。及移檳榔嶼。居英督署。老樹疏花。迴廊敞地。登山頂假寓英督臬輔政三別墅。及半山謝氏別墅。岩林幽勝。天風海濤。益極山林之樂。暨居印度大吉嶺。門繞繁花。坐對須彌。游緬甸。居楊氏之園。入瓜哇。居李氏之食瓜樓。游倫敦。居公爵仙挖住之園。天雖極困阨我。而故縱我以山海園林之樂。及築素園於花埭。則我反未一見而被沒矣。然大地各國之園林至勝。我乃得窮奇盡勝。而搜討享受之。然則何者爲我。而何者非我哉。于各國各園之中。吾享受至多者。印度大吉嶺及檳榔嶼暨美國羅省哈佛之公園。蓋歲月枕藉於是。而法之杯倫園。亦幾日一游焉。蹤跡較熟。情致彌深。吾昔名大吉園曰我園。此杯論園亦奚異我園哉。

何者爲我何者非我

滾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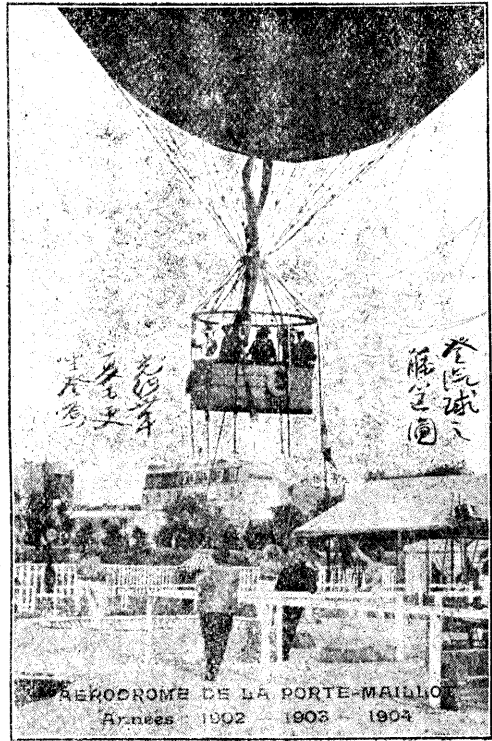
廿七日近杯論園有游戲園。唱戲飲酒。且放滾球焉。園周以綠闌。亭館花木。飛樓皆綠。

滾球當爲百
年後一大關
係事



可跨人而携行李亦自此而推之要必爲百年後一大關係事

色綠能養目。觀此誠宜。球大五六丈。內實空氣。繫繩無數。以懸籐筐。筐以架軋城。中空而周闊廣六七尺。可座數人。吾與周國賢登焉。漸漸凌空。國賢頗惴惴也。後數日。同璧女來登。則球已墜地。傷人禁不復設。無可登矣。是日登球。至二千尺。飄然御風而行。天朗氣清。可以四望。俯瞰巴黎。紅樓綠野。如畫。山嶺如陵。車馬如蟻。下界腥膻。真不復思人世。蓋羽化登仙矣。神氣王長。蓋受空氣之故。又俯望山川。亦增人神智也。此事非小。他日制作。日精。日往。來。天空。必用此物。今飛船已盛行於美。又覺汽船爲鈍物矣。至于天空交戰。益爲神物。蓋自公輸之。鳶已先作於二千年前矣。聞法人有製飛鳶。



巴黎登汽球歌

超超乎我今白日上青天香
 杳乎俯視地上山與川身輕
 浩蕩入雲霧脚底奇特聳峯
 巒巍樓峻宇如蟻穴車馳馬
 躍似蟻旋千尺鐵塔宇內高
 第一下覽若插尖筆端大道
 蕩蕩轉羊腸么麼牌坊拿破

命青邱綠壑大如掌乃是卅里裏倫大公園巴黎天下大都會百萬戶口繞風烟人民
 城郭數歷歷迴風飄我天上船渺渺青霄游恂恍不知是何世界何川原德英羅馬
 俱霏霧埃及笑厥何圈豚或者已渡東亞海臨睨禹域爲潛然或者以我惡濁世突
 出諸天之外焉諸天世界多樂土一星一界何殷繁禮樂文章皆特別七寶絢爛生
 妙蓮音聲有樹樂自發其論微妙入神顛其俗大同無爭鬪其世太平人聖賢神溪

飲○罷○顏○色○好○香○積○食○既○善○見○宜○但○有○喜○樂○不○哀○怒○長○壽○無○量○億○萬○千○忽○視○地○球○衆○生○
苦○哀○爾○多○難○醉○腥○膾○諸○天○億○劫○曾○歷○盡○無○欣○無○厭○隨○所○便○不○忍○之○心○發○難○滅○再○入○地○
獄○救○斯○氏○特○來○世○間○尋○煩○惱○不○願○天○上○作○神○仙○復○自○虛○空○降○塵○土○迴○望○蒼○蒼○又○自○憐○
問○我○何○能○上○虛○空○汽○球○之○製○天○無○功○汽○球○圓○十○餘○丈○中○實○輕○氣○能○御○風○籐○筐○八○尺○
懸○球○下○圓○周○有○闊○空○其○中○長○繩○絙○地○貫○筐○內○繩○放○球○起○漸○漸○上○蒼○穹○長○繩○一○割○隨○風○
蕩○飄○飄○碧○落○游○無○窮○吾○復○登○者○球○隳○地○諸○客○骨○折○心○忡○忡○吾○女○同○壁○後○來○游○球○不○復○
用○天○難○通○我○幸○得○時○一○升○天○天○上○舊○夢○猶○迷○濛○

遊摩蘇園

摩蘇園大四十英畝。綠草紅花。小有邱阜。風景致佳。巴黎中尙有一園稍大者。吾以遠未之往。其餘小園。聊備居民之游眺。不足數也。

遊國家戲園

國家戲園。近攜華博物院。石築二層。瓦頂有女像。簇擁多像甚精。崇壯闊大。可容萬人。號稱天下第一。然吾觀紐約新作公戲院。宏大尙過之。蓋紐約有意爭奇。故後來居上。

國家戲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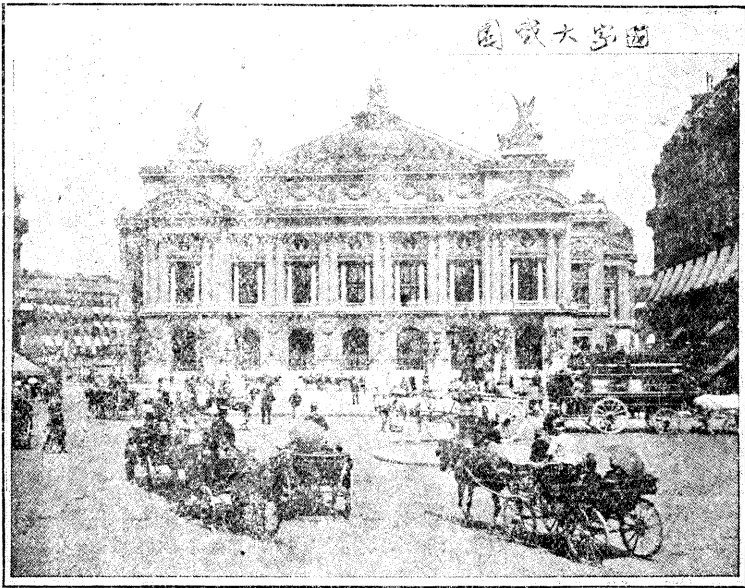
能容萬人
天下第一

法國戲劇最
有名

奧皇子寧舍
帝位而戀巴
黎

巴黎妓女十
五萬

貴家富女多
出爲妓



非天下之異聞乎。而貴家富女亦多有出而爲妓者。法人自由既甚。故婦女多不樂產

也。法國戲劇最有名。披華競麗。則固其所。然以聲歌之悲壯沈雄。陳百戲之園。黨目二三。亭臺林木。電燈萬千。並陳百戲。士女雜沓。達旦乃散。吾則以德。國爲上。法則靡靡而已。但尙不如匈之表德卑士也。然巴黎之盛名。蓋亦有由。以吾聞今奧皇子納法一女優爲妻。奧王禁之。謂果爾帝位不能傳爾。皇子乃徙居法爲民。昔荷蘭王子戀一法妓。王公歸將傳位。亦不歸也。各國王子。寧舍帝王之位。而流戀於巴黎。則巴黎之所以令人流連不返者。蓋有在矣。聞巴黎妓十五萬。其不領牌者。尙不知其數。豈

法人多墮胎
故戶口日少

各國人口皆
進而法乃日
衰

墮胎之風美
國亦然

墮胎之原因

一薄于父子

子有胎則墮之。以故戶口日少。蓋自同治九年。德法戰時。法人已逾三千萬。迄今亦復三千餘萬。就此二三年間。德之人口增至六千二百餘萬。英增至四千餘萬。而法乃日衰。若仍此不變。法可自絕滅。不待人滅絕之也。美國之俗亦然。吾華醫生在美。多告我曰。美國婦人多請墮胎者。十居其八。吾不忍爲之。他人多藉此謀利。雖國有重罰。不恤也。夫天下萬事皆賴人類爲之。若人類減少。則復愚人類滅絕。則大地復爲莽榛草昧之世矣。故婦人不願有子。乃天下之大變。洪水猛獸。未有甚於此者也。而法美以文明自由。聞乃先有之。且盛行焉。此其故何哉。一薄于父子也。夫婦人誕妊生產。至苦事也。小者不便。縱欲大者。且有性命之憂。至于保抱提携。其事尤難。苟非終身所藉倚望。其子者。則必不肯忍欲耐苦。拚性命而爲之。今歐美人之于父子。二十後別爲自立。娶妻自由。雖歲時省親。僅同作客。其父困絕。而不必養其母病。而不之事。吾在印度。與一英警官鄰室。長夏周旋。茶會如雲。未嘗一見英警官之母也。嘗告我曰。吾母居七里外。今多病。吾每來。復日必一省之。彼蓋以其孝告我也。然在中土。安有職官而令病母獨居於七里外。七日乃一視之者乎。又一美國人爲吾車夫。年六十老矣。吾問其有子女否。

答曰。二子一女。女嫁法律士。一子亦然。一爲商。吾詰曰。常見汝乎。曰。皆在遠二百里外。不見年餘矣。一二年亦嘗一來省。吾詰曰。汝子若婿。有金錢孝養汝乎。曰。無。又詰曰。彼來省有所留饋乎。曰。無。吾曰。然則汝尙須備數日之盛饌矣。曰。然。吾曰。汝養一子。學費金幾何。屈指計曰。人湏六千。吾曰。汝養二子一女。費幾二萬。而今汝老作車夫。汝子女乃無分毫之報。安之乎。應曰。彼須養妻子。安能及我。且人家多然。非彼獨不肖也。吾不責望之。吾乃反語詰之曰。子女無用。不報至此。然則汝竭力養之何爲。聞汝國女多墮胎。若然。吾爲汝亦欲墮胎矣。車夫乃大笑曰。誠如君言。但人皆養子。吾亦循俗。早知其見累。知其無所報也。他事如此者尙多。今不暇徵。但以美總統麥堅尼論之。麥以孝聞者。然其身死。家產二十六萬。僅以千圓與母。以麥之賢猶如此。然則爲婦女者。何所望於子。安所肯捨性命。忍嗜欲耐勞苦而生之。撫之無甯。預絕其萌。以省事耶。我國人民甲大地者。蓋由重父母而崇孝養之故。故婦人皆望有子。乃至有懷假胎乞他種而求之者。輕重相反。故求棄亦相反也。一婦女自立也。凡天下之忍苦耐勞而待人者。必其不能自立不得已而出之者也。苟能自立則自由。綽綽何事。忍苦耐勞而待無所

美總統麥堅
尼死後家產
二十六萬僅
以千圓與母

一婦女自立

美國墮胎之
禁罰銀六千
圓
立法之難

變法當原始
要終推因審
果

謂○之○人○哉○今○婦○女○之○於○子○也○產○之○至○苦○也○撫○之○至○勞○也○育○之○至○艱○也○不○知○若○何○艱○苦○然○後○得○子○之○成○立○則○待○我○之○老○而○子○養○焉○待○子○之○富○貴○而○我○尊○榮○焉○甘○耐○無○窮○之○勞○苦○而○思○有○以○易○之○今○我○自○能○養○我○自○能○富○貴○尊○榮○無○事○于○求○人○待○人○然○則○何○爲○竭○十○餘○年○之○力○忍○苦○耐○勞○而○生○子○養○子○哉○無○寧○預○絕○其○萌○而○先○墮○之○故○法○美○之○婦○以○自○立○故○皆○不○願○生○子○其○仁○慈○者○亦○謂○已○生○一○子○亦○足○矣○餘○則○墮○之○矣○其○爲○學○校○教○習○者○且○多○不○願○嫁○人○夫○天○之○生○人○各○予○人○權○使○之○獨○立○然○婦○女○獨○立○則○人○不○願○生○子○而○人○類○將○絕○豈○不○大○可○畏○哉○美○之○禁○墮○胎○也○罰○銀○六○千○圓○囚○三○年○然○不○足○以○禁○之○法○之○禁○例○吾○未○知○然○立○法○之○難○得○乎○此○則○失○乎○彼○抑○女○則○非○平○等○之○心○獨○立○則○絕○種○之○患○談○何○容○易○得○其○宜○乎○今○之○學○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勢○但○聞○歐○人○之○俗○輒○欲○舍○棄○一○切○而○從○之○謬○以○彼○爲○文○明○而○師○之○豈○知○得○失○萬○端○盈○虛○相○倚○觀○水○流○沙○轉○而○預○知○崩○決○之○必○至○苟○非○虛○心○以○察○萬○理○原○其○始○而○要○其○終○推○其○因○而○審○其○果○者○而○欲○以○淺○躁○一○孔○之○見○妄○爲○變○法○其○流○害○何○可○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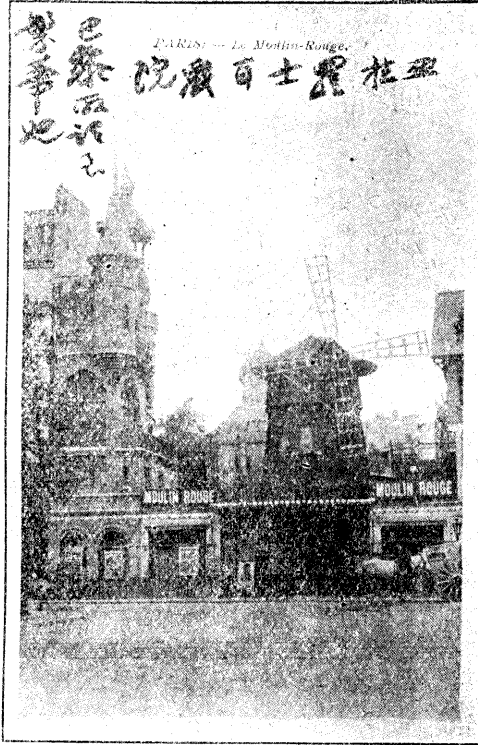
百戲園甚多。以亞拉羅十園爲主繁麗。園中有戲館茶室跳舞秋千。並陳百戲。迴廊幽

樹。花木繚曲。高塔詭奇。士女雜沓。門前騎木馬戲。電燈照耀。竟夜不絕。然不能比倫敦

微賒喇舊京

歐土樓閣崇麗乃近百年間之俗

機器之効力



之兒士葛也。若較紐約之懽娛。揆倫。益相去遠矣。尙有近埃及華表處二所。益不如此。

遊微賒喇舊京路易十四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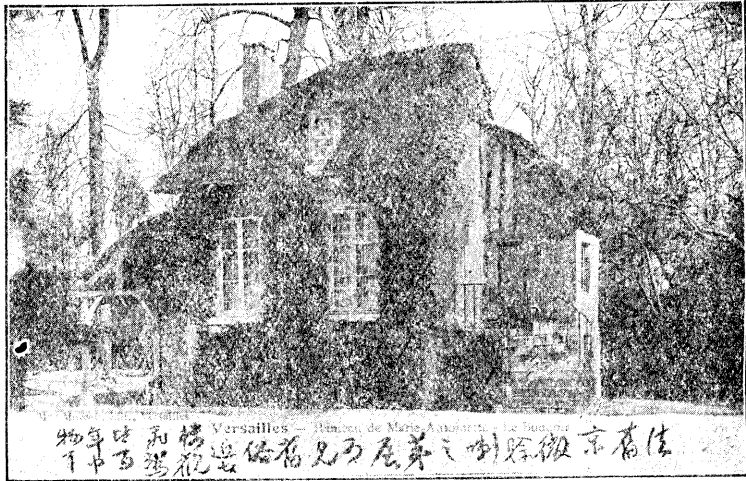
距巴黎汽車行一時許。近京。人

民稀少。屋甚卑陋。老屋高者不

過二層。餘無樓。斜瓦下垂。與丹

墨老屋同。高丈許。多覆以茅尺許。與今北方屋同。乃知歐土樓閣崇麗。乃近百年驟長之俗。非歐土。昔日能然。雖以法久爲歐霸。而路易十四稱雄歐土。其京邑不過卑陋若此。則吾中國之卑陋亦不足異也。蓋機器未行之世。人民生計之程度有所限制。欲爲壯麗而不可得也。故新世人民之生計。享用皆機器爲之。超擢今機器過人力者。略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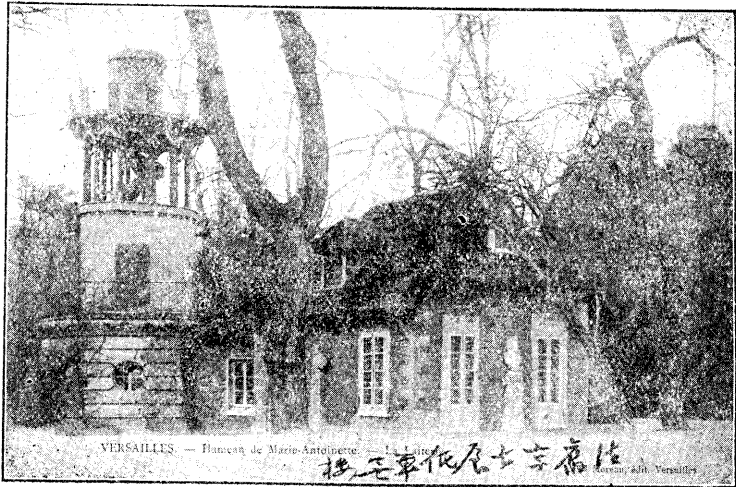
路易十四宮
費五萬萬佛



倍。人。民。生。計。之。程。度。亦。三。十。倍。可。以。此。推。之。甚。矣。物。質。關。於。人。世。之。重。要。也。蓋。人。體。皆

是。物。質。故。養。之。亦。用。物。質。心。德。為。斂。體。物。質。為。漲。體。斂。者。愈。斂。故。講。宋。學。必。以。儉。車。羸。馬。為。榮。以。陋。巷。敝。袍。為。美。令。人。安。分。而。不。妄。營。此。其。效。也。然。物。質。之。華。無。自。生。國。體。陋。而。民。生。亦。苦。焉。漲。者。愈。漲。故。美。法。之。民。百。元。工。費。之。入。以。五。十。元。租。屋。而。盛。飾。之。人。民。日。放。工。之。餘。皆。擁。女。看。劇。華。衣。盛。飾。而。物。質。之。學。益。明。百。產。益。昌。機。器。益。盛。此。其。效。也。而。奸。詐。盜。僞。之。作。亦。日。甚。矣。是。故。聖。者。之。導。民。蓋。難。之。也。

此宮路易十三築于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路易十四更大之。圍牆凡三十五啓羅邁當。費至五萬萬佛郎。法人誇為地球第一。近宮處有駐兵一營。有



涌。周環立石像無數。繁花石磴。上下環繞。花外環樹。樹皆剪齊作方形。極望十餘里。樹

塔及屋。甚古朴。道廣廿丈。以兵房夾宮門。大道植樹無際。宮門外圍以鐵闌。敞地數百丈。皆以石塊如磚大砌之。甚不平。似吾國大門內外。有路易十四銅像。躍馬如生。宮崇三層。橫長數十丈。正面又分中左右宮門。中門突出。中高聳處三十戶。左右畧低。而中又爲高塔焉。正面橫廿七戶。左右各卅七戶。凡廣千六百尺。宮前作 \square 形。似我午門。宮後作突形。甚莊嚴。樓石築。純白色。頂立像甚多。旁室僅一層耳。樓後作大噴池。池四周立銅像人物像甚多。費甚巨而極精。左右植花木。降三成而至平地。又有大噴池。上下五層。中有立女像。五層之四周立銅石獸頭。口噴水。如霧如浪。數十枝並噴

內容

皆如一。大噴池正對殿後百丈外。夾道中作一長池。亘數里許。以樹夾之。園分四時。其



夏園有岩洞。其雕刻皆以一石爲之。又有別館迴廊圓亭。皆臨池水。兩旁列像。長池盡處。又開敞地。作一橫大噴池。池中鑄人馬在水。中數四。圓周夾道。石像無數。此外林木參天。中皆開一敞地。中爲噴池。周立石像。如此凡數十焉。園凡千英畝。噴水池八十。自殿上俯視甚瓌異。極目綠天。覆岡陵無際。經革命毀後。今尙有大觀焉。

殿中迴室四周。與各國略同。其舞殿宴殿寢殿。長二十餘丈。藻井皆畫以雲氣。盤金。門用厚玻。左右列白石像無數。其正殿朝處。刻金床。高三四尺。四周多飾金。寶座上有華蓋。前

革命時迫路
易十六簽名
之畫
羅蘭夫人夫
婦像

大革命時山
岳黨殺人
之畫

有棹。外有銅闌。其几下多交脚。若中國胡床式。其坐處倚處。几榻皆用織畫。山川人物樓臺。最爲精美。此路易十四原物。他國博物院得其一几。已爲瓌寶矣。穿殿十餘。最難得者。在其壁畫。其十六紀之織畫。精妙絕倫。徧于牆壁。蓋自法之前王。妃后與鄰國之戰圖。及法之大禮大事圖。皆在焉。革命時迫路易十六簽名之圖。兩黨相爭之圖。皆在於此。有羅蘭兩夫婦圖像。羅蘭夫人。秀美如蘭。令人傾倒。而焚香碎玉。芝艾同焚。無賢愚才士。皆投一燼。閱之至慘痛。有路易十四十五與查理第七顯道第四第八像。及其大臣各像。路易十五尙有辮髮。大臣皆披假髮。肩衣。有與意大利戰圖。大將迦士的科死之狀如生。登樓則石像無數。有革命時喀勒布演說圖。有大革命時畫山岳黨殺人故事。是時日殺五百人。中坐爲老者。即山岳黨魁羅技士馬辣。旁立書記唱名。即牽出獄殺之。有二將騎馬。一即丁度也。羅蘭夫人貌甚端秀。立于旁。至今觀之。尙想見革黨屠伯專制慘酷之狀。真令人惶悚而爲前車之鑒也。

其一畫路易十四即位圖。臨議院圖。會西班牙王非獵第四圖。渡來因河圖。拿破命會俄主亞力山大圖。一殿懸路易十六閱兵圖。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公使大會圖。拿破命會

各戰圖

地球第一大
畫在意國
呢士

第三即位圖。還官謝罪于拿破侖第三圖。如見古王會。備極莊嚴。其戰圖尤多。皆大逾丈。如吾紫光閣矣。法人噫鳳畫法英戰俄圖。色狀佳絕。其路易非立與阿刺伯戰圖。其王子篤多瑪以五百人大破阿刺伯。阿刺伯主衣黃袍。似中國。轍亂旗靡。伏尸走馬如生。此圖長九丈。爲地球圖畫第二大者。若地球第一大畫。在意國呢士云。一維也納與阿刺伯戰圖。一拿破侖自俄出走圖。大雪滿地。臥枕于一卒之手。氣象慘慘。一拿破侖助意戰奧。奏凱還宮門圖。其一畫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法與荷戰圖。其拿破侖第三戰意圖。戰俄圖。戰普圖。又與俄戰于黑海之卡來蔑圖。戰摩洛哥圖。擒阿刺伯大將而釋之。其母致謝圖。戈戟森森。戰地慘慘。如逼真也。所穿各殿。戰畫無數。不可勝錄也。其前十年法總統噶爾諾被弑送殯圖亦在焉。蓋此宮閼麗絕倫。畫亦多且絕倫。故法人以爲一公衆勝地。後有大事。皆懸圖于。是以示後人也。穿一殿爲路易十四大婚祭天處。爲其一千六百九十九年。文石爲地。畫飾穹蓋。周環五色玻璃柱。皆文石。極瓌麗矣。有見各國使臣殿。其各殿室皆白門。飾金極麗。樓上穿殿凡數十重。其最舊一殿。爲彼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者。其后妃殿。上下皆文石。地下砌花。

遊威賒利宮

威賒利宮

王宮之奢侈

威賒利宮苑囿二十九。高臺四。給事宮殿四千人。瑞士護兵憲兵守門衛兵九千五百人。王族家從二千餘人。共萬六千人。歲費二千萬。宮女飲食歲支八百萬。若不時之賞。中飽所得。則宮官俸入百數十。實得數千。女官繁多。皆無職事。以爲榮飾。御厨歲費百四十六萬。膳夫二百九十五人。膳長歲入三萬四千。但酒費四百萬。魚鳥費四十萬。宮馬四千。輿輅二百二十。鑾衛壯麗。鹵簿千五百人。醫技供奉者千六百人。廐御歲費三百萬。其俳優牧犬圍御。皆宅宮旁。環近畿百二十里爲獵場。禁民出入。王與貴族。歲時畋獵。兔豕麋鹿無算。歲費四十八萬。虞官私售羊兔可得八九千。自一七五五年至一七六九年。凡十四年中。獵豕之役百四十有四。射鹿之役百三十一。獮羊兔之役二百六十。有六獮禽之役二十有五。每役三日。別有離宮十二。歲費百餘萬。修繕歲費八十餘萬。王每畋獵行幸。自貴族侍從宮人牧圍盡室從游。一日接從人之費。湏十萬。王十四年中除獵外。凡巡遊二百三十四。而行幸百四十九。云。王所私入歲二萬萬。王妃一。指環值三百萬。近侍歲俸一千三百萬。其奢侈如此。以中國大朝若漢武帝。隋煬帝。唐玄

惟漢武隋煬
唐玄宗明武

宗可相伯仲
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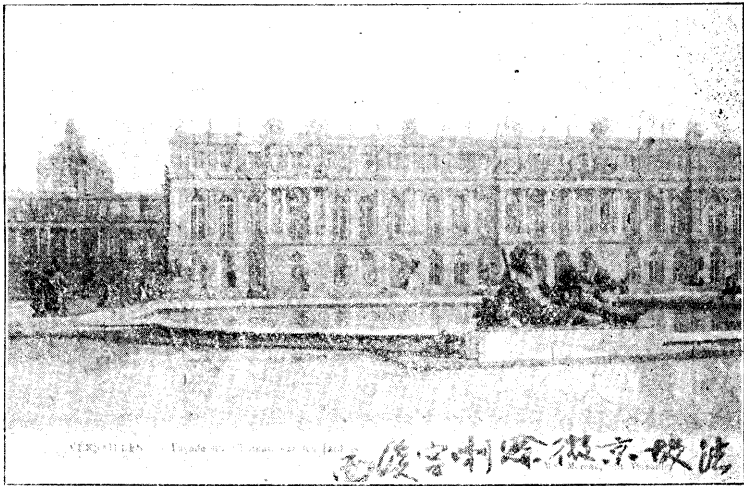
當時賞爵貴
爵僅值五十
金

路易十四削
封建抑貴族

宗○明○武○宗○可○相○伯○仲○叢○爾○法○國○若○此○民○何○以○堪○若○孫○皓○高○洋○陳○叔○寶○偏○安○小○朝○則○立○亡○矣○法○正○其○比○孟○子○所○謂○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豈○不○然○哉○

遊徵賒喇宮

徵○賒○喇○宮○更○有○閼○偉○特○異○者○法○承○佛○蘭○克○客○維○特○裘○之○舊○國○裂○地○封○諸○將○爲○列○侯○其○後○曾○任○大○官○列○爲○貴○族○如○六○朝○之○華○腴○焉○及○王○室○用○兵○頻○頻○鬻○爵○當○西○班○牙○繼○統○之○爭○貴○爵○僅○值○五○十○金○眞○是○大○將○軍○告○身○值○一○醉○爛○羊○頭○關○內○侯○矣○及○查○理○第○九○顯○理○第○三○至○路○易○十○四○歲○鬻○爵○五○百○餘○于○是○貴○族○由○八○萬○戶○至○十○萬○戶○路○易○十○四○收○攬○大○權○日○爲○削○封○建○抑○滅○貴○族○之○策○至○大○革○命○之○時○諸○侯○僅○存○四○萬○戶○凡○十○二○萬○人○惟○諸○侯○以○國○邑○荒○僻○無○可○游○娛○不○若○徵○賒○喇○京○邑○之○繁○麗○一○以○縱○燕○游○戲○獵○有○聲○色○狗○馬○之○樂○一○以○供○奉○宮○禁○可○攘○邀○權○寵○之○榮○故○當○時○十○萬○諸○侯○皆○不○居○其○國○土○而○環○衛○宮○禁○皆○有○邸○第○于○徵○賒○喇○宮○旁○與○其○夫○人○皆○出○入○後○宮○以○從○游○幸○供○談○笑○爲○榮○其○權○要○重○官○皆○貴○族○任○之○然○皆○不○預○職○事○以○宴○劇○游○獵○清○談○諧○謔○角○技○歌○舞○爲○事○才○者○擅○丹○青○箏○琶○之○技○媚○女○娛○客○長○夜○爲○懽○昔○梁○世○貴○族○子○弟○隱○囊○塵○尾○清○談○諛○事○以○望○空○爲○高○以○任○職○爲○鄙○法○是○時○乃



場○殆○未○易○儼○之○也○若○封○建○之○隱○權○已○收○而○小○民○之○疾○苦○未○解○彼○所○憂○者○在○收○貴○族○若○夫

正○似○之○而○以○十○二○萬○貴○族○環○列○禁○衛○宮○廷○間○聚○一○
 國○之○貴○富○以○縱○奢○淫○盛○容○飾○甚○且○以○驕○侈○不○足○竊○
 及○府○庫○則○中○國○古○今○未○有○之○意○者○路○易○十○四○為○強○
 幹○弱○支○之○隱○謀○收○拾○封○建○為○關○內○侯○之○虛○爵○特○盛○
 飾○宮○苑○侈○畋○獵○聲○色○游○娛○以○大○集○諸○侯○于○闕○下○以○
 隱○銷○其○據○土○抗○令○之○雄○心○是○無○異○一○舉○而○滅○十○萬○
 之○侯○國○矣○觀○日○耳○曼○之○侯○封○日○月○稱○兵○又○與○帝○者○
 頻○戰○而○無○如○何○法○之○古○者○亦○如○是○微○論○春○秋○之○諸○
 侯○也○但○漢○之○七○國○晉○之○八○王○唐○之○三○鎮○蓋○皆○無○術○
 以○善○之○雖○封○土○過○廣○尾○大○不○掉○而○日○耳○曼○諸○帝○實○
 未○有○一○路○易○十○四○之○隱○謀○者○歟○故○此○宮○之○供○奉○侍○
 從○環○閱○博○異○雖○吾○一○統○之○中○國○極○無○道○之○秦○始○隋○

微除喇宮與
電界之關係

辭

民變之禍則古未之見彼心目所不及矣事變之來多出所備之外者雖自古英雄不能防之唐太宗手定天下大殺姓武者寧知勤絕李氏者乃在一宮女歟此固未能為路易十四責也苟非路易盡收列侯于一京則民黨百變何能一舉而燬之是亦路易之功也但游是宮而法之興亡在是是全地萬國之民權立憲多激起于是追思當日阿房未央上林西苑之華盛關係之大皆未能比焉瑤臺不遠隋宮近鎖令人感嘆歛歛可昨可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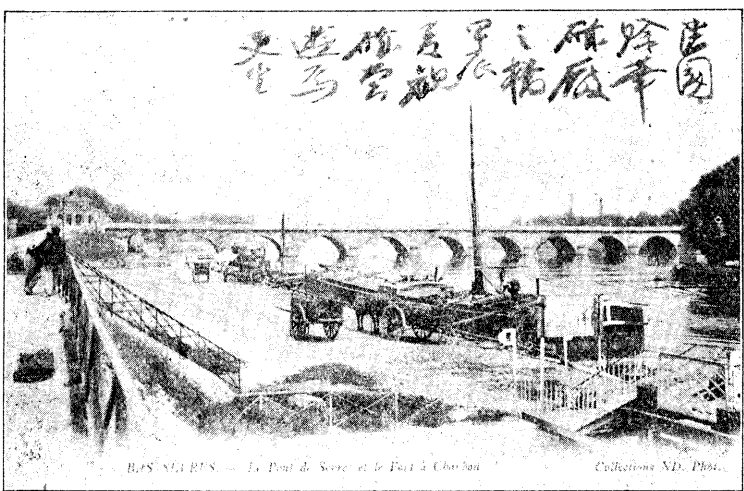


遊微除喇路易十四故宮

阿房三百里髮髯見秦皇跡是瑤臺後花繁上苑旁舞鸞猶鏡殿畫象徧椒房拂拭金人淚英雄事可傷

陳華磁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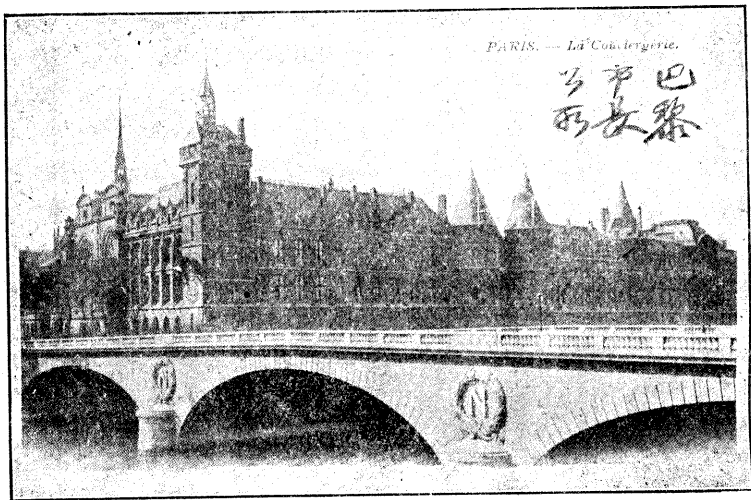
搜集各國古
磁今數千年之



不備。吾華磁尤多。列至四室。多明製。紅藍花爲多。約千數百件。然陳舊不變。亦可恥。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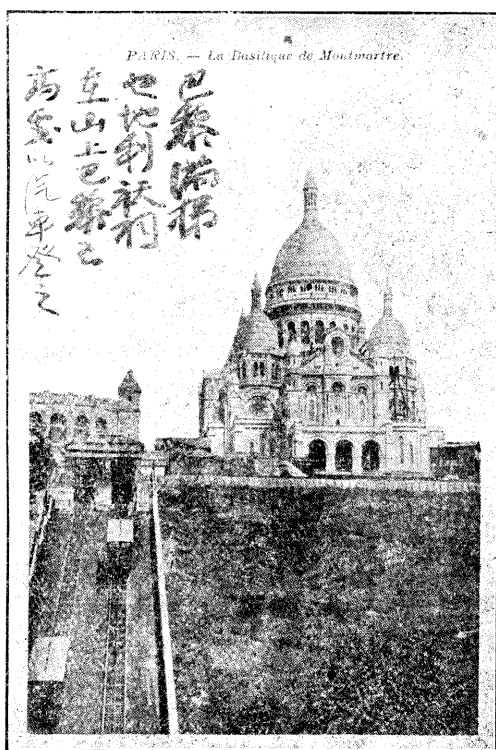
游賒華磁廠
 賒華磁廠。爲法國製磁第一廠。距巴黎瀛車亦一時許。沿途夾先河行。綠草豐繹。人家樓閣甚多。門橫大橋。停車處即磁廠也。門甚壯麗。即其博物院高三層極壯偉。樓下置法國新製之磁。樓上置各國今古數千年之磁。自埃及羅馬至今歐各國無

追思繁盛日。宴劇壓迷樓。三千備宮女。十萬走諸侯。歌舞收雄據。貂蟬艷貴游。隱銷封建患。英主自深謀。
 歐土千年亂。封侯肇不甯。兵戈雖滿野。磐石結維城。封建從銷弭。民權乃發生。夜呼聞涉廣。憲法大橫庚。



開一廠。其所考据之宏博。已可驚矣。若不備各國古今之磁。以窮極其色澤。圖畫之異。則必不能更求新奇。以軼過前人而冠絕各國也。樓上各國之磁。比各國博物院尙有過之。所見已多。不復詳述。樓下爲此廠自製之磁。陳之四廳。新色異花。光怪炫目。其色多淺黃淡碧。淡白淡藍。取花葉至嫩之色爲之。又多取象於天色。晚天露抹。昔人所稱雨過天青之色。不可復得者。今復見之。其佳者有黑底襯白花。如雲霧。又多取風雲大變之狀色。其器多突。大瓶數尺者。亦多有金繩繞之。此則極偉麗。其作人物甚精。亦有金花襯白者。又多作冰紋式。亦多畫菩提花。吾前後徧遊德。英。瑞典。丹。墨。荷。美。觀各國製磁廠。意多黃。德多碧。荷多綠。英美多白。然少變化。其俾色。揣稱。無有及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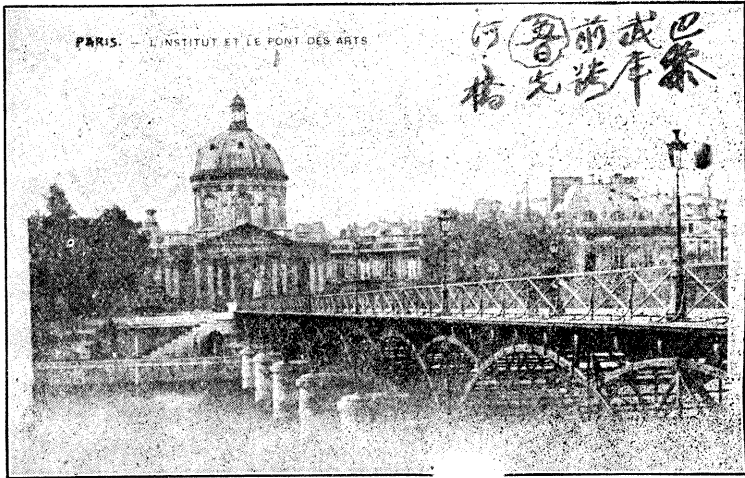
信乎法磁之最精工。而非各國所及也。如比之古者。益過之遠矣。引觀其製磁所。法亦



與各國無異。造範無數。以製一器必先範也。有銅桶置泥澄之。成水引管。出之于範。即成杯矣。他器類是。此法比德瑞為妙。惟聞其着色精妙處不示人。此各國專工之通例。其他詳見德瑞諸游記。其要處在攄泥極清。累次愈多。至極白極柔極滑。無少渣滓。然後成器。而加色加花耳。聞其泥購自我國者。彼數萬里。運我磁泥來。而吾國自有其泥。而不知精製之。亦可恥矣。吾游徧巴黎。人皆不甚購華磁。華磁一肆。皆舊式。問之肆主。云不銷流。蓋色不新。花不妙。宜無人過問也。以各國古今比較。但覺古器色不艷。花太多。即近年盛行之式。亦覺其塵舊不堪。大約古今進化之序。由瓦至磁。色由黯

磁泥由中國
運來

以吾國磁泥
與萬國競爭
之術



至明。花田繁濃、輕淡。次序秩然。不可紊也。今吾國人亦漸製磁爭利。而非有大改良

整頓。豈能與法爭乎。吾意今欲以吾磁泥之利與萬國爭。亦有道焉。一盡購萬國古今之磁而備鑒其得失。一派入法德日英各磁廠學其法。一派入羅馬佛羅鍊士學其畫。三者爲之本。然後爲二種之磁。一仿古師吾國之古式。一用今仿歐美之什器。二者兼備。而日求精工。則以我本有之能力而勝之。其必可復勝於萬國。磁爲吾國天產。吾之游多留意於此。既徧購各國一二磁以資法式。附記于是。以待後之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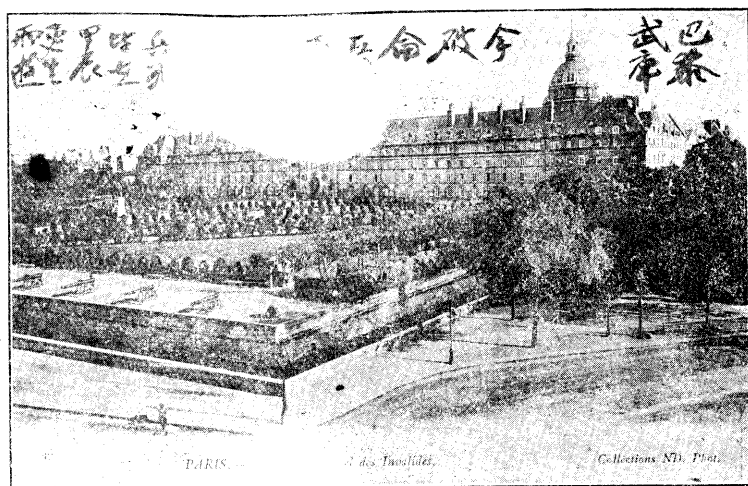
大學議院。以筆記皆散失。不復錄。

巴黎市長署臨先河橋。前三層遠不如奧丹市長署之壯麗。巴黎市長最有權。乃不如各國者。想創

滿梯也地利
沃祠

烟弗列武庫

十六世紀封
建世各國鐵



之在先。不及改也

遊滿梯也地利沃祠

滿梯也地利沃祠。在巴黎之廊岡頂登瀛球與鐵塔。皆可望之。自瀛車上可陟焉。圓穹隆崇。上有亭。下列百戶。左右二塔。前樓作三尖形。左右二小塔。其簇擁崇雄之勢。蓋印度制也。登此可俯瞰巴黎全城。雲裏雙闕。春樹萬家焉。

遊烟弗列武庫

武庫在拿破侖陵塔後。一千六百七十年所築也。前院敞地數十丈。陳列古砲。林木整整。院樓四層。橫長數十丈。體制宏壯。各國古今兵仗甲冑皆在焉。鎗有連排如笙。圓拱如弓。有長丈許者。皆百年物。雖不如德之壯麗。然法故霸國。亦為第二矣。入門右室。有其十六世紀封建世各國鐵

我國軍服之
可愧

甲像。全屋皆是有跨馬者。馬亦衣鐵甲。將士之首。亦蒙鐵面具。僅露目與口以通光與



氣。其精粗之比。即武具進化之跡。日本之鐵甲像亦在焉。吾國唐宋詩人之稱全甲無算。若狄青之銅面具。李存孝之鐵甲。皆其著者。此進化之跡。必不能免。惜古物不存。無以考據。此則文獻不足。真中國之大恥也。正室有各國戎衣。吾國御用甲冑

及將士之服存焉。御用甲繡龍。銅片蔽足。二玉如意夾之。咸豐十年。法英聯軍入京得之者也。惟兵十衣寬袖褂。背心博袴。直非武服。置之各國兵服比較中。非止慚色。亦覺異觀。蓋不倫不類。真非尚武之國也。觀吾國戲劇。武士服緊身多鈕。而窄袖窄褲。甚類歐人兵服。未審何時易今制。意本朝綠營無用。已二百年。故兵伍久不聞戰事。其入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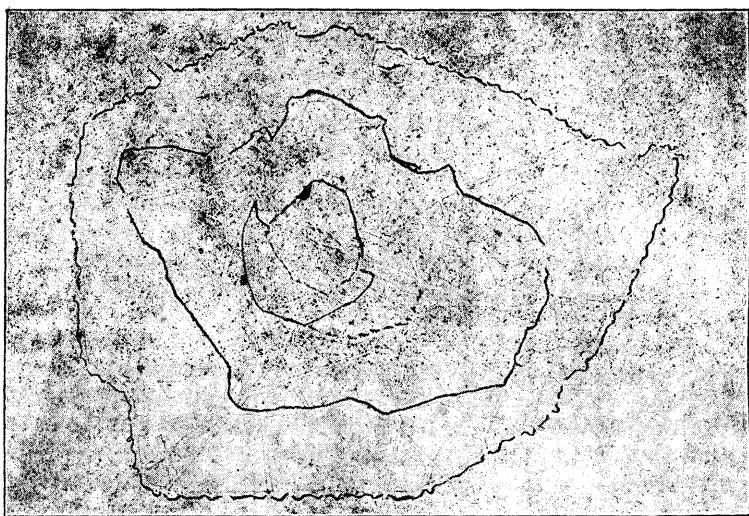
吾國軍備廢弛之原因

也。以家居常服爲之。湖南地近南方。至熱。故多寬袍博袴。曾左草草招練。因而不改。以此內戰則無礙。若投之萬國競爭之世。則爲一笑具矣。蓋吾國一統久矣。養兵僅爲警察。只以捕內盜原非以敵外侮。故謂通國數百年無兵可也。夫苟如歐洲之羣小競爭。安得不治兵。安得不日膏塗原野。觀吾戰國時魏有蒼頭秦有武騎。齊有武士。可見矣。惟爲一統天下一家環我小夷皆悉主臣聽吾鞭笞無敢抗行者。故可罷兵息民。僅存巡警。此眞一統天下之宏規而非歐人諸小競爭所能望我治平也。然則兵衣寬博乃益見吾一統久安不競之盛軌。但今者漁船大通萬國溝合。吾已夷爲列國。非復一統。冬夏既更。裘葛殊異。而猶用昔者一統之體。以待強敵。則大謬矣。故道莫大於審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旨哉。樓上有同治十二年金陵局所鑄之砲十一具。法人庚子年所擄者。又有吾國砲長丈許者。吾之兵服若此。此砲固宜在此也。有劍玉首金匣龍所鑲寶石。刻太阿劍三字。云一千七百年所得者。不知吾物抑安南物也。拿破侖遺衣物甚多。大套三。馬衣一。行營鐵床。碧絲帳。薄褥甚敝。冠服與今略同。又有囚于聖曠利拿之黑木几。拿破侖之佩刀。用槍咸在。皆以玻樹藏之。歐人之敬恭英雄。以興觀感。若此。

歐人之崇拜英雄

也。有金甲白銀盃金飾。上有牛鬚珠頂。制類中土。抑安南物耶。三層樓有軍陣圖甚多。

巴黎開關第六線圖



但不如德之武庫製縮型。尤便覽者。其他軍用器物。皆不如德之備也。有威武將軍玉牌。有安南王封法人多油尼爲翊國公勅書。及安南官服甚多。

巴黎開關之次第

高盧始在先河之中一島。開關最先。當時避難經商在此。凡三百年。爲該撒所破。是爲島中黑線。(一)西十二紀當宋時漸闢爲虛線。(二)西十四紀半。檣理第五開關。至第三虛線。(三)十六十七紀。當國朝之初。增至第四虛線。(四)十八紀末。增築虛地利城。爲第五線。(五)十九紀中。關至曲線。爲今圖。以巴黎之盛。當我宋

明。尙如彈丸。卽路易十四雄霸。在吾國初。第四線之蕞爾。不及今巴黎二十之一。何雄麗之云。故時民居多丈許茅屋。學者耳食巴黎之盛。切勿以今日之法。比例百餘年之法也。柏林六十年前。僅七萬人。今愈三百萬。新世進化。古無可比。吾亦驚嘆西歐百年來之治。但當知彼百年前。不如吾中國遠甚。耳可笑如此。

二 法國形勢

法地二十四萬四千一百英里。與德相等。而略小于奧。亦大于吾四川四萬餘英里。略當吾兩省地。而地勢居歐西。其南北西三面襟海。東鄰日耳曼。西越海與英。南與西班牙。千年競峙。而互爭。其地雖僅得日耳曼之半。然日耳曼以封建日削。無能爲也。故法與之南爭羅馬。北爭諸侯。亘古若北朝周齊之角立焉。以地濱海。故壤腴而人秀發。其西南爲牛斯比山。東南爲阿爾頻山。其山高峻。而嵯峨。海水泮渌。而揚波。故人磊落。而英多。法實有焉。抑發揚之狂度。太過。法人之舉。使我高蹈也。

法人口三千八百四十萬。當百年前。法人口二千七百萬。英僅千五百萬。據西千八百一一年嘉慶六年也

今則英人四千餘萬。遠過于法矣。德在道光中。亦遠不若法。今且六千餘萬。過法以倍。

各國人口皆驟進獨法不爾人口不進之原因

中國人口繁殖之故

各國人口皆驟進。惟法不進。聞法婦女皆尙自由。不樂有子。故以墮胎爲事。政府設法獎勵育子者。然卒不能救。此非細故也。蓋大地之不致狃榛者。惟人民繁庶而開闢之。而人之生也。皆賴婦女。婦女不願生子。則數十年間人類可立絕。而復還于全球狃榛之世。是雖洪水猛獸之禍。不烈于此矣。夫婦女之生子。自孕妊至誕育。撫養至苦矣。當其妊也。行動飲食臥起皆不便。男女之道又絕。至妊成而產。則痛苦呻吟如割。或有害及生命者。幸而母子無恙。則撫嬰劬勞。乳之哺之。提之携之。夜則輾側號啼。病則撫摩按抱。時而竟夕不寐。當餐不食。以其生育撫養之勞苦之甚也。故孔子立法尙孝。教子報之。故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以中國之厚于父母。故女母樂于生子。而望倚養于終身。報之于耄老。是故女有生子之望。人無墮胎之俗。故中國人民繁多。過于萬國。蓋有由也。今歐美之俗。人人自立。父母不能有其子。劬勞而撫子。子長而嫁娶。別父母而遠居。積財而不養父母。孝者歲時朝謁其母。有同賓客。既無得子之報。則何爲冒死亡之險。竭劬勞之苦。而爲之無所望。無所欲。無所報。而爲之者。非人情之所能也。強而行之。亦不可久。今美國墮胎之俗。有同于法。婦人居常之論。皆不願有子矣。德英婦女

歐美人口之
可危

抑女問題

之好淫樂而自立。今雖未至于法之地位。然獨立之風。既扇亦必不能久矣。然則歐美之人口。不其危乎。嗟夫。道有陰陽。即事有利害。婦女亦天生也不貽。婦女以獨立則抑。女過甚而不仁。然苟盡聽婦女以獨立。則息息行樂以顧其有生之身。誰肯劬勞受苦。而育分身之子。苟未至于大同。則調停兩得。此亦升平世至難之大題。耶。吾深思而未。能善之。抑女既甚。仁人憫之。天與人權之理。既明。則婦女獨立之勢。日盛大化。浩浩洵。洵轉移而人不知也。亦安能逆之哉。若順風而趨。則人道之滅絕。可憂也。吾于法美婦女之趨勢。有懼焉。

法人死亡多
於英人十之
五

法五十年間。徙居外國者一百五十萬。各國人之入居于法者。僅八十萬。則比意人爲多。法之產人最少。而死亡多于英國十之五。平均人壽。亦短于英人十八日焉。或亦自由太甚。而淫佚過度。致然耶。然法人雖少于英。而勞工多于英七十餘萬。則以理財致富之術。不如英耶。民既困乏。則衛生易損。而壽命有害耶。二者必有一于是。

法國之蒸氣
力

國之強弱。視蒸氣力。法國之蒸氣四百六十萬匹馬力。內中鐵路九十三萬匹。漁船八十四萬匹。比之德國七百六十五萬匹。去之遠矣。若英則千三百萬匹。益遠出法上。然

法國之農業

法百凡。比較事事。不如德。此則法人太自由之效歟。

法以葡萄爲大利。其園地四百二十萬益格。穀類三千六百六十萬益格。他地二千六百二十萬益格。林地二千七十萬益格。牧地二千三百十萬益格。六十年來。所闢荒及以牧地爲耕。凡增千三百萬益格矣。法葡萄酒。著名久矣。在拿破崙時。值二千九百萬磅。今值五千萬磅。然葡萄園却減于昔一百萬益格。每益格一英畝也。每畝可得酒二百加侖。然尙不足本國用。歲自外人者。與普戰前十年。四千八百萬加侖。後十年。六萬萬六千三百萬加侖。近十年則二十二萬萬八千萬加侖。而輸出者僅五百六萬加侖。平均歲輸入一萬萬八千萬加侖。法人之好酒極矣。吾游巴黎。入店不飲。酒家請曰。吾巴黎無不飲酒者。乃爲飲之。則法人之沈湎可見矣。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與道光年間重懲鴉片之刑同。夫飲酒小過。何至懲以殺刑。蓋當時國俗沈湎之極。故欲以此嚴警之。吾觀歐美人醉酒之風。夜臥于道而譁于市。歸毆其妻而爭殺開鎗致死者。比比也。閱報者日見之不鮮。所經小市大衢。賣酒店相望。竟日作工。所人盡付酒家。而導淫演殺。與酒爲鄰。若此敗風。惟吾國無之。歐美皆然。但法人爲

法人之沈湎

吾國沈湎之
舊俗

酒毒烈於鴉片

法農業不如英
法國地主之數

尤甚耳。蓋吾國酒俗爲過去世矣。不知者開口媚歐美人爲文明。試入賣酒墟。觀其亂狀。與我孰爲文明哉。近世鴉片之毒。弱人體質。其害爲吾國數千年所無。然其毒自外來。去之不難。不如酒之甚也。即以烟店之害。一榻橫陳。亦豈有譁爭鬪殺之害乎。天下人道之大患。莫甚于相殺。故以烟酒相比。酒之禍于公同之俗。尤烈也。法食品皆仰輸于外國。穀輸出七千四百萬蒲雪。而輸入四萬萬八千萬。即肉類不足。每歲輸入五萬噸也。法每益格平均出產。可值九十二詩令。少于英四詩令耳。然英之農夫二百五十萬。計法每人值五十八磅。英每人得九十一磅。則法農業雖有名。然實際尙不如英也。法自革命之後。貴族之地散之平民。今地主已有三百五十萬矣。其有十二英畝以上之地主。一百六十三萬八千人。凡有地九千一百二十五萬英畝。人平均五十六英畝。英國尙仍貴族之後。餘風未殄。大地主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五人。有地五千七百八十九萬畝。平均人三千三英畝。合觀奧國之田地。屬于貴族二萬人。普田地屬于貴族三十萬人。英萬九千人。法未革命之前。田屬于貴族十萬人。夫以歐洲萬里原陸之地。英

自由之動機
民約之起原

中國人得享
自由之福已
二十餘年
不可妄服毒
藥

法之林木

德○奧○法○四○大○國○將○二○萬○萬○之○人○民○而○有○地○農○主○只○此○四○十○餘○萬○人○其○餘○將○二○萬○萬○人○皆
無○立○錐○者○矣○不○平○如○是○怨○毒○已○深○奴○佃○不○甘○偪○而○怒○起○此○彌○勒○約○翰○自○由○之○倡○導○盧○騷
民○約○之○起○原○而○貴○族○屠○戮○之○慘○因○路○易○斷○頭○之○緣○本○也○加○以○舊○教○愚○民○之○法○壓○制○種○種
皆○爲○積○怒○之○原○因○而○種○民○變○之○禍○胎○也○試○問○中○國○有○之○乎○中○國○之○爲○小○地○主○聽○人○民○自
有○田○地○蓋○自○戰○國○以○至○于○今○乃○在○羅○馬○未○出○現○之○前○不○止○日○耳○曼○矣○孔○子○之○道○以○自○然
爲○教○絕○無○壓○制○又○豈○若○天○主○教○乎○故○中○國○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餘○年○而○今○之○妄
人○不○察○本○未○以○歐○人○一○日○之○強○乃○欲○併○其○毒○病○醫○方○而○並○欲○效○法○而○服○之○昔○有○貴○人○有
癰○而○割○之○血○流○殷○席○命○幾○不○保○有○貧○子○美○好○無○病○慕○貴○人○之○舉○動○乃○亦○引○刀○自○割○貌○爲
呻○吟○已○而○剖○傷○難○合○卒○以○自○斃○今○吾○國○妄○人○媚○外○者○自○以○爲○取○法○于○法○德○發○狂○呼○號○日
以○革○命○自○由○攻○教○爲○事○不○幾○類○美○好○貧○子○引○刀○自○割○貌○爲○呻○吟○卒○以○創○傷○自○斃○哉○豈○止
見○笑○于○歐○美○之○識○者○無○病○服○毒○不○其○傷○乎○

法之林木培植日增。今有四百五十萬英畝。值千四百萬磅。每畝林值十三詩令也。漁者八萬五千人。歲得魚十五萬噸。值四百八十萬磅。每噸三十二磅。昂于英者三倍。每

法之織絨

人可得五十六磅。

法之織絨甚有名。織廠二千餘。機四萬六千。紡經三百三十萬。用羊毛二十萬七千噸。值四千五百萬磅。哀摩市百年前未有此物。今則織廠三百餘。織工三萬。可見其進矣。人勻計十九詩令。

法之織絲

織絲里昂爲盛。自彼十五紀時。已製絲。蓋自明末葡萄牙得澳門後。中國蠶桑之法。傳于歐土。而法地頗宜。故法人先爲之也。及拿破侖末年。有織工加克脫。創以機器織之。里昂遂大盛。法織絲廠千百七十。機十萬七千。而里昂居四萬四千。歲值千六百萬磅。輸出十之三。其輸入者。歲百七十磅。亦相當也。然每人平均。僅一詩令耳。絲于法國爲盛。婦女亦好服之。然實萌芽耳。歐美男子。絕不衣絲也。絲爲中國天產獨擅之物。他日必當冠帶衣履天下。中國若強而獎導之。歐美人必漸變矣。吾見歐美人于吾國絲服。皆豔羨之。但畏其貴而不敢服耳。如食品者。中國飲饌之店。已大行于美國。芝加高。三年之間。驟開二百餘肆。美人爭嗜之。他日各國人之嗜吾國之絲。猶是也。里昂之養蠶甚大。有法以去其病。吾國若善治蠶桑。絲必日進。中國飲食衣服之美。實冠萬國。他日

中國飲食衣服他日必風

行萬國

辮髮可剪服
必不可改

易服式與經
濟界之關係

必○風○行○萬○國○凡○美○者○人○情○之○所○愛○絲○服○之○美○自○在○優○勝○劣○敗○之○例○不○能○以○歐○人○一○日○之○
強○而○見○屈○也○吾○國○地○兼○三○帶○衣○服○之○制○又○最○適○宜○寒○暑○皆○備○披○服○簡○便○過○于○歐○美○之○服○
遠○矣○歐○服○尙○披○禽○獸○之○毛○臙○腥○未○除○他○日○當○令○歐○美○人○改○而○從○我○也○故○吾○國○人○辮○髮○可○
剪○而○服○必○不○可○改○或○者○不○察○慕○歐○美○人○之○強○見○俄○日○之○改○服○而○亦○欲○從○之○豈○知○日○本○國○
小○俄○昔○野○蠻○本○非○我○比○且○絲○爲○我○天○產○至○美○之○物○也○若○吾○國○舍○其○天○產○而○從○人○則○一○國○
四○五○萬○萬○人○皆○服○氈○絨○之○服○一○人○四○襲○一○襲○至○賤○者○二○十○金○並○革○履○氈○帽○人○必○百○金○而○
後○可○是○我○舍○數○萬○萬○金○之○絲○無○所○用○而○湏○購○絨○革○之○服○料○于○外○以○人○百○金○計○之○是○費○四○
五○萬○萬○兆○而○納○貢○于○外○過○于○八○國○聯○軍○之○賠○款○尙○百○倍○也○內○絲○無○所○消○而○產○絲○之○民○皆○
困○絕○外○貢○四○五○萬○萬○兆○而○國○何○可○任○之○頃○聞○京○師○有○改○服○之○謠○而○蘇○杭○絲○業○紛○紛○而○倒○
相○戒○不○敢○存○貨○矣○况○眞○變○法○乎○爲○國○強○否○在○政○治○如○何○豈○在○服○制○也○以○吾○國○強○尤○若○反○
掌○但○于○物○質○中○之○汽○機○艦○砲○加○意○甚○易○耳○何○爲○無○恥○媚○外○傾○民○之○所○有○以○自○斂○乎○夫○
以○中○國○地○大○人○多○駕○乎○萬○國○何○不○志○在○使○人○師○我○何○事○舍○已○從○人○耶○吾○昔○者○閱○歷○甚○淺○
亦○妄○有○意○于○是○今○游○歷○既○久○乃○知○變○服○之○萬○不○可○行○有○歐○美○士○女○數○人○亦○告○我○曰○君○他○

日變法。百凡皆可。惟中國之服。至美萬不可變。蓋萬國皆不產絲。而絲爲中國獨有之。天產上考。禹貢蠶桑。絲篚已在四千年前。故服物之五色六章。最爲妙麗。此天以最厚。吾中國者。甯可棄天貺乎。棄天貺者不祥。棄土產者自斃。服氈絨者退化。隨人改者無恥。願吾國識者深思之。歐美百年之橫于大地。如飄風暴雨之不能終朝耳。何足畏乎。以吾國關地之廣大。殖種之繁。庶教化之深厚。生質之聰敏。無在非具。爲地球主人翁。之資。歐美人雖強盛。不過百年。資吾先駟耳。橫覽大地。吾何有焉。皇皇神州。惟吾國乃能保存。吾固有以化大地。而何事自喬入谷。以媚外。苟存乎。俄日之變服。乃其政蠻國小之不得已。印度豈不變服。益爲奴耳。于自立何有。將欲以此爲親。吾面既黃。雖欲親而安能親。日本小島耳。砲聲隆隆。則歐美畏媚之。近各國王宮。多爲日本裝殿。而美人暑時亦多爲日本服。但使內政修明。物質精美。砲艦大橫。庚庚則中國絲服自爲大地所羨。而師之若徒改服乎。則印度人與黑人之改服。何見親之有。吾奴吾奴耳。當競爭之世。只有使人敬畏。無使人憐憫。且印人黑人。緬人瓜哇人。馬孺人之改服。歐美人目笑之。益賤下之。何憐之有。若暫游歐美。易服自適。偶取其便。無不可也。若在國內乎。則

俄日之變服
乃由政蠻國
小
利歐美人之勢

法之麻綿

堂。堂。數。千。年。文。明。之。中。國。撫。有。天。產。吾。絲。文。章。之。美。而。自。棄。之。以。俛。從。深。林。後。起。日。耳。曼。之。氈。服。則。鄙。人。八。年。于。外。閱。歷。深。思。期。期。見。其。不。可。矣。

法織麻綿甚古矣。始於西七百八十八九年織綿。閱廿三年機已七萬。製綿絲一萬一千噸。織出值七百六十萬磅。今則機十一萬二千具。織品值二千二百萬磅。國中用二千萬磅。人計十詩令。然比于英僅十之五耳。

織麻在法大革命之年。西千八百八十八年已值五百萬磅。閱廿四年至拿破侖末年。織工十三萬九千人。值九百七十萬磅。此外女工三十五萬人。值四百萬磅。

新世界者鐵世界也

新。世。界。者。鐵。世。界。也。視。製。鐵。之。多。寡。可。覘。其。國。之。盛。衰。焉。法。往。者。禁。英。國。鐵。之。輸。入。故。鐵。器。甚。少。全。國。僅。銷。八。萬。七。千。噸。至。拿。破。侖。第。三。始。開。鐵。禁。于。是。冶。鐵。驟。盛。今。六。百。廠。鐵。工。十二。萬。矣。其。製。金。品。值。四。十九。百。萬。磅。然。僅。當。英。三。分。之。一。

革

陶器

法人善製履。故革用甚廣。其值四千五百萬磅。其用革九萬噸。外革入者三之一。

陶器以除華最著。精于天下矣。創于西千七百五十六年。歲值百三十萬磅。法雖以工藝名。然乾隆時未有製玻。今則製玻廠八十五所。製品值八十萬磅。

製紙及印刷

製紙及印刷。當拿破侖時。僅一萬五千噸。出報值百六萬磅。今則工廠五百三十。紙二十萬噸。但巴黎已值三百萬磅。歲出新書七千種。印刷值千六百萬磅。

衣製

法衣製爲歐美所艷稱。女服之麗。蓋自路易十四時以奢麗著歐土。今雖紐約猶師之也。全法歲值五千二百萬磅。而巴黎占四之三。遊巴黎之雜貨肆。五色十光。女工千餘。誠詭異之觀矣。

炭礦

法國屋及家值二十九萬萬四千萬磅。以七釐息計。應有八千八百萬磅。

法國炭礦最有名。歲出二千五百萬噸。比道光十年已十五倍。除費外每噸值廿五詩令。每夫得二百八十噸。然法礦夫之巧。不如英。法五礦夫所入。乃比英四人也。

鐵礦

法鐵礦五十八。然昔以禁外物故。鐵價大漲。貴于英三倍。故工業不進。當拿破侖晚年。製鐵僅十萬噸。至戰普時。製鐵百十八萬噸。今則二百十萬噸。仰外輸者十之一。銅則無所產。全仰外輸。全法礦產。值一千六百萬磅。工人十八萬。

鐵礦

法開鐵路。始于道光八年。西一八二八年至咸豐三年。拿破侖第三即位時。有鐵路二千四百五十英里。費三萬萬六千三百萬磅。其進甚遲。戰普之後。乃始大增。今則二萬四千九

銀行

百英里。築費每英里一萬六千五百磅。

法之銀行。開創最早。在嘉慶三年。西一八〇三年本三百六十萬磅。至今則有金七千一百五

十磅。銀五千二百二十萬磅。鈔一萬萬三千六百萬磅。融通力三萬五千六百萬磅。各國

國立銀行皆歸國。惟法則民立。然法現金銀多于英三倍。而融通力亦少于英三倍。此

于商事未善。更當細考其故焉。

(金) (銀) (鈔) 合計皆以百萬磅計 一人平均磅

法 一八七 一四〇 一四〇 四六七 一一、〇

英 五八 二四 四一 一五〇 三、七

製造所

法製造所十三萬一千。值一萬萬二千七百萬。而機器不計。計產額得三分之一。則合製造廠與機器。值一萬萬九千二百磅也。

巴黎之富家

已黎人歲入五百磅以上者二萬人。磅以下者十八萬人。法全國富家三十五萬五千。有利息四千四百萬磅。人均均計息一千二百四十磅。產九千七百磅。中資一百二十六萬。人均計產一千六百磅。而利息二千四百萬。僅半于富家。人均計一百九十磅。

勞工七百三十萬一千。歲有利息五千一百四十九萬磅。人均計產五百九十四磅。息七十一磅。皆不能比英人遠甚。

公債

法之公債多極矣。然自還德債以外。幸皆以爲公共事業。故益增國富而無礙。自戰德之後。募公債三萬萬九千一百萬磅。築燈臺道路電線者。費二萬萬。鐵路六千萬。勻計法國每人五十三詩令。加地方公債一萬萬八千萬磅。連從前之債。共十三萬萬七千萬磅。五十年前少于英。今則英于國富僅百之七。法則百之十四。逾于十一之額。與意同爲險事矣。然國爲國民公有之國。則債亦公有之債。民分擔其苦。亦公有其利。但立憲之後。使人民知國家爲人民之公產。則人民自皆樂擔任之。故一國之大難大工。無不可舉。故公債莫利焉。然一國苟爲人主所自私。未爲民之公產。則民孰肯以私財任國事乎。故利害與民共之。而後民可用也。考歐土小國經營母財之始。多賴公債美之。公債紙。凡銀行皆當分擔之。其條理甚繁。今不暇及。

公債之利

法與英德比較

法當百年以前。爲歐洲之霸。英乃海島小國。遠非其比。及英之機器先出。于是大收海外。

法與英德之比較

內訌八十年

比法非英德之

德之驟強

法國不進之
原因

法與英德之
比較
法國革命後
之國虛民數

各殖民地凡印度加拿大亞丁皆奪於法人之手。法百年來。乃空倡自由革命。內訌垂八十年。即拿破侖窮兵黷武。徒耀霸名。而于法人國民之實利無關也。于是英人百年來之盛業。無事不遠勝于法。或且數倍之。十倍之。豈惟英勝法哉。葛爾之普糾日耳曼之小侯。以與法爭。當時日耳曼破碎。空虛工商不振。一無所有。視彼強霸之法。尤隕天淵。至西千八百七十六年。美國費城之賽會。德國除克虜伯砲外。無一物足稱者。及休養。致訓二十年而已。無一事不遠勝法。夫德之與法。其地相鄰。而廣大同爲二十萬英里。其政俗千年相接。其相忌相師。而思憤相亦正同。而德合散漫之小羣。二十餘年。遽能呼躍大進。而事事遠出法上。此豈法人接鄰之不知戒。不知憤哉。而何以比德頓縮。若此。是故比英言之。則法革命之禍。與英安樂之福。宜其絕殊。比德言之。則法人自由散漫之失。與德國以主權國權督率之得。又可作証。夫英爲立憲國。而非民主德更兼君權。而主服從。然較之于法。其效之得失。若此。今吾國人多好述法國革命自由之說。不以爲謬。行陷淖而斷稱。而欲師之。吾今特列法與英德政治之比較。以見得失之實。吾國人亦可以知所擇矣。嗟呼。法人之梟。使我高蹈。我無月鑒。惟法蘭西革命自由塵

上。而迷民敵國。虛令我心淒。

富國

法之人口三千八百四十萬。英人口四千一百六十餘萬。德則六千二百萬。法之國富。九千六百九十兆磅。德之國富八千六十兆磅。英則一萬一千八百六兆。

利息

法之利息。一千一百九十九兆。英則一千四百二十三兆。即德亦一千二百八十四兆。

蒸氣力

法之蒸氣力。四百九十一萬五千馬力。德則七百六十五萬匹馬力。已將倍法。英則一千二百九十七萬匹馬力。則三倍法矣。

人口

法每方英里人口一百八十八人。英每方里三百三十人。幾倍之。即德亦二百五十人矣。以都會計。法人九百二十萬。英則二千六十萬。固倍之。即德亦千五百六十萬人。亦過半焉。

農業

以農計。法人七百二十二萬。德人則九百三十五萬。若英之農少者。英之益盛也。然以人勻計。則英農產所入殆倍于法。

以製造計。法人四百七十二萬。德人九百二十三萬。英人九百三萬。皆倍之。

機器

以機器計。法鐵路則三百六十萬匹馬力。德則四百五十五萬。英則四百八十萬。法汽

礦產

船則四十九萬馬力。德則八十九萬五千五百馬力。英且五百九十七萬馬力。直十倍于法矣。法鋸解則八百二十五萬馬力。英德皆二千二百萬馬力。幾三倍于法焉。以礦計之。法值千六百萬磅。德值三千四百萬磅。蓋倍于法。英值七千八百萬磅。則五六倍于法矣。

運費

以運費計之。法貨值三千二百萬磅。德則五千二百萬。英則四千六百萬焉。法船歲值五百萬磅。德船歲九百萬磅。已倍法。英船則五千四百萬磅。是十倍于法焉。

畜牧

以牧較之。英地少不論。但以法德同地大比之。法馬三百十萬匹。德則三百八十萬。法牛千二百九十萬頭。德則千七百六十萬頭。法豕六百十萬頭。德千二百十萬頭。法羊百五十萬頭。德三百一十萬頭。法牧價值二百三十二兆。德值三百三兆。以金工較之。法值四千七百萬磅。德值一萬萬五百萬磅。已倍于法。英則一萬萬四千二百萬。三倍于法焉。

革工

以革工較之。法四千五百萬磅。德六千六百萬磅。英五千九百磅皆過焉。以食品較之。法一百十三兆磅。德一百三十五兆磅。英一百二十七兆磅。

食品

衣則法德相等。同爲六十九兆。英則八十四兆。惟法以酒勝耳。

以綿布論之。法則二千二百四十萬磅。德則三千五百四十萬磅。英則九千二百十萬磅。蓋四倍于法矣。織麻織絨。德法相若。惟不如英。惟法以絲勝耳。

商貨

以商貨出品論之。一八九四年法貨一百二十三兆磅。德一百四十八兆磅。英貨則二百七十四兆磅。倍于法焉。

製造品

就其本國商務較之。法製造貨五百九十六磅。德六百九十兆磅。英則八百七十六磅。又遠過矣。

鐵路

以鐵路里程較之。法則二萬四千九百七十里。德則二萬七千八百五十里。英地半于法。而亦二萬九百里。法運貨九十七兆噸。德則二百四十二兆噸。將兩倍于法矣。英且三百二十五兆噸。即三倍于法焉。乘客。法則三百三十七兆。德則乘客五百二十一兆。過于法遠矣。至英則九百十二兆乘客。則三倍于法矣。夫以地半于法。而客三倍于法。此其蕃盛尤甚焉。鐵路所收入之費。法僅五十五兆磅。德則七十一兆磅。英則八十四兆磅。幾倍于法焉。

以船之噸數較之。法八十九萬噸。德則一百五十五萬噸。幾倍之。英且八百九十六萬噸。則十倍于法矣。其運力。法則二百三十六萬噸。德則四百二十六萬噸。倍于法矣。英則二千六百八十七噸。

以國債較之。法則千二百二十兆磅。英德皆六百兆磅。僅半之。法之公債。千三百七十兆磅。英則八百五十九兆磅。德則一百一十七兆磅。

以生人較之。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則三百零七人。德則三百七十八人。

以食品較之。法之肉類費六十二兆磅。德費七十二兆磅。英費九十一兆磅。法飲品六十六兆磅。德七十一兆磅。英九十二磅。以乳品計之。法四十四兆磅。德六十二兆磅。英五十五兆磅。

以國內用品較之。法用物九十一兆磅。德則九十二兆磅。英則百二十二兆磅。多法三份之一焉。

三 法國創興沿革

古稱高盧

部落時代

愷撒之攻法

米羅維朝開
法之初祖

法古稱高盧。當太古時。老林蟠木鳥獸充斥。氣候嚴寒。塞爾達野人居之。以獵獸爲衣食。其先亞利安自裏海徙焉。又別有比利時與伊伯耳。皆高盧種也。是時爲部落世。爭雄周末。嘗蹂意大利。幾併之。戰國時。嘗南侵羅馬。焚掠七月。勢日盛。西前五十年。愷撒伐之。圍攻九年。深入其阻。擒誅降服。凡三百萬。乃盡定高盧。此如班昭之開西域。司馬錯之取西蜀。趙光國之定氐羌。諸葛亮之定滇蠻矣。乃分州十七。設屯置吏。墾田植穀。漸爲開化。及羅馬末造大亂。有峩特族南牧。一名維思俄蘇據以立國。

米羅維朝

佛蘭克祖客羅問。以西四百二十年。自來因河南渡。驅羅馬戍卒。破峩特。侵入高盧。越八年卒。子客羅多嗣。闢土創制。封諸侯。爲開創之君。越二十年卒。子客羅特美魯威嗣。助羅馬大敗匈奴。五十六萬衆。威名赫然。羅馬封其子希特烈爲法蘭克王。時西四百五十六年也。越二十四年卒。客羅特維嗣。一譯作哥羅味英武雄畧。後世稱米羅維朝。實開法之第一朝者也。客羅特維時。羅馬亡。乃自立國。自爲王。時南齊高帝建元三年。西四百八十一年也。當希特烈初王法時。爲國人所廢。一年復立。征服比利時之部。封其弟剛

客羅維之定
高盧封荷比
都巴黎奉耶
教
客羅維四子
之分立
次子格魯打
之兼併
格魯打之分
王四子
骨肉相殘
格魯第二世
之一統
達哥巴之繼
立
西的波之繼
立
諸藩僭號

的巴

法語剛的巴
作刊的步

於白良。既乃叛而自立。客羅維年十五。即討平之。仍釋令王其故地。

此爲比利時荷蘭立國之始。客羅維才武權譎。東羅馬帝忌之。遣將西亞克勒士屯兵

防之。王自將兵五千。克而執之。遂移兵大破峩特。全定高盧。傍先河

一譯作
塞納河

創建巴黎

爲都。以破阿刺伯。從其后言神助。遂首奉耶教。受洗禮。蓋定高盧。封荷比都。巴黎奉耶

教。四大事。皆客羅維創之。在位三十年。以西五百十一年。殂。葬於聖僧寺。今歐俗賢貴

葬于廟中。自是始也。四子分立。長子賒利拔。王巴黎。以西班牙敗卒。國人推士的司繼

位。與四王合攻日耳曼外別部。法遂強大。已而次子格魯打兼併四王。遂如今之疆域。

格魯自稱地上大王。亦有四子。亦分地爲王。愷利巴王巴黎。早卒。昆弟互爭。已復居巴

黎。同禦匈奴而逐之。然各以寵妃富貌爭權。骨肉相殘。垂四十年。東西法王相攻殺者

二代。至六百十三年。格魯第二世。乃定于一。米羅維分王諸子。乃取法羅馬之地。克里

生君士但丁兩帝。以貽大禍也。野蠻少閱歷。立法不良。致此。已而卒。子達哥巴嗣。超用

製兒工人魯亞爲相。德化大行。于西六百二十八年。朝諸侯而稱帝。越十年。殂。長子西

的波嗣。有賢名。然嗣位時幼。衛將軍蘭韃以兵護禁衛。託孤柄政。名曰默爾。其子克利

客羅特維第
二之復王權
克魯特之繼
立

查理第三與
希德烈
默爾專權

權奸之亡國

甲盧萬朝

教皇權力之
起原

摩世執政。乘西的波列。謀以其子篡位。諸藩皆僭號。國大亂。西的波弟客羅特維第二。以白良王入靖難。除默爾。復王權。六年而卒。克魯特嗣。時爲西六百五十六年也。母后臨朝。用僧爲大臣。貴族攻之。避爲尼。克魯特在位四年死。其弟查理第三與弟希德烈迭爲帝。是時政歸默爾。則德太爾。以才武握國政。大破阿刺伯兵三十萬。威震三洲。乃平東佛蘭克而混一之。舉國知默爾不知有王。且擁立童闇。三數年輒廢或殺。無有壽過三十者。時人號曰懶王。自查理第三後。客羅特維第三。希德烈第二。達俄巴第三。西耳比西第三。查理第四。西耳德里。凡六王。西七百五十一年。爲默爾披賓幽于細都寺而廢之。朝亡。王二十世。立國凡二百七十一年。其後百年。則政歸權臣。寡人守府。與田陳篡齊。曹操篡漢同。凡君主之國。以女謁權奸。亡中外同一轍矣。

甲盧萬朝

披賓爲德太耳子。父子以才武柄國。如操丕焉。四征不庭。日耀其武。欲篡未敢。請于教皇。而教皇助之。親爲加冕。後遂爲例。披賓與子沙立曼。乃尊教皇。厚給僧地。自是教皇權日盛。凌王者。僧地日富。比封君。歐洲千年黑暗。爲僧所壓制。教皇世與帝王爭權。

沙立曼之武功
西歐之一統

全歐之形勢

沙立曼之文治

沙立曼之即位

路易之繼立

法之分裂

查理沙伯之王法

致有新舊之爭。三十年之爭。日耳曼人民三千萬。死者千八百萬。他國不在是數。皆披賓之爲之也。子沙立曼承披賓三分有二之大業。外破倫巴。救教皇。而王意大利。內平薩遜。南破西班牙之回部。東破匈奴。諸國稱藩。遂爲西歐之一統國。自東羅馬及西班牙半島外。皆隸版圖。蓋自羅馬亡後。亂爭相繼。民不聊生。三百五十年。乃重覩一統之治焉。以全歐形勢論。東羅馬如西蜀。東晉之由正統而偏安。沙立曼起北部而統西歐。全部如曹魏。拓跋魏而地勢尙過之。歐洲地勢崎零。實難統一。羅馬時。北歐未闢。內治只及意大利耳。高盧西班牙僅屬羈縻。如吾新疆西藏云爾。人民土地之開化尙不能比沙立曼也。帝又好文學。宏開庠校。始闢博物院於巴黎。城廓宮室道路皆閎麗。遣使察吏恤民。乃創行選士千餘。會議國事。有秦皇漢武之宏規焉。沙立曼以西八百一年即帝位。十四年殂。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一歲。次子路易嗣。既裂地分王三子。後生幼子。復取諸子地而王之。于日耳曼諸子不服。稱兵抗命。路易大敗。出奔失位。既乃大會議。裂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爲三國。三子分王之。西八百四十年死。查理沙伯遂王法蘭西。與日耳曼意大利永裂之禍。遂至今。其論見奧遊記。

法國裂地之始。實自查理沙伯始也。分立爲國。亦應自西八百四十年始。爲孔子降生一千三百九十一年。唐文宗開成五年也。至今立國一千六十有六年矣。

當沙立曼盛時。諾曼人爲海盜。已盛強。頻擾邊。即今瑞典丹墨人也。其酋拉德奴。善駕駛。自稱爲海王。西九紀上半期。法大受其患。且入據里昂。王闔弱。大侯僭叛。王伐而敗。奔比利時。既乃復位。子加羅曼又叛。諸將強請世襲。皆列爲諸侯。己乃僭王號。民請自舉守長。並乘亂割據。蓋法甫立國而封建之勢成矣。其遠因上啓于客羅特維近因成于查理沙伯。遂爲國中千年爭亂之始。小民千年壓制之始。亦爲大革命爭平等自由之導焉。所關亦大矣。

封建之世

封建之遺害

路易孫羅額魯之王法

諾曼之入寇

孫羅額魯之被逐

歐德之王法

西八百七十七年。查理沙伯殂。路易第二第三及加魯曼繼立。皆兩三年夭沒。是時日耳曼帝爲路易孫羅額魯。併意大利。乃迎日耳曼帝兼王法。于是意法日耳曼復合統于一帝。時西八百八十五年也。適諾曼大舉寇巴黎。帝畏之。割挪德列郡行成。自是諾曼分法地爲國。法人以爲辱而逐帝。以巴黎侯歐德大破諾曼。舉爲王。查理家照爾芝亦自立爲王。舉兵攻歐德。敗走英。而歐德再破諾曼。以西八百九十八年歿。法合于日

查理羅撒布
之王法

魯篤富之王
法

王權之式微

諸侯爭權

海外王

君臣爭亂

前加頌的朝

加頌的之擁
立

耳曼不一年即別立。故不足道也。歐德歿。國人立路易第二子查理羅撒布爲王。又以割地嫁女與諾曼。故諸侯怒之。別奉歐德弟勞白爲王。戰累年。王執勞白殺之。其子希何發憤報仇。盡國兵以戰。擒王而囚廢之。立不爾給農侯魯篤富爲王。諸侯橫恣。王權益微。西九百二十九年。威滿土侯幽廢魯篤富于白命城而死。諸侯爭權。國無主者七年。於時巴黎斯侯大武額擅權。立路易查理撒布子路易第四於英。號爲海外王。王抑武額權。而欲併武額之姻諾曼地。武額乃囚王。僅給里昂一邑。君臣爭亂。西九百五十年。王始與大臣結盟。罷兵。四年遂殂。子路的立。與德戰而敗。西九百八十六年卒。子路易第五嗣。王僅食一邑。權益微。逾年死。無嗣。朝亡。大武額子加頌多爲諸侯擁立。遂易姓矣。傳世凡十二。歷年二百三十六。

前加頌的朝

加頌的之父大武額。爲巴黎斯侯。自西九百三十六年。父子柄政。廢立數君。歷年五十。至九百八十七年。武額加頌多爲諸侯擁立。路易第五之弟羅萊內侯查理起兵討之。敗幽于阿連斯塔。此如王莽篡而劉崇討矣。但加頌多自諸侯選升爲王。亦與日耳曼

諸侯之驕橫
羅伯之嗣位

顯理之嗣位

非力之嗣位

英之建國

葡萄牙之建國

教王之倡十字軍

同風。其視王不尊。公侯强者。若諾曼。若裏爾良。若亞幾坦。若哥也納。若加斯哥納五公。若發蘭德。若賞巴尼。若安如三侯。皆驕橫如王者。加頒的雖英明創業。而已無如強侯。何在位九年殂。嗣王羅伯。篤信耶教。每逢耶穌蒙難日。臥地上。至復生日。設無遮大會。三百案。食貧者。嘗供饌千人。施捨貧者。爲洗足教法。七代後乃婚。教皇以王妻族妹。勒王離婚。王弗從。羣臣皆去。王不得已。出妻。王聽子顯理握政。乃立赤白幟以叛。王遂卒於西千三十一年。顯理嗣。諸侯不悅。黨於王母。以與顯理兵爭。國王割地於諾曼求助。得保位。西一千六十年卒。子非力嗣。是時諾曼日強。南取意大利。據西西里島。而幽教皇。北則諾曼侯威廉以六十萬兵滅英而王之。遂傳至今。西班牙爲回攻。求救。法遣不爾給侯顯理帥師救之。大勝。班王割今葡萄牙地封之。且妻以女。遂建葡萄牙國。傳至今。故英。葡。皆自法諸侯分出者也。於時侯國凡八十餘。戰爭益紛。教士制止戰日。以稍息之。教權益尊。於是教王倡十字軍東征。法人伯祿先省耶墓被辱。率卒八萬及魯達林軍先行而敗。千九十七年。各國大軍七十萬分道進。法大發列侯兵。而王弟武額及魯達弗拿與額弗黎侯統之。兵入君士但丁。諸將驕橫。與東羅帝交惡。告絕。破回軍十五萬。

歐洲兵之殘忍

十字軍第一役

阿刺伯微積分之傳入歐土

腓立之繼位

路易第六

路易第七

第二次十字軍

創開議會

腓立第二

築石道於巴黎

進圍安提阿城。老幼數萬皆屠之。逾年七月。遂入耶路撒冷城。兵飢困。噉人尸。炙謀者食之。猶太人避入其廟。焚之。婦嬰皆盡入市。嬰穉皆屠。東方人極誚其野蠻焉。吾國唐宋時文明已甚。而歐洲用兵屠食人。若此。此真與蒙古無異。可見其舊俗實爲狄行焉。此爲十字軍第一役。於是公議立新國守墓。封額弗黎王之額弗黎讓王公之號。是役法人功爲多。然歐人死亡八十五萬。酷矣。但因是役。阿刺伯微積分傳入歐土。法人先得之。歐人算數字。自是用阿刺伯文。足見歐人自此前算學之未興也。王腓立闇弱。轄地僅三縣。諸侯割據。築堡蓄兵。力爭。出則焚掠鄉邑。婦幼遁匿。商賈絕跡。耗哉。法民不聊厥生。無治。若此。卒於西一千一百八年。子路易第六。以英武嗣。始平盜賊。毀城堡。抑封建。釋奴婢。排豪強。大破日耳曼兵。殂於一千一百三十七年。子路易第七嗣。惡教士驕橫。教士鼓賞巴尼侯叛。王討之。屠民三千。旣乃悔之。復起第二次十字軍。以懺罪。于西一千一百四十六年。創開巴力門。會議東征。與日耳曼帝聯軍攻巴勒斯坦。暴師三年。大敗而歸。又與英累戰無功。乃修好。法王始蒞英都焉。千八百十年。禪位于其子腓立第二。而卒。腓立尤英武。盡討叛侯而服之。兩破英。入倫敦郭。始于巴黎築石道。是時耶路

第三次十字軍

英法累年構兵

第四次十字軍

指南針之入法

巴黎爲歐洲大都之始

路易第八

撒冷國建國八十八年。回人薩拉丁創國于埃及。伐之而亡。千八百八十七年。法英德起第三次十字軍。屯重兵于耶路撒冷。十六月。聯軍相忌無功。強訂拜墓之盟而還。英王以數騎遁歸。爲澳侯所執。英王弟約翰許割諾曼地。法王助之。立約翰。已而背約。腓立乃伐諾曼而盡取其地。自是英法累年構兵。千二百四年。教皇意諾森欲張教權。舉第四次十字軍。法令發蘭德侯巴多尹將兵。焚君士但丁而稱帝。諸將各據地自主。意不欲東。及強行。皆爲突厥敗而略賣之。德意志匈牙利兵皆無功。然指南針自中國至阿刺伯者。由是入于法。而航海。自是興焉。後德英以大兵來伐。破之。幾擄德帝。又大舉海艦千餘艘伐英。又伐日耳曼。武功日盛。版圖漸拓。王能撫民。國日強。乃拓築巴黎。壁厚七步。架樓五百。通門十三。遂爲歐洲大都之始。歐史誇之。然按其地圖。蕞爾十數里。不及今巴黎十之一。不足道也。腓立殂于千二百二十三年。子路易第八嗣。先爲英諸侯。迎立爲倫敦王。民不悅。遁歸。乃盡取英地在法者。是時天主教橫甚。法人有創亞毗延士派起攻之。以去偶像服粗惡苦身力行爲教。從者日多。亞毗侯紫羅塞侯信。而保護之。自千二百八年。腓立至路易第八父子。奉教皇命攻之。屠戮異教者數萬。道皆赤。令

路易第九

新舊教之始
爭

各郡邑奉異教者皆殺之。而沒其產。在位三年。王卒。于是役。子路易第九嗣。歐洲新舊教爭殺之禍。以是爲始。凡十八年。比之德國約翰赫斯爲路德之先聲。前于路德且二百年焉。

三舉十字軍

歐洲第一令主

繫埃及獄贖
七百萬

再舉十字軍

十字軍爲歐
亞之交第一
大事

路易第九。幼被賢母貌蘭沙教。有賢名。敬神愛民。問疾苦。卹貧困。令民舉法官。許冤獄。訴于京都。開國會以抑諸侯。寵臣殺一童。立下獄。王弟強買民產。還之。與英和。互還侵地。英叛臣以地來。卻之。英王與其臣訟。請判于王。諸臣欲藉以亂英。王曰。以權詐亂人。天不福也。令其君臣相讓。有虞芮質成之風。雖三舉十字軍無功。盛德爲歐洲令主第一。王尤篤于教。盡譯猶太書。獨舉十字軍。先以千二百四十四年舉兵。未行。後以千二百四十八年。以千八百艘軍艦入埃及。遭尼羅河大水。疫並行。軍沒。王擒繫于埃及獄三年。以黃金七百萬贖還。仍居巴勒斯坦。修城練兵。聞國內亂而歸。既王弟查理以驍勇取意國奈波里西西里爲之王。乃以爲海軍帥。再舉十字軍。伐回教之突尼斯。大敗。王子喪焉。哭之而殂。時千二百七十年也。此爲最後之十字軍矣。十字軍用兵。凡九次。綿百五十年。死人二百餘萬。可謂歐亞之交第一大事矣。其後埃及來伐。都邑皆潰。殺

歐人之迷信
神權

阿剌伯之文
明

歐洲哲學之
起原

歐土文明之
初步

十字軍之效
果

文明利器之
傳自中歐

虜又六萬。蓋十字軍始終皆法人以之。王耶路撒冷者亦法人以爭一教祖墓地。慘傷至此。酷矣哀哉。然歐人千年抑壓于教民不知學。諸侯徒事爭殺文化。不啓實田野蠻。惟其愚甚。故勇爭最烈。信神權最篤。歐人于此誠與吾蒙古俗化相比耳。其尊耶教服教皇與蒙人迷信佛教尊事達賴班禪亦正相等。阿剌伯自摩訶末後文明大啓。久與中國印度交通。收集其華實天文地輿物質算學皆分設科于學校。甚盛。十字軍屢起。乃大轉輸其學術物巧以入于歐。玻璃亦自是入築室法亦得而效法之。畫理詞詩皆有感益。索格底栢提多亞里士多圖之哲學書亦自是得譯本以復還歐。而哲學乃漸啓中國之絲帛麻苧棉蔗梅桑皆假道阿剌伯而入歐。其時意大利之嚶尼士以十字軍所過得商賈大利。乃鑄金錢開銀行。今遂盛行歐土。而國以富。故九次無功而東方文明皆賴十字軍多次以輸入。歐土文明曙光實自是啓明。今徧觀歐土各國博物院。皆于十二三紀後。乃有精巧之物。可以觀歐人進化之序。而今者歐人以製造物質之精。橫掩大地。孰知其原因。則十字軍之累敗啓之天下之得失進退固難言哉。自鳴鐘以表時。指南針以航海。大砲火藥以強兵。印書以廣學。丹汞以明化。及其他制度皆中。

腓立第三

腓立第四

三族會議之
起原

路易第十

腓立第五

查理羅比

國傳之阿刺伯由十字軍以入歐土而新世以出歐人以強若其導師實出中國歐人得之青出于藍而本原所自終不可沒也吾國人之忘祖而徒媚外亦可知所反矣西一千二百七十年路易第九既卒腓立第三嗣立于突尼斯有威名索軍費而歸伐西班牙欲取其屬地其叔父西西里王查理以虐其民致叛法人萬餘皆被殄移師往連兵二十年而腓立先卒于千二百八十五年子腓立第四以美稱西西里之戰久乃解是時法諸侯多自立哥納侯迎爲英王有內亂腓立攻之教皇和焉取英之里昂郡乃討法蘭德侯不勝卒自立國王稅僧寺教皇威之王以兵擒教皇而大擊辱之致憤死王立克列第五爲教皇而削教皇置于各國之廟軍英德從之教權遂削教皇入居于法凡七世凡七十年王乃大削諸侯去世官挾民權以助己開國會以悅民因以制諸侯三族會議即以是始也卒于千三百十四年路易第十嗣始許民自由許奴婢納金自贖逾年卒國人不許立女乃立其弟腓立第五許民納財爲貴族置守長以治州縣正度量頻開國會三百二十二年殂弟查理羅比立卒于千三百二十八年無子是爲前加頒的朝是朝賢君六七作而自路易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腓立第二第三第四第

歐洲開化之先驅

五。尤英、明相繼削侯勢，抑教力，開國會，予民權自由。法之漸強，以此。亦歐洲開化之先驅者也。列國並立，必至競爭，乃事勢之不得已。加頒的朝，始于諾曼。中于十字軍，始終戰英，而後此愈劇矣。

腓立第六

英法百年戰爭

腓立第三孫瓦羅西侯腓立第六爲國人，迎嗣大統。英王義德華第三爲腓立第四外孫，爭立。法人卻之。英王乃自稱法王，而刺腓立不遂。于是開英法百年戰事。一千三百三十八年，英師入比利時。逾二年，法以四百艦兵四萬邀英軍，幾盡喪，竭力治海軍。再喪師哥也納，復歸英。腓立以諾曼等侯梗鹽政，殺之。英王藉是稱兵，黑王子驍勇甚。英大僧魯惹兒巴始自中國傳至阿刺伯之大砲，長驅巴黎，大敗法軍于格利西。法大軍盡覆。王從五騎逃。英進陷法海口加勒斯。法疫大行，死者二千五百萬人。王乃委而去之南部。大戰三年，逾年卒。是爲一千三百五十年。子約翰立，以淫昏，英人輕之。五年中，大舉入寇，焚城市五百。王大敗，俘于英，而教長羅伯基大商瑪色爾謀廢王統，以國會爲共和。法之民主政體實始于千三百五十六年矣。此與拿破侖第三立而爹亞改爲共和相似。然無主之國，亂必大生。奈波里王乃入平內亂，割法南境。自羅亞爾河至牛嶺

約翰

法國共和政體之始

查理第五

始創巴黎藏書樓

查理第六

腓立之借英傾法

英王王法

歸英。又納黃金一萬八千萬。乃贖王歸。以王子爲質而遁。法王畏英。自往質。四年卒于英。監國王子查理第五立。英武才練。富民練兵。節用以思報仇。舉克士蘭爲將。乘英王之老。破英海軍。復前王失地。以兵助西班牙王兄弟之爭。後此班常助法以拒英焉。後又累戰。至千三百八十年。殞。查理好文學。始創巴黎藏書樓。置自鳴鐘于公所。永設國會。精練海軍。拓通非洲以廣互市。可謂中興之英主矣。比我燕昭王甚類。其舉克士蘭亦類樂毅耶。其子查理第六嗣。年幼。阿連侯路易白良侯腓立伯爾里侯約翰以宗親攝政。爭權。民不服。各樹黨爭。日事內亂。王赫然能平發蘭德及克德耳侯國。欲伐英未能。乃約息兵。十八年已而病狂。內亂益作。約翰遣人刺路易。黨禍益甚。互相刺殺。阿連侯與白良侯各摟諸侯以相伐。連兵累年。阿連乃與英合而內伐。英王乃以偏師襲法。死亡十二萬。喪貴族八千人。王族七人。遂取諾曼。土子查理第七。怒約翰之刺路易也。令人刺之。奪其壤。約翰子腓立怒。乞師于英。導之滅法。巴黎人亦惡阿連黨而降于英。請英王世世兼王法。英王乃入巴黎。朝法羣臣而誓之。聽其政。廢法王查理第六。逾二年死。英王以其弟留守法而還英。時西千四百二十年也。是時法南部未服。奉王子查

查理第七

女傑貞德

巴黎之恢復

理第七即位于波亞疊。而攻巴黎。英王弟戰死。英王大舉兵入。中道殞。子顯理第六稱英法二國王。西千四百二十八年。以英兵長驅入法。皆望風降。查理第七遁保阿連城。圍七月。幾陷。有奇女貞德。起于農牧。年十九。仗劍謁王。稱奉天帝命救法。王封以將印。大破法軍。圍遂解。進復侵地。迎立查理第七加冕焉。數月爲鎮將所妒致敗。爲比利時人虜。以萬六千佛郎贖于英囚而焚之于里昂。法人懼。內黨漸和。合兵拒英。越八年。復巴黎。爲警兵萬人當前敵。大破英。有一卒始製鎗焉。乃大勝。至西千四百五十三年。恢復全境。于是法亡亂二十四年。乃復國。腓立之借英。傾法以復父仇。甚類伍胥。貞德之起兵復國。甚類田單。而貞德以一少年農家女。杖策救全法。立新王。大地未之見也。吾國之木蘭。秦良玉。去之遠矣。吾在蠟人院見其像。一妙女也。歐人無老幼智愚無不知有貞德者。真奇傑矣哉。查理第七復國祚于已絕。鎮強藩于橫叛。置常備軍以禦侮。用賢才于不次。相黎西門與謀議。使約翰比魯治兵。使熱克格理財。知人善任。經國整武。成中興之業。亦燕昭王之比耶。殷憂足以啓聖。多難可以興邦。人才皆起于亂世。德慧皆練于險難。華法至遠。何其類哉。夫事理既同者。則人理不能外。今吾國多難。殷憂

法之中興

至矣。豈非奇傑挺起之時耶。其無之耶。則何地不產才。其有之耶。則庶幾見之。查理第七卒于千四百六十一年。子路易十一嗣。或謂毒弑其父者。悍侯侮其幼而攻之。幽土于寺塔。盟而復之。白良侯沙勒實爲之長。請王于日耳曼帝。不許。乃止。既乃引英入犯。以自固。已而爲其部將所弑。其女馬利襲侯。以其地嫁日耳曼太子馬西密靈。法王不許。其地出外。馬利攻王。王師敗。幸馬利死。乃止。路易十一。實英武。惡諸侯之橫。大誅削之。凡奪併十六侯之地。于是國內大定。王權漸一。置覆審局。以待侯國民之上控。創三大學。醫律皆置專門學。招良丁于噠尼士佛羅練士。始教民以蠶織。通道而創郵政局。皆至今行之。雖嚴于行法。誅戮大臣。株連至于四千。然英主多類是。漢高明太已然。不足專爲路易十一譏也。收干權于侯服。其周宣王唐憲宗之比耶。法之英主世出哉。西千四百八十三年。列子查理第八嗣。王姊安得攝政。伐平叛侯。娶不列太尼侯女爲妃。而得其封地。安如侯以意大利美蘭兩部內附。以絕澳婚。澳聯英班來伐。賄和焉。內亂漸弭。乃事外拓。查理第八長。乃乘教釁。舉兵入羅馬。逐教皇而降奈波里王。封其將王之。自稱羅馬東帝。時千四百九十四年也。是爲法爭意之始。既而澳與噠尼士以大兵

路易十二

法之始強

襲之。王以輕兵還西班牙。乃襲取奈波里王。欲再舉而卒。千四百九十八年也。無子。查理第五之裔路易十二以阿連侯入繼。用賢相以治安。省刑薄稅。有賢名。與英丹日聯盟。以免外患。述先志。專意復奈波里。下之。又擒美蘭王。破暹尼士。而西班牙又來取奈波里。教皇日耳曼帝瑞士連兵拒法。又失美蘭。既見敗於英。遂弭兵。以千五百十五年卒。訖兩世二十年。從事意大利。功卒不成。而法之強自此始矣。蓋王權既復。國威自張。日耳曼帝權日衰。故國日弱。法王權日盛。故國日強。兩國之創同時。而強弱異形。於後則視君權之能集與否。此中古時勢之自然歟。

佛朗詩亞第一

路易十二無子。路易第六孫佛朗詩亞第一。自阿連侯以近支入繼。敗瑞士。降美蘭。適西班牙王沙立曼第五兼帝日耳曼最強。取美蘭而與法大戰。王大敗。被擒。繫致班京。要割白艮而釋之。國會不肯與。以爲地者國民之地。非王所能割也。班怒。來攻。王誘突厥攻日。乃行成。已又再來伐。乃媾和。沙立曼第五蒞法。相見。既而瑞典丹麥挪威連法攻德。意志而敗。德意志帝取美蘭。封其子。王乃乞師突厥。沙立曼合攻德意志之灣京。德聯英兵入巴黎。乃相會議和。准以美蘭奈波里發蘭德三國歸德意志。德亦歸白艮于

編民兵

佛朗詩亞第二

查理第九

新教之大盛
三十年教爭

法。用兵三十年。無歲不戰。三世爭意大利。凡五十年。訖無寸功也。佛朗詩亞奢麗好武。有漢武之風。備德瑞兵練之。分七軍。軍六千人。編民兵。至今爲法。大練海軍。英兵畏之。是時當明中葉。法之兵法律令政治文學日進。立印書局。改拉丁文以法文。西千五百四十七年卒。子顯理第二嗣。兼蘇王與英德兩戰。大破德班兵。乃和。于是班法爭六十年矣。先是蘇格蘭女主美利立。英伐之。法助之。美利嫁法王子佛朗詩亞第二。已而嗣位。時外關美洲。內改制度。內外無事。法日漸盛。而新舊教之爭起。加頒的朝以亡。

法朗詩亞第二在位十七月而殂。后美利還往蘇格蘭。弟查理第九。弱齡即位。太后加他鄰臨朝。時四千五百六十年也。自路德新教興。法人迦爾文約翰。以高行博學。大倡其說。法人多從之。新教大盛。當日耳曼新舊教爭。既起。于千五百十八年。止于六百四十八年。爲三十年教爭。法國三十年。亦八次教爭。又起于千五百五十九年。舊教介斯族哥德侯之誅。新徒千餘人。王爲新教長。不早卒。幾及難矣。然新教有那瓦勒親王及波旁族孔德侯將軍谷利尼爲魁。舊教寺改從新教者二千餘所矣。孔哥二侯。以爭教歲相戰。或藉英班爲援。太后惡諸侯之橫。欲其鬪而兩斃。時袒新袒舊而挑之。于是戰愈劇。互

教禍之慘

有勝負。亦視君后所從。違以歸心。王室與否。于政權亦互有得失。新教亦時嚴誅禁。時聽自由。后既以舊黨爲不足畏。於千五百七十二年八月。乃給王以新教叛。借大祭日而大捕之。八日夜坑殺五萬人。但巴黎殺萬人。斬谷利尼。號曰聖巴沙羅米由虐殺日。前後殺新徒十餘萬。而王病狂死。其弟顯理第三爲波蘭王。急歸即位。乃從新教。于是新徒得爲議員及官。一切自由。是爲千五百九十八年。哥德侯以破日耳曼有聲威。潰破那瓦勒。孔德自稱法國督。而攻王幽之。王走出。遣人刺殺哥德。舊教乃立十六利克。結巴黎議員以抗王。立摩洽那侯。爲法總統。既而教士尾王出弑王于車中。爲千五百八十九年。後加頒的氏歷世十三經年二百六十一。

波旁朝

顯理第四

波旁氏
顯理第三弑。國人擁波旁侯顯理第四入繼。蓋最有賢名之路易第九裔也。猶光武之出於景帝七世孫云爾。以第七子別封波旁。故別爲波旁氏。實與加頒的氏同爲一家。雖支屬少遠。而迎入繼統。既非異氏。又非篡爭。並非大亂易朝。與守文世及者無異。而法人必別爲異朝。甚不可解。甚至後加頒的腓立第六。以腓立第三之孫繼統。于腓立

歐人於移朝
之事無足重
輕

第四實爲胞姪。於路易第十腓立第五皆爲從兄弟。入繼大統。名義尤正。歐人法人尤多。古今豈盡得子而傳之。苟非傳子。即以爲易朝。如斯之例。在歐人中亦不爾。不解法史。以加頒的分前後二朝。而以前朝爲亡也。腓立第六之至親猶如是。何況波旁氏之疏哉。今以中國人視之。則不便。故不從焉。歐人重天而輕父。無祠廟之祀。以追遠而收族。故一王之起廢。與民之關係不深。權臣之篡位。與遠支之入繼。略相同。甚至迎君于外。嫁女而國隨。嫁於外焉。惟市井不驚。制度如故。除二三親貴有所關係。餘皆視若無有。即有爭位爭地之事。亦當時日行之常。司空見慣。民亦忘之。故苟非異國異種。以兵入侵。兼并於人者。有奴隸之恐。則歐人於移朝之事。殆無足重輕也。觀權臣大武額與遠支顯理第三之爲國人迎立。視同平等。可推見法俗矣。

西千五百八十九年。顯理第四以才賢由疎從入繼王位。西班牙王羅萊內侯皆以故王之親。欲覬覦法王位。舊教徒惡波旁故從新教也。乃引班羅兵入。王結英破之。既知國人多從舊教也。乃改從焉。以靖國人。王權乃振。因出財與諸侯買地。侯國漸多。納邑者王畿乃大。顯理常惡列國之爭。民生之困。舉蘇理爲相。積食勸農。除疾苦。弛教禁。欲

路易十三

開雷歐之業

黎塞留名相

混一歐土以弭兵。始攻奧而被刺死。千六百十年卒。子路易十三。少而嗣位。與母后美利交惡。用兵。母出奔。既復好如初。王少恩信。非有異才。惟信任教長黎塞留。爲相二十餘年。開霸歐之業。則幾若齊桓公之任管仲矣。黎爲歐洲名相。自俾斯麥前。殆無過之。其策以制諸侯而恢王權。挫寇敵以張國威。爲主新教徒。挾英來犯。築堤數十里海上。以截英兵而敗之。於是新教黨悉平。皆受嚴禁。頻討強侯。皆平之。執強侯不用命者。誅之。母后與王弟黨焉。並加流放。此真范雎之說秦王矣。於是舉大兵南踰阿爾頻山。兩攻班京。三伐日耳曼。取其地。所謂三十年之爭也。與英意荷瑞葡盟。而斷班右臂。於是班亦受盟。兩強折節。而法遂稱霸。至今累經變敗。尙赫然爲強國。雖歷世有英主。法民亦蹕厲。而黎塞留之功不可沒也。與吾國張居正亦遙遙相對焉。乃始派使各國。設京報。其風雨。表玻璃鏡。火漆。皆製於是時。獎勵工商航海。開東南南洋殖民地。通商中國。皆黎塞留時爲之。黎塞留與姚廣孝。皆以僧爲名相。可偶矣。吾遊各國。見黎塞留像。秀骨稜稜。遊西山見姚廣孝像。乃如伏虎也。君相同卒於千六百四十三年。當明末崇禎十六年也。子路易十四嗣。

三十年戰爭

黎塞留似張居正

黎塞留與姚廣孝皆以僧爲名相

路易十四。法以兵事終始成霸業。最著者也。始即位。令大將孔德破西班牙。又累破日耳曼。割亞薩斯之地。於是丹人以四城叛。日耳曼內附。既親政。班王親帥大軍來伐。大破之。而割阿爾頻山西與壁魯尼之地。班霸業衰。於是役。以教皇辱其使。伐之。而割其那維那地。于是東助日兵以拒突厥。內平地中海。南破突尼斯。乃欲北取荷蘭于班。割其法蘭孔的。自是九年爲荷蘭戰。一六六六年。荷聯英班瑞典來戰。不得已暫撤戍兵。而益惡荷。賂英瑞以離其交。乃擢羅窩亞爲帥。大營海陸軍。始加尖。刃于槍端。親帥精卒十三萬伐荷。拔二十五城。又陷四州。海軍躡蹂其沿海地。時荷蘭王威廉有英名。其將雷的蘭亦能軍。班日援之。皆大敗。荷割法朗剛的地請和。已而威廉敗瑞典兵。率日班大舉來伐。分諸道應之。皆大破之。進取日數城。已而海軍大敗荷師。斬雷的蘭。再伐而大捷。分拔班十四城。于是荷班日皆求和。既而戮新教數十萬人。英日瑞荷聯師問罪。其孫腓立第四爲班迎立。與日耳曼各國大戰累年。雖一見敗于英。稍挫霸威。而腓立終奄有西班牙。無牛嶺之阻。歐土諸大國君主。皆日事兵爭。有類戰國。而路易十四盡收侯權。無內顧憂。在位既久。熟于事勢。故成功。尤著哉。

路易十四大

路易十四不能稱帝之原因

朕即國家

路易十四之文治

在位七十二

路易十四似漢武

吾遊路易十四遺宮。既縱覽其像設。飽觀其遺跡。法人誇以爲冠大地者也。路易十四之王也。歐土近世千年中在位之久。王權之尊。兵威之雄。奢肆驕淫之迹。自稱大王。英武之概。誠無其比也。但是時瑞典霸于北。西班牙霸于南。威廉挾荷英而兼王于海日耳曼。則向爲大帝國。路易十四雖武凌四溢。吞并紛紜。晚且能以子王班。然終爲霸而不能爲帝。則處列國之勢。動皆以聯軍相抗。路易十四無如之何。有時亦俛首受盟。與我聖祖同時。與高廟行同術。與漢武之雄武。奢麗同欲。而地位遠不能齊。比肩多主。究非大一統之帝。而侈然自以爲天日照臨。惟已朕即國家。豈不謬哉。然勤于政事。雄于用兵。明于用人。名相則有瑪撒蘭。盧窩亞。計臣則有古爾比爾。名將如林。獎文學。開學校。設圖書館。鼓厲音樂。圖書。百科之學。創道上。馬車。然街燈。戢盜賊。兵威。摺服。拓地。四陲。宮館壯麗。聲色懽娛。威儀嚴整。在位七十二年。晚悔兵禍。無一不有漢武之意氣焉。眞英主哉。路易十四自五齡即位。在順治元年之前二歲。一六六一年也。其親政當康熙元年前二歲。在位七十二。殂于西千七百十五年。當康熙五十六年也。其御宇與聖祖同極久長。又全同其時。但與聖祖之仁聖異耳。其於高廟則近之。然路易之

路易十四王
權尊大之原

當時法國王
權獨盛之原

王權尊大，蓋亦非路易能爲之。蓋自查理第七勝英，復國以來，路易十一、二、查理第八、九、顯理第二、三世有英主抑諸侯而收王權者，積二百年，至黎塞留而大成。又藉十字軍輸東方，文明大燬，既出城壘，難守，故能削平強侯，而王權復尊。蓋天時人事兼之，非細故也。其王權獨尊于法，而不出于他國者，日耳曼國雖最大，而教皇久扼其權，選侯久柄其政，王位空虛如奕棋，而新舊教之爭乘之。日耳曼且因此而分裂，豈惟不帝侯國，且因此並立，以至于今。于以養成法國之雄，則以日耳曼帝與教皇同國故也。西班牙亦嘗霸矣，其至桀頡者，則兼帝日耳曼令其時無新舊教之爭，則沙立曼第五復爲大沙立曼，以一統可也，而無如適逢教爭內訌，不得逞其雄心。其他則或地僻不能爭，中原或國小無霸基，惟法則立國之遠，與日耳曼並起分據歐東土地，既大又不與教皇同國，而無所掣肘，故專心致志，世以削侯爲事，果能竟其大功，而王權大收矣。既有王權，以指麾大國，近與破碎支離之日耳曼爭遠，與僻小之荷戰，自必有勛，苟能大治海軍，以勝英班，必成霸業。以法所積之厚，所丁之時，自必有長壽，英姿之路，易十四出于其間，萬人爲雌，以成其雄，非偶然也。列國並立之際，英霸驕奢淫佚如此，亦歐洲霸

高廟實結大
地一統皇帝
之局

路易乃結歐
洲列國霸主
之局

爭之結局哉。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後此時局移變，不可得矣。故高廟在位六十年，復爲太上九旬天子。古六帝四代曾孫，予一人十全老人之武功，福壽盛隆，盡結大地一統。皇帝之局而非突厥印度諸帝所能望者也。後此無有矣。路易福壽之隆，長亦結歐洲列國霸主之局而非他國所可望。蓋皆積數千年之文明爭戰而僅遇得之者。故路易十四之遺跡故宮亦大地之瓌偉巨物，可以感慨者夫。

何以謂路易結歐土霸主之局耶？凡物極則反，滿則傾，消息盈虛循環相尋，天之道也。歐洲之地形既海島交午，其治體復君師錯雜，即無有能統一而成秦皇者，則威武奢淫君權至于路易無以加矣。夫凡列國並立，則君不極尊，民不甚卑。何者？以得罪則有鄰國可逃，仕者則有異國可從，與一統之國民無可逃，鄰無可仕者異也。君處列國之世，既不能獨尊而路易乘累世之威，乃行獨尊之權，此必不能久，亦必不能行也。有其才以持世，僅能護持其生前而必決裂于其身後。秦政是矣。革命之事，陳涉最先而共和不成者，則以中國僅一帝制，無十萬貴族之暴壓，故平等之說不能出也。中國地大無主，則羣雄爭亂，異于法小可以巴黎而控全國也。中國民之受害不甚，故民主之義

法國革命之
原因
中國事勢之
與法異

英之革命不
根於學理而
因於事勢

革命共和獨
出於法之故

亦不大光。故雖大革命而君主如故也。若法國貴族十萬壓民。既甚大。曾產業占國民
三分之。二此皆中國所無者也。壓力既甚。則抗力因之而生。又有異國。可容以大發之。
故福祿特爾攻教盧騷攻君之說。大昌洋以轉移國民焉。能攻教者。則承路德之後。舊
教壓力已除。能攻君者。則承倍根笛卡兒之後。哲學漸昌。經此孕育而後。誕生焉。故革
命民權之事。不能在西十六紀以前而生。于西十七紀也。英克林威爾非不革命。未幾
而于權旋復。則以英之大變。不根于學理。而因于事勢。與中國同也。英民權之永定。王
權之永削。實在彼西千八百三十二年。亦承法餘波所鼓動也。革命共和之事。不始于
他國。而必出于法者。以歐洲各國侯權甚大。羣侯並強。民能小動。其一。二不能全動之
也。惟法國削侯權。奪侯土久矣。自路易十四後。百餘年。諸侯未聞有稱兵作亂者。皆奔
走後宮。以希王寵。其小侯食邑不滿千戶。幾致飢寒。故爾時。惟一王獨尊耳。巴黎亂
民。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圍王宮。撤衛兵。而遷王于市。王權一失。諸侯無力以救之。只
有遁逃。故羅伯卑爾等得恣行焉。假令法不盡收侯權。強侯四布。則一有內亂。反兵
定之。至易。故革命共和。所以獨出于法者。即緣法盡收侯權之故也。及革事已成。拿破

削侯權却生
民變

春秋三世之
義

時之爲義

法國革命實
由事勢相迫

命以民權之公理布于歐洲欲收人心以得其地也不意根萌日深故始則日意諸小國爲民所迫而變奧普國大君尊猶未及也及法第三次革命全歐幾動民心全易而奧普從之故革命共和之不起于奧普者即以強侯猶多故也今俄民變數十年矣所以未成以俄公爵尙多而強故也凡物之患常出于所備之外法累世英君哲相專志于削侯權而不知民變即從此而生猶宋藝祖專削藩權而狄禍由此而盛得失相尋陰陽互根故君子不可不知陰陽消息之盈虛也然民權共和公理也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孔子之爲春秋張三世也于據亂世去大夫于升平世去諸侯于太平世貶天子詩主文王撥亂存君主也書稱堯舜升平明民主也易曰見羣龍無首天下治也太平也孔子立義廣大但未至其時而妄行之則不可也君主民主之法度譬猶方葯也方葯當對其病治法當視其時中國未至其時而或者妄欲師法是大謬也近人以民權革命共和之事始于法多美法人豈知侯權既削而貴族尙壓大僧占產又承哲學開明之後事勢迫人致然非法人之獨能卓立慍悍而取民權也是故孟子貴于論其世也

路易十五

路易十六

拿破崙之稱帝

拿破崙之敗亡

拿破崙之民法

歐洲起布衣為帝愷撒後一人

路易十八

路易十四老壽。殂時子孫皆逝。曾孫路易十五嗣。頗闇庸。然在位五十九年。以西千七百七十四年卒。父子相繼。在位久長。甚似吾康熙乾隆兩朝。亦復同時。故君權益振。子路易十六本仁柔。乃以開議院而受禍。

當乾隆四十八年。為法革命改共和之歲。西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九年。拿破崙由總統為帝。

幾一歐土。十年而為八國聯軍所擒。流之聖厄理那島。俄之敗。戰死十萬二五千。凍死

十三萬二千。俘十九萬三千。還者四萬二千。自起裨將為帝至囚廢。凡二十年。行荒島

六年。射獵自適。後為英鎮將黑遊牢凌侮。病不服藥而死。為嘉慶十六年。西千八百二十一年五十

二歲矣。後二十年。國人思其功。迎櫬而還。國王腓立第一。率官民臨葬。至者凡百餘萬

人。有嗚咽者。則忘其殺戮之禍。而思其赫赫之霸功矣。拿破崙之善治兵。人所共知。吾觀

巴黎博物院圖書館。冠絕萬國。所制定民法。至今行之。有能發明藝術器械者。獎之。文

治之美。可為後法。與老學士辯論入微。其聰明文思。尤為難之。且歐洲無起布衣為帝

者。蓋愷撒後一人而已。

拿破崙敗後。各國立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為王。貴族大僧咸歸。惟思恢故產。復王

罇禮第十五

三日革命

路易腓立號
曰民王

四海兄弟會

第二革命

拿破崙第三

拿破崙第三
之狡詐被擒於普死
者七十餘萬

權。七年而卒。無可稱者。其弟罇禮第十五。益欲張君權。民不服。乃征非洲之阿爾及耳。以洩之。西千八百三十年三月。王乃令散議員。改選法。禁不得自由刻書。巴黎人譁。仆王旗。王命討之。遂與王戰。三日。闖王宮。王奔蘇格蘭。六年乃卒。號曰三日革命。議院迎公爵路易腓立。號曰民之王。明非國王也。再擊阿爾及耳。用兵十餘年。乃擒其酋。嘗入君士但丁。終不克。後大破摩洛哥。時多水旱。民飢困。政黨乃欲行大改革。舊制人死財沒入官。否則歸寺院。至是改之。乃廢世襲。平女權。立四海兄弟會。平財產。去政府。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宰相禁民集會。出兵伍以彈壓之。巴黎府民夜呼。結柵鳴鐘。得數萬人。遂迫王宮。王出奔。亂黨橫行。毀名勝爲瓦礫。死人無數。又復見大革命之亂矣。此二革命起于禁妄。出書禁聚會。一夫夜呼。國王出走。蓋巴黎民權之風。積久已成。一觸即發。而法之君相。尙欲妄行威權。亦太不智夫。

於是拿破崙第三被舉爲總統。始誓行共和政。既得大權。三年。盡擒名士議員千人下獄。陳兵五十萬。迫國人奉爲帝。嘗助薩諦尼攻奧。既而背薩而與奧和。得二郡地。卒以驕大敗于普。西八百七十年被擒。死者七十餘萬。拿破崙第三狡黠多才術。其於內治。

國內無主
巴黎大亂

修堤防道路。定恤貧民新法。置工業學積貯銀行。亦有足取者。但以權術自民主爲帝。凡奸雄之人。抑可推矣。

國既無主。巴黎亂民大亂十五日。宮館寺署皆焚。死者四萬。殺者一萬八千。又幾再見大革命之禍。蓋巴黎誤信自由已深。動行叛亂。八十二年間。大變數四。君主民主。舉棋不定。即立憲法。改變亦已十次。其民死亡離散無數。爲大地古今所未有。立參亞爲總統。至今七易。雖王黨未盡。至今垂三十餘年。政體少定。兵革不事。民保其生。以法革命之事。所關最大。故詳論述之以爲鑒焉。

法之封建實
同部落

統觀法事。千餘年來。名雖易數朝。實自大革命前。只有侯封之內爭。而無易朝之大亂。巴黎雖頻被兵。自普大勝法以前。只有英陷北境之大禍。而未嘗有亡國之奇慘。所以能爾者。則衆侯之力爲之也。然諸侯內亂之禍亦慘矣。一旦芟夷貴族。而王室亦倒。可以觀事變哉。然法封建之始。實同部落。甲盧萬之朝。惟沙立曼父子雄飛一統。其餘人主。皆閭亂無足稱。蓋自十字軍未興以前。法僅傳北狄之舊俗。日事兵戎。僅如吾匈奴突厥蒙古。無足道焉。日耳曼尙兼王羅馬時。輸羅馬之文明法律以入其國。法並羅馬

明初中國之
文明視法何
如

憲法十變政
黨七派

法文在歐幾
爲正文

之文明亦無得焉。加頒的初立百年。權在諸侯。只有保守。後二百年。爲十字軍之世。晚
季數十年。爲羅馬之爭。至後加頒的初代。則與英爲百年之爭。蓋自明成化以前之法
國內。則侯爭城堡。人民土沙外。則與班英日戰。暴骨如莽。夷狄之政。野蠻之行。無足比
數焉。即觀其十四五紀以前之器物。蓋亦絕不精巧。不過山顛之城堡。堅奇城市之寺
廟。突兀而已。覽其圖繪。及巴黎舊跡。猶可見也。若我則三代漢唐宋至明。爛絢之極。已
歸平淡。以吾明初中國之文明視法。何如哉。查理第七復國後。賢哲之君六七作。既抑
侯服。而振王權。上自十字軍。輸我之文明。中自爭羅馬。奈波里。受羅馬之法度。近自哥
倫布。後日事拓地。殖民。受五洲之聞見。而後學校漸啓。製作漸精。入國朝。來路易十四
乃豐亨裕大。始爲郡縣。收各國之精奇。而哲學漸發明。於乾隆之世。即機器之創造。亦
在道光七年。以一日之長。遂以教案。輒滅安南。而凌吾國。然是囂然之民。蕞爾之國。政
黨繁亂。民俗驕淫。以言其法治。無足觀。憲法十變。而搖搖不定。政黨七派。而互軋無權。
以言其文明。則猶十齡之學童。而誇于儒林文人前也。以在近世。收王權最早。霸歐洲
最早。故巴黎有裏倫街。及路易宮苑。頗爲壯偉。而法文字亦大行於歐。幾爲正文耳。然

始英法交通之

法大亂在開
議院時制未
善

助美自立之
拉飛咽誤以
美國平等之
治法國致

非。所。論。於。數。千。年。文。明。之。中。國。也。今。學。者。無。中。外。之。學。不。考。其。本。來。徒。觀。其。外。蹟。及。震。其。百。年。之。霸。而。畏。之。媚。之。何。其。愚。哉。

法與英對海立國。僅八十英里。燈火壁壘相望。寇讐婚媾累爭。將千年。然威廉第一未王英以前。法英未有交通之事。有謂西十紀時甲盧萬末王路易第四迎立於英。英王以兵助攻亂。爲英法交通之始。然出於或說。蓋當時實無史文。英固七土司交爭。蠻野之至。即法與壤對。不知開闢。不事交通。其交通之具未備。其文治未啓。然則在南宋初時。法之爲法。文野程度固可推矣。

四 法國大革命記

法之召大亂也。以初開議院之制未善也。當時民黨領袖人望最高者。莫如伯爵米拉名士伯利名將侯爵拉飛咽。其宗旨不過欲改專制而行立憲耳。乃心王室而擁護之。忠忱固甚盛。拉飛咽以助美自立。仗劍成功。吾遊美華盛頓故宅。觀其遺像。英姿颯爽。未嘗不起敬。其高義也。然能成大功於助美。而反貽大禍於祖國之法。則以診病未審。方藥誤發也。其方藥之誤。何也。則拉飛咽以美國政治之平等。致治有效。欲以美國之

政施之法國而不審國勢地形之迥異於是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亂也是猶醫者治病不審表裏虛實而以驗方施之其病在實在表者而效則病在裏在虛者必反而不效矣夫苟但執驗方而可以治病不待審夫病者之老幼強弱表裏虛實則天下執一驗方新編人人可以爲名醫矣有是理乎醫一身既無是理况診一國之病得其表裏虛實其理尤難而謂可妄執他國之驗方以望瘳己國之痼疾其可行哉悲夫以拉飛咽之忠勇下愛同胞上忠君國一誤發身親經驗之美國藥方遂以大毒法國且自毒其身也以拉飛咽之忠勇至誠立功經驗天下十也少有不慎禍毒若是况無拉飛咽之經驗而忠誠不及拉飛咽者乎且夫拉飛咽所持美國之驗方實天下公理之至也其要旨曰人權平等也主權在民也普通選舉也此至公至平之理聖者無以易之實大同世之極則也然孔子早明太平世之法而必先以據亂世升平世乃能致之苟未至其時實難躡等拉飛咽不審先後緩急之宜見義勇爲遽發權理案乃以暴斃焉吁其可傷也以普通選舉故當時法二十五歲男子僅五百萬而選舉人已四百二十九萬餘人凡鄉市之吏任參議參政之職者多不能讀法令以此愚氓任官安得不

法國大亂之
原因

參議參政之
人多不能讀
法令

三十人有一
官吏官吏多
不識字

恐怖時代

民權不得當
之害

亂。昔者地方各有自治權，與巴黎不相屬。乃改州縣分全國爲八十三州，三百七十四縣。而市鄉官衙置四萬七千餘，雖百千人小鄉，亦設理事官五人治之。故全國之民，三十人必有一官吏，而官吏多不識字，豈獨不知治，獷悍橫行無所不至。議員與官吏，如此故釀成大亂也。夫立法之學至深且遠，以今日美國之久安長治，而法吏刑官皆舉於民，多議其不能稱職，不若英國。況於法國初變之時，人才尤乏乎！以其舉於民黨，故悍鷲之人，若羅伯卑爾馬喇段敦埃卑爾易伯爾諸人，皆以屠伯之性充法吏，故妄行殺戮，慘無天日。始以除王黨，繼以除異己，不擇善類，不論民黨，互相爭權，流血徧地，斷頭臺上，無能免者。首創變法，倡始革命，諸功人莫不戮屠，無遺種。以是釀成恐怖之世也。夫議院之有上下，以互相制也。田間少年勇悍之人，與貴位老成謹重之識相劑而調之，乃底中而得中適宜。今以主權在民，只有衆議院，而無上議院，民權既盛，慄悍持權，動輒屠誅，人皆不保。故賢士大夫不逃，則戮即在。民獻之夫良善，皆誅而惟悍敢狡鷲之人，可以在位。故挾其獷悍之黨，日以流血爲事，無復義理之可言。其兇橫有過于無道之秦政，隋煬萬萬倍者，以是諸因民權之害，遂如洪水決隄，浩浩蕩蕩，懷山襄

拉飛咽不免
於死

陵大浸稽天無所不溺亦若猛獸出柙無所不噬此則喇飛咽誤師美國之毒也夫萬法之對於人羣無得失是非惟其適宜譬猶藥之補瀉亦無得失是非惟其對病苟不對病則服人復一斤者亦可發熱而死且藥必加製煉乃可用也不製之藥反可生病民權固爲公理然不知製之乃以不教之民妄用之此則誤服人葠十數斤誤飲補酒百石只自速其死而已況于服砒霜飲烏頭而又無分兩之度限乎死矣死矣無可救矣法人既入於恐怖而拉飛咽部下皆入嫌疑刑之戮痛哉自作孽不可活之忠勇拉飛咽也

自由毒

巴黎市會擁
盜國權驅除
異己

法未革命之始先已毀教殺僧民無教義禮法以服從其心綱紀蕩然如猛獸假于自由以恣兇橫無君無師無教無學無禮無義賊民興喪無日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乎觀法大革命七年中而恍然也自巴士的獄破衛軍撤去以一身爲民擁遷于巴黎自是白龍魚服喘息需沙螻蟻噬之矣至是巴黎市會擁盜國權以法衛刀鋸驅餘異己米拉伯雖欲解散民會仍擁王室路易十六君后亦肯降心相從后則約會于公園以釋嫌言好君則訂予俸還債以簡在爰立然新舊兩相之黨交擠之米拉卒不能執政以

米拉伯齋恨
以死

破壞猶縱火

行其君主立憲之策而齋恨以死。拉飛咽以督護國之大軍。稍資擁護。苟延日夕。然始則失意于后妃。應得巴黎市長。而失之于革黨伯書。終則民黨漲大。誅戮獷悍。人心全變。反以拉飛咽擁護王室爲非大功。宿望因此頓失。乃反軍而討之力。已不逮進退失據。卒爲降虜。流離英倫而死。嗟夫。以二子之才望忠誠。志在立憲以安君國。豈有比哉。然行之無序。遂以毒亂法國。中欲轉移。則能發而不能收。夫破壞猶縱火也。不戢將自焚也。縱火之始。所焚者僅欲在此。而大風忽乘之。則將倒焚無能自主。且以自斃焉。此豈米拉喇飛咽所預料哉。嗟夫。忠義人望。若二子者。亦可鑒也夫。

西千七百九十一年四月。米拉死。王孤立。亂民中無所恃。六月。乃走依布意爾侯。爲亂民截還。出走凡五日。民黨決廢之。幸拉飛咽以護國軍彈壓之。封雅各伯社王室少安。君主立憲之機。賴此一綫。然捕亂民而法院畏不敢問。乃釋之。亂民無所憚。于是復熾。當王出奔時。搜得王之私書。多非難民會之語。用是藉口。至十月。再開議院。不許用舊員。于是被舉者。民黨悍猛之人。充斥其間。而貴族王黨。鮮敢舉者。其有一二中立之人。皆畏懦不敢與民黨爭。于是平野黨山岳黨出。而大革命大恐怖之期至矣。拉飛咽以

再開議院

拉飛咽欲以

君主立憲定

及倫的黨羅
蘭夫婦及伯
書

山岳黨

羅伯卑爾及
段敦馬喇

馬喇變法之
政見

一木支大厦欲以君主立憲定國以中流人士執政如捧土以塞孟津無所濟矣。平野黨者及倫的黨也。羅蘭夫婦及伯書主之。此黨多福祿特爾門人。講哲學主無神者。人才最多。

山岳黨者。雅各伯黨哥爾得爾黨爲之。皆下流人士。而羅伯卑爾段敦馬喇諸屠伯主之。以主權在民爲義。昔者北勒達尾州議員會于雅各伯寺。因以爲黨名。漸徧全國。陷巴士的獄。魯國王。皆是黨之議也。馬喇自蘇格蘭習醫。後歸爲新聞記者。巴黎人心爲之大變。其言動曰。非盡殺貴族。二十八萬人不能變法。

段敦猛厲。年三十爲政社總理。羅伯卑爾。出路易大學。雄辨而通哲學。實爲革命之主。是時州郡已變畫地之制。皆聽命于巴黎。于是巴黎市會實執國權。拉飛咽既失市長。而革黨伯書得之。於是段敦羅伯卑爾馬喇皆爲市會議員。而斷頭臺上之機。人人無能免者。王侯。螻蟻。蘭艾同焚。爲古今未有之慘焉。

當路易十六之被幽也。求揀於列國。法諸貴族擬立王弟康對公於哥不倫德。亦求救於列國。歐土諸王。多法王宗戚。又慮革命之風潮。波于己國。于是咸止國爭。而助法王。

列國聯軍之干涉

立新政府與聯軍聯戰

聯軍大疫

革黨之不亡法乃天幸

路易之專恃外援

路易之失計

奧普俄班及瑞典撒丁。與日耳曼選侯之大國。咸同盟謀法事。自是列國聯軍七聯七解。凡二十四年死人四百餘萬。皆爲法也。法革黨欲播民主義于全歐。路易十六度民黨必敗。亦謬爲決戰。王政黨欲拉飛咽得兵權。亦主戰。于是改新政府。增新兵九萬。與舊兵合十五萬。奧普同盟軍十三萬。直開戰矣。是時法既大亂。各郡邑不聽巴黎之令。各自募兵。爭亂。類于無政府。舊伍皆逃。僅餘五萬。新募卒。未經訓練。隊伍皆無閱歷。法紀甚亂。而奧軍新破突厥。實爲百戰精練之師。於是諸將皆無戰意。紛紛棄歸。幸奧將持重太甚。與普王不協。然亦長駟而入。與巴黎僅隔大林。惜不敢穿林。普王自挑戰而敗。適全軍大疫。死者四之一。於是撤軍。還蓋革黨之不亡。法者有天幸焉。非人力所能保守也。若聯軍無疫。則革黨覆而全法分矣。

路易既幽。諸將皆請幸其軍。而路易日夜冀援軍之入。皆謝之。亂民要其撤衛兵。又聽之。護國兵請以死衛王。皆謝之。專恃外援。民黨忿敵軍之入。以救王。乃由散而合。益思速弑王。以絕敵心。宜其死也。路易一誤於拒議會。再誤於撤衛兵。三誤於不用米拉伯。四誤於不倚拉飛咽。五誤於中廢及倫的黨。六誤於不聽諸將及護國兵而恃援軍於

是身死國亡爲天下戮笑矣。路易固仁厚能開議院聽民權者。而即以開議院聽民權死。施而不報。且以囚戮報德。民心之難與亦甚哉。雖有護國兵四千五百憲兵勤王家千餘人。瑞士親軍九百。然大勢全去。豈能救乎。即護國兵帥曼達。不被市會之給。亦無濟矣。至是也。拉飛咽尙負其宿望。乃欲以單騎責議院。則被攻爲變節。布告爲公敵。又不挾兵攻亂民。而身反爲降虜。何其愼耶。當王之將戮。而訊於議院也。從容慷慨。及倫的黨。至是流涕嗚咽。力爭其死。即羅伯卑爾馬喇之酷橫。亦不能仰視。拒敵統帥杜馬利耶。迴軍欲救王死。而遲不及。然拉飛咽與及倫的。造端于先。勢必難收于後。至是一則詰難民黨。一則流涕力爭。拉飛咽杜馬利耶。挾數十萬之兵。不早平亂黨。至是乃憤則人心已變。徒爲降虜。及倫的黨被誣。通敵助王全黨受戮。究何補乎。故謂縱火者能縱之而不能收之。除互殺至盡。如鵝鶉之鬪。然無他途也。法之故事。可以鑒矣。路易之死也。道絕行人。市廛閉業。婦女寺僧。多憤死者。一書賈發狂。一理髮者自盡。人民多以巾拭王血爲紀念。則遺愛已深。非衆怒而衆殺者矣。

路易之上斷
頭臺

西千九百九十三年八月既殺囚王之後。九月二十一日。開共和議院。則亂經三年。王

政絕而民政始矣。于是各黨議員。皆從事革命之入。而主民政者。雅各伯黨號稱山岳黨。僅卅餘人。擁巴黎市會之亂民爲主。而最橫酷者也。羅伯卑爾段敦馬喇爲之魁。及倫的黨人才最多。兼有政府之權。伯書羅蘭路伯等主之。惡亂民之橫酷。而思保守焉。其中立之黨。則各郡縣選出之議員也。人數尤多。亦附之。皆深惡巴黎市會山岳黨之酷虐無道。思有以制之。然當大亂世。尤橫暴者。必銳敏。必得一時之勝。其稍有人心。稍顧公理者。必瞻顧而近于懦弱。則必敗。故二黨皆終歸于齏粉。而山岳黨得全勝也。然以火濟火。亦同歸于盡而已。當開議院之日。兩黨即互攻。皆互以勤王相誣。及倫的黨路伯欲調兵守議院。及易市會議員。本黨衆情瞻望。不盡贊成。僅設十二委員。以控巴黎市會。乃執馬拉付之法司。而法司皆山岳黨人。釋之。于是山岳黨人益恣肆自喜。知及倫的黨之無能爲矣。夫及倫的黨。當有議院多數。內閣大權之時。又爲全國郡縣所歸心。其視山岳黨。人僅數十。僅有議院小數之權。若如路伯之議去之。易矣。而不乘勢同心。以力去山岳。則兩雄之爭。必有一敗。少敗則必不自保。事勢之常也。然而及倫的黨。必不能以力去山岳也。蓋其黨人多名士。學人。研哲理。知公義。行事賦刑。皆審輕。

及倫的黨之
因循

山岳黨盡捕
及倫的黨人
下獄

及倫的黨名
士之慘死

重。即。其。敢。于。革。命。亦。由。于。憐。小。民。之。壓。制。而。捨。身。拯。之。蓋。本。于。不。忍。人。之。心。而。非。以。殘。忍。流。血。行。恐。怖。法。以。攬。權。位。爲。志。願。者。也。夫。當。兩。爭。之。地。有。此。不。忍。之。心。則。必。不。能。妄。殺。人。既。不。能。殺。人。而。不。禁。人。不。殺。已。則。必。爲。忍。人。所。殺。矣。于。時。大。亂。之。餘。飢。民。無。所。得。食。相。率。從。亂。山。岳。黨。欲。勒。富。民。重。捐。凡。三。百。四。十。兆。以。濟。之。及。倫。的。黨。事。洩。十二。委。員。會。捕。易。伯。爾。囚。之。山。岳。黨。令。亂。民。圍。議。院。而。請。釋。易。伯。爾。擗。議。長。及。倫。的。黨。伊。斯。那。爾。于。壇。下。散。十二。委。員。會。中。經。兩。日。之。暇。及。倫。的。黨。尙。不。同。心。協。謀。以。兵。力。去。山。岳。黨。集。議。紛。歧。乃。揖。讓。而。請。退。會。惟。于。釋。易。伯。爾。之。事。尙。爲。力。爭。于。是。慄。慄。之。山。岳。黨。人。夜。擁。巴。黎。二。十。八。區。之。市。民。部。署。民。兵。八。萬。大。砲。百。六。十。以。襲。議。院。盡。捕。及。倫。的。黨。人。下。獄。其。伯。書。路。伯。等。逃。匿。皆。被。追。搜。而。囚。焉。于。是。全。黨。名。士。皆。上。斷。頭。臺。自。殺。巴。爾。德。至。伯。爾。及。奧。二。十。一。名。士。僅。費。時。三。十。分。巴。黎。市。長。伯。利。首。創。革。命。與。法。王。弟。荷。爾。良。公。及。羅。蘭。夫。婦。同。時。並。戮。平。野。黨。議。員。七。十。一。人。爭。之。亦。死。焉。葬。之。路。易。墳。旁。吾。輿。過。而。見。之。豈。意。革。命。諸。名。士。即。從。葬。于。弑。王。之。旁。哉。

是時法國革命之志士才英民望一朝盡矣全法之八十六州皆歸心及倫的黨者也皆

哀民望。而憤山岳之無道。同興問罪之師。是時勤王黨率聯邦大軍。橫壓法境。其于滅巴黎之山岳黨。亦至易矣。然與勤王黨宗旨不同。諸州主者。亦復意識紛歧。軍事散漫。卒至敗績散去。于是法革命正黨及倫的。終而法之恐怖時代。出大亂綿於八十餘年。流血至于數千萬人。不亡國幾希。誰生厲階。慘禍若是。吾不爲羅伯卑爾段敦馬拉易伯爾埃卑爾等諸酷毒民賊。責而深責及倫的黨諸志士也。今夫奕全小數。也能奕者。不預知六七着。不能圖勝也。即僅知三四着。可謂深遠矣。然下棋立敗。何況國政之深。與民變之奇幻。其狀之深遠繁奧。有預算千萬着。而不能盡其害者。今以中國數千年治亂興衰之多。故其事變得失。至易鑑矣。既聚古今萬億聖哲以策之。而防于此者。失于彼所患。猶日出于意外。况大革命之事。古今所鮮。經常道所未由。即諸志士當開議院。抗王命之時。亦未嘗逆計夫大革命之全同。當革時之變狀。若何。既革後之變狀。若何。變若何來。若何因應之。且雖有智者欲逆計之。而事變之來。如風吹火焚。實不能料。則預爲因應之法。亦無所施也。夫以事變之奇幻。欲逆計因應而不得。而及倫的黨在當時。實見寸行寸而爲之。非有能預計將來者。譬猶庸醫未識病症。而敢妄用砒霜之。

及倫的黨之
熱心救國

毒藥大黃之瀉劑其不毒殺人者幸耳夫以及倫的黨諸志士其學術多出於福祿特爾以救民水火爲心能捨身破家以當大難以成其廻天蕩地之大業欲革命則革命矣而革命之後坐視兇殘無術阻之遂以全黨投於灰燼而不能少救恐怖之禍身既不保生民塗炭法幾危瀕亡者數十年則非及倫的黨諸人所及料也當及倫的黨譁唱革命之時若預知後禍之恐怖流血甚於洪水同事之兇殘害民甚於猛獸吾度諸賢之必不敢高言革命也于何知之以山岳黨欲弑王欲加稅欲虐殺而及倫的黨皆爭之既不敵則全黨請退其正直光明之概仁愛慈惠之心蓋實爲救國民而來而非爲爭權勢而起若宗旨出於救民不能救而且吮而食之豈惟吮食之乃令徧地流血才哲賢美蘭艾同焚無一免者則雖尼羅之暴臣民第度之屠猶太亦無若法革命之大禍夫及倫的黨以不忍於法民壓制之苦而惡其君而欲去之豈忍于山岳黨恐怖之兇而肯從之夫以路易之仁柔比之山岳黨之兇殘孰得失焉以法國君主專制之淫威比之民主羅伯卑爾專制之淫威孰爲得失焉夫以區區加富民稅之小害及倫的諸賢奪失民心舍全黨而爭之不肯從而謂恐怖狂戮賢哲同焚流血百二十九萬

流血百廿九
萬

革命慘禍及
倫的黨所不
及料

騎虎難下

禍垂八十餘年之彌天大惡及倫的諸賢忍爲之乎故諸人革命實出于不忍民之心而未。知。適。成。屠。民。賣。國。之。舉。也。諸。人。惡。山。岳。黨。之。兇。殘。寧。甘。退。會。讓。權。而。猶。不。忍。調。兵。捕。戮。而。謂。肯。忍。屠。殺。全。國。之。人。宰。割。賢。智。同。于。羊。豕。以。爭。權。勢。乎。

豈。知。當。大。任。臨。大。機。者。少。有。退。讓。禍。敗。隨。之。豈。非。所。謂。騎。虎。不。能。下。者。耶。當。猛。獸。對。大。敵。不。能。克。勝。反。爲。吞。噬。豈。非。所。謂。當。機。不。斷。反。受。亂。者。耶。然。鄉。曲。自。好。之。士。猶。不。忍。妄。戮。一。人。况。于。志。士。仁。人。乎。夫。凡。能。以。救。國。救。民。爲。志。者。必。具。有。不。忍。人。之。心。况。于。講。哲。學。談。公。理。至。以。博。愛。同。胞。令。人。人。得。自。由。平。等。者。乎。夫。博。愛。同。胞。救。舉。國。之。人。置。于。自。由。平。等。之。地。雖。千。歲。以。後。大。同。之。世。至。聖。大。仁。猶。難。言。之。苟。勿。遽。求。其。效。但。以。此。爲。志。便。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猶。不。肯。爲。之。概。堯。舜。猶。病。孔。佛。爲。難。即。亦。不。責。求。志。行。義。之。實。但。既。高。揭。博。愛。同。胞。之。號。則。仁。心。仁。聞。自。觸。于。不。忍。之。懷。來。已。不。能。如。梟。鷲。之。英。雄。殺。人。不。瞬。漠。然。不。關。其。心。蓋。凡。稍。言。公。理。者。必。有。仁。質。必。有。義。心。必。有。輕。重。之。裁。量。而。不。肯。襲。殺。無。辜。之。全。黨。宋。襄。之。不。擒。重。傷。建。文。之。寬。待。燕。棣。所。以。敗。也。魯。隱。之。不。殺。桓。公。陳。宮。之。不。殺。曹。操。曹。爽。之。不。殺。司。馬。懿。我。不。忍。彼。彼。將。忍。予。卒。反。噬。也。故。當。大。變。非。

常仁柔之君子必以猶豫不忍敗悍毒之奸雄必以兇忍捷疾勝此古今之故事也及倫的黨既藉亂民之兇以革王室矣既日與猛虎遊矣而欲佩玉鳴琚以止張牙舞爪以小惠大讓而當亂賊暴人其何異秣薪膏油以止大火之焚鑿孔決隄以捍洪濤之濫乎夫有救民不忍之心者必不能妄屠無辜既不能妄屠無辜必被反噬而失勢仁賢失勢則必屠伯世賊執政必至各爭權位而互相屠戮內相爭屠則必多疑而立嫌疑之獄以羅織無辜則必猜忌而惡才賢之人以剪除異己積之既久偪之既極于是人人但思自保不復顧有人理而非非常之殘殺隨之故同志同黨之必互殺恐怖流血之自然此非羅伯卑爾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也故夫人人以仁讓相處則安然可久矣人人以爭殺自保則慘息相對矣是故其始也立憲黨與發王黨爭相惡而相殺王黨敗矣無王黨之敵則立憲黨與革命黨爭相惡而相殺及憲政黨亦敗革命黨全勝矣則中和黨與悍激黨相惡而相殺中和黨敗矣悍激黨全勝矣則悍激黨中又有極悍與不甚悍之黨爭而相殺夫既悍無人理者則必擅權植勢則雖同黨同心同功同難亦必以爭權相忌而相殺前者既作後者隨之迭代更殺無有已時朝

革命之慘禍
事勢所必至

爭奪相殺之
患

流血數百萬
終歸專制

預於革命者
無一人免死

及倫的黨倡
革命之罪

法國大革命
不至亡國之
原因

權○暮○戰○附○葉○連○枝○飛○蜚○投○火○同○歸○燼○期○蘭○玉○碎○焚○流○血○橫○尸○億○萬○駢○除○獨○令○奸○雄○之○起○
挾○兵○力○而○坐○受○之○乃○掃○兇○殘○救○水○火○民○久○疫○于○大○難○得○蒙○煦○暉○咸○忘○前○事○而○樂○戴○依○則○
復○于○一○君○之○專○制○而○數○十○年○數○百○萬○之○流○血○何○爲○觀○于○法○革○命○乎○始○則○名○將○喇○飛○咽○杜○
馬○利○耶○之○仁○心○義○望○以○欲○行○憲○政○附○會○革○命○黨○而○卒○爲○革○黨○所○陷○死○中○則○及○倫○的○黨○羅○
蘭○伯○書○伯○利○數○十○人○首○創○革○命○至○于○成○功○而○卒○爲○山○岳○黨○所○襲○誅○死○終○則○山○岳○黨○中○段○
敦○易○伯○爾○埃○卑○爾○爲○羅○伯○卑○爾○所○殺○死○以○羅○伯○卑○爾○之○雄○卒○爲○黨○人○所○殺○而○凡○預○于○革○
命○之○役○無○仁○暴○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能○免○者○百○廿○九○萬○人○流○血○以○去○一○君○卒○無○所○成○只○
助○成○武○人○拿○破○命○爲○大○君○復○行○專○制○而○已○嚮○使○拿○破○命○第○一○少○戡○梟○雄○慎○保○祿○位○則○世○
君○法○國○至○今○不○改○可○也○然○則○百○廿○九○萬○人○何○所○爲○而○流○血○哉○追○源○禍○首○及○倫○的○黨○諸○志○
士○仁○人○不○慮○事○變○妄○倡○革○命○大○罪○滔○天○無○可○追○也○
且○法○國○大○革○命○之○不○亡○其○國○也○抑○幸○賴○羅○伯○卑○爾○馬○喇○諸○屠○伯○悍○賊○之○酷○毒○絕○無○人○理○
耳○當○聯○軍○之○入○討○也○苟○非○忍○心○盡○誅○勤○王○立○憲○黨○不○論○賢○智○忠○仁○而○皆○殺○之○則○聯○軍○功○
成○而○法○可○亡○當○大○亂○農○工○之○皆○絕○財○政○之○困○匱○亂○民○之○叫○囂○也○苟○非○忍○心○酷○毒○盡○奪○諸○

山岳黨之慘酷

寺領僧產盡奪諸貴族富室大商之物業則必不足以支國用而給民食則食貨絕而法可亡當勤王軍與全歐各國聯軍入法全法八十郡縣及拉枉德郡農民義軍之環攻革命軍也苟非忍酷毒駢十八歲至卅五歲之公民三十萬人人出戰不從者殺則法可亡盡誅豪富下及農工令舉國人皆無所措惟投足軍隊可救生命于是英猛之士咸樂從軍既有英猛壯士故可以靖內亂而抗外敵故法之不亡賴羅伯卑爾之妄殺以迫成強兵隊也乘聯軍之不和勤王軍與義民軍之不睦乃以極酷虐無道行其極酷虐無道之策四面完成故能自立此其間若稍存人理有一綫不忍之心則無以清內之異已無以充內之兵食無以聚內之猛士即無以拒外之強敵而法國必亡羅伯卑爾諸賊行其酷毒之極點故反得揚其革命除君主之討檄于全歐此如秦政隋煬之必有所成張獻忠李自成之必有所立彼固不雜不蕪故能堅成一體但飄風暴雨必不能久沸湯烈火旋即熄滅既背人道豈能有成破壞既盡一切空虛真如佛所謂大劫焉少即滅亡徒爲他人作驅除難耳是其究竟者也而生際其時居於其國者人民何罪蒙此慘劇耗矣哀哉則及倫的黨與米拉拉飛咽杜馬利耶諸賢貽之禍也

革命之究竟

我國倡革命
之非

我國革命非
盡殺四萬萬
人不止

然則謂諸賢操刀以殺此才智無辜之百廿九萬人當亦諸賢所爲法受過也吾國久廢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與法之十萬貴族壓制平民事既不類倡革命言壓制者已類于無病而學呻矣好名之人一唱百和無賴之徒因勢謀利非有深知得失出于不忍而救民水火者也當平世羣居爭錙銖之利相怨相攻甚且造謠相殺蓋無所不至矣上海相傳至有無三人之黨無十日之交蓋僅空唱革命之談全未有分毫之事實而惡薄已如是之甚也羅伯卑爾馬喇段敦已觸目接踵矣奚待革命之成而恐怖之期必至矣但法國革命之時全歐機汽未行故革命之徒得駟市民以當列國今則兵艦砲隊皆經百練迥異法時我又爲黃種之獨國白人紛紛虎視逐逐莫妙于假定亂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實恐吾國革命之徒雖酷毒至于極點人理可以絕無比羅伯馬拉而倍蓰之然必不能駟市民而當諸白之強敵也然則豈止流血百廿九萬哉不盡殺四萬萬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爲白人之奴隸馬牛而已無論其不應革命及革命不成即使果成此則吾國革命後之效果矣然則闕闕言革何哉論者或謂革命可也惜無人才假得真人義熱實心以救國救民爲事者則可矣惜吾國民智未開人

以仁賢之人
倡革命則亡
國愈速

格未至也。以吾謂無真人而假託革命。謬談自由。其爲不可不待言也。假令吾國民智大開。人格皆至。才哲如林。義熱實心救國之人。無數以言革命。則其禍酷必更烈。而亡中國愈速焉。吾國所謂民智人格義熱實心救國救民者。能得及倫的黨諸賢。于願不已足乎。及倫的黨諸賢。皆大哲福祿特爾之徒。一國之才秀。人望歸之。故其敗也。八十六州。皆爲興義師。以爲復仇討罪。然益以增流血百廿九萬人之數。助成魚爛鼎沸。而岌岌幾亡而已。若果如此類之仁愈賢多。則其愛心未除。而必不能盡行無道之事。優柔不斷。駢策不前。夫經革命之後。全國散漫。控御無方。內亂並起。而外侮乘之。中國之亡益速耳。蓋行歧道者。不至踏兩船者。必溺。反不如羅伯卑爾等無道已極。尙能專制保國也。今僞慕革命者。心儀自由。畏稱專制。浮慕共和。謬事開議。雖操一舟。不可行治一家。不可舉而欲革一國之命。不其遠乎。手搖覆屋之大機。從容退讓。以鳴和而授羣賊以大柄。羣賊乃縱火燎原。同歸于盡。是誰之過歟。不深觀數着之棋。而妄奕。猶不可也。無知小兒弄兵。戲火自殺。自焚而已。而吾觀今談革命之人。非無至誠義熱救國爲心者。亦頗有文學之士。不察知中外。從其扇動者。皆因目擊國弱。積憤牝朝。無所

吾國事勢非
法比

山岳黨之內
訖

山岳黨裂爲
三黨

發紆。鬱極生變。蓋中國甫當開關。未經閱歷。盲者試步。非有真知。人云亦云。蓋憂國至極。以爲舍此無由。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其憂國之心。亦可原矣。然諸至誠義熟之人。其才賢義憤。能比及倫的黨諸彥乎。吾國事勢。其比於法乎。才賢果能比於及倫的黨。吾國果類於法國。其事效亦如法而止。然已流血百廿九萬人。貽禍八十餘年矣。況以吾國比於法之。不倫不類。而諸白強國之環。何耿耿乎。果能爲及倫的黨之賢而愛國也。其惡中國之壽而從之云爾。

及倫的黨既殲盡。議院權亦失。於是兇悍之山岳黨。握法國全權。無敢少睨視者。而以爭權勢來者。外爭既盡。內訖即起矣。

山岳黨魁羅伯卑爾馬拉段敦。於是裂而爲三黨。又相競焉。馬拉者。市民黨。先爲及倫的黨。俠女哥爾底所刺。而其黨人埃卑爾旭墨及易伯爾代爲之魁。仍擁亂民。而據巴黎市廳爲樞要。於山岳黨中最殘暴者也。凡破壞一切。皆其黨所爲也。

段敦者。哥爾德爾社之主盟。稍平和。嘗惡同黨之暴。而與及倫的黨結。爲司法卿。有內閣之權。

國安委員會

羅伯卑爾久據雅各伯黨爲魁。尤梟鷲。自馬拉死後。負其資望。欲專制全法。而徐圖爲王。而與己並名者。惟有段敦。則尤忌之。既有安利訶八萬護國兵爲爪牙。乃立國安委員會。掌全國權。在議會之上。使其幕僚十二人。桑非古敦總委員會。掌政權。兼收海陸軍。又令哥羅德爾波亞入市廳。以分馬拉黨之權。以都馬掌革命法院。又收地方自治權。乃造計搆段敦與埃卑爾交惡。而助段敦以殺市廳黨。三月二十日。自埃卑爾旭墨諸渠。及無政府黨魁五十人。皆戮之。四月五日。遂誣段敦通王黨。而阻革命。以兵脅議員。皆畏之。而畫諾。市民皆譁然。終執而殺之。並戮其黨人。散其哥爾德爾社。羅伯卑爾既剪除異己之政敵。又慮同黨人之圖己也。以自保之。故猜疑愈深。既立嫌疑之刑。謀除向之同事。自山岳黨議員及警保委員。國安委員。民政議會委員。皆盡去焉。且揚言於議院。而不著其名。於是同事人人疑懼。於將爲段敦也。密謀之。七月二十七日。於議院。反執羅伯卑爾而誅之。並執其心腹護國兵帥安利訶。革命法官都馬二十人。與其親黨七十三人。並誅焉。此則所謂惡毒既盡。將自斃。必無幸逃者。無得而議焉。

羅伯卑爾之被殺

羅伯卑爾之險狠

渠魁既除。又分爲二黨。殺羅伯卑爾者。爲其親黨哥羅得。波亞比羅。巴勒內等。專以悍

恐怖殘黨

少年軍與護國兵

山岳黨之誅

殺爲事。又甚於羅伯卑者也。是爲恐怖之殘黨。擁國安警保兩會之權者也。段敦之舊黨收合議院衆黨。名爲焦月黨。平野黨久惡山岳。亦歸附焉。人數遂多。氣勢漸振。乃逐哥羅得波亞而廢市廳。設警察財政二司。以代總巴黎市政。於是數年跳梁之酷毒之市民黨。乃得掃除焉。人心厭亂。於時有良家子編少年軍隊。與護國兵隊結合。以助議院黨。隨所在以勦亂民。既擊敗雅各伯黨。乃禁閉革命法院。與革命委員會。殺酷吏之革命法院長甫幾坦比爾及難得斯郡守加利爾。下恐怖黨魁哥羅得波亞十餘人于獄。亂民兩起救之。衆至三萬餘人。圍議院。盡逐議員。欲復恐怖之政。至夜少年軍隊救至。大敗亂民。殺山岳恐怖殘黨四十餘人。囚六十餘人。竄六十五人。于是七年兇殘革命之山岳黨誅勦乃盡矣。其後王政黨再結雅各伯餘黨爭權。擁護國兵三萬而起。爲拿破侖所破。是爲西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八月。自革命之事起。七年革命之黨派無數。不論窮兇極惡之山岳黨。平和義熱之及倫的黨。附和中立之平野黨。皆輾轉相殺。同歸于盡。亂黨亂民無一免者。其始同託名于覆王政。其中覆君主立憲。其後則革命之中互相屠戮。或同志而以異黨相殺。或同黨而以爭權相誅。于一黨之中。又分數黨。

流血數百萬
成就一專制
民主
革命之結果
歸於專制君
主

相爭必至相
殺

于小黨之內又分親疏異黨屠盡則同黨相屠疏者屠盡則親者相屠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圖保衛究則無同無異無親無疏不保不衛一無所得只有盡上斷頭臺以爲結果而已其究也合數十百萬革命軍之流血以成就一羅伯卑爾之專制民主合數千萬良人之流血以復歸于一拿破命之專制君主然則所以大流血殘忍無道者果何爲哉且夫彼革命者之政論甚高揭博愛以爲名彼革命黨之政策無他以上斷頭臺爲實彼革命黨之言志甚俠皆以捨身流血救國救民爲詞而必日殺同志同黨左右至親以爲自保夫彼革命黨能捨身流血以救國民則不思自保可也而無如革命黨之徒思自保以殺人且至立嫌疑之獄捕至立殺也夫革命者果思自保則勿妄殺人或可保也既妄殺人而猶思自保必不能也汝妄殺人人亦將殺汝安能保也夫以革命者之必作亂也作亂者之必無秩序無理義而爭權也其必至同志同黨至親左右展轉相殺者勢必不可已也董卓之亂也卓既誅矣而李催郭汜樊稠張濟爭而相殺矣洪秀全之亂也楊秀清思篡之于是其東南西北王殺楊秀清而又互相殺也豈惟亂人其諸學道者猶難之凡人談學則易共事最難雖有道義至交刎頸相與一至

共事之難

死
倡革者身必

革命之慘狀

于共事則不能相容矣。蓋名譽利害之切于身，人人相反也。人既相反，不能出于自爲。則必相失矣。十年道義之磨礪，不及一事利害之反攻。遠觀于陳餘、張耳之交，近觀于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肅之事，則聳然矣。當曾左之互劾也，曾文正曰：「不意同里起乎戈矛，石交化爲豺虎。」幸而諸公非爲革命者耳。否則諸公必相殺矣。撥亂之舉，事勢至難。名分正而力足，猶未易定。亂況于革命之舉，必假借於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斃耳。不解剖割之學，見小病而動操刀，其有濟乎？謬意縱火，豈能定大風之從何方來耶？夫當革命黨之舉事而語之曰：「救國而國將斃，救民而民殆，屠盡凡倡革者，身必死，彼必不信，則何不觀法之往事乎？」夫既必死而不能救國，則不如早自刎而勿害多人之少爲愈也。

法以革命故，流血斷頭，殃及善良，禍貽古物，窮天地古今之兇殘，未有比之。今略舉其大端，表之以爲前車之鑒焉。

西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亂民始創市廳，募市民四萬八千，焚官舍，燒關門，停百業，破巴士的獄，殺守將數人，已而亂民廿餘萬，成大兵團，氣焰益熾，虐殺首相。

貴族富豪無辜之慘死

十萬貴族之逃亡

商工之逃亡

燬全國寺院

無辜死者三千餘人

弗勤隆及其婿。迫大農輸粟而殺之。凡巴黎貴族富豪有資財者皆殺。各州民效之。皆燒諸侯城。襲吏尹邸。殺掠之。中家人無罪。亦視爲貴族。皆殘殺而掠之。有一縣焚邸第六十七家。掘墳無算。于是富家豪族。皆走外國。議會不敢問。十七日。王族皆出奔。王黨並從亡。其貴族留者咸被戮。于是十萬貴族。日日逃亡。八月四日。廢封建之議成。則數百年壓制既掃除而亂可平矣。然亂愈甚。蓋亂民益昌。則不止如其向之求望而遂止也。十月六日。亂民鑿戰王宮。衛士皆死。挾王遷巴黎。商工半逃亡。財政盡壞。乃奪教會地。占全國三分之一者。值二十萬萬法郎。定法官由民舉。于是狡毒橫恣之小人。司民命。而恐怖生于是矣。于是燬全國寺院。崇塔。巨剎。皆燼。典禮廢。家族亂。法紀皆蕪。而大亂成。法今寺院名勝。不若羅馬者。爲是也。西一七九一年六月。王出奔。爲亂民截還。王權盡失。王黨二百餘人皆逃。亂民數萬起兵。幸喇飛咽以護國兵平之。死者無數。此亂殺無辜民三千七百五十三。焚屋無數。于是貴族教徒擁康對公爲勤王軍。據來因河而內侵。以聯盟軍數十萬來。州縣

老幼男女皆
被囚殺

擊殺議員六
百掘墳發陵

大索官商民
家

囚巴黎者日
五千人
屠者三百人
爲一團

政府爲盜

亂民四起。馬賽則犯市廳殺吏。老幼男女皆囚。殺囚六十餘人。投尸教皇宮。六月二十日。亂民圍王宮。八月八日。斐蘭黨主救王。亂民擊斐蘭議員六百餘。于道流血呼號。護國兵總督曼達被刺。瑞士衛兵三百餘騎皆死。乃燒宮殿。破鏡器。焚古書。毀寶器。發陵廟。掘諸名相之墳。焚寺社。毀第宅。法國千年之寶盡矣。其王侯舊蹟。至是一掃而空。

八月十九日。開革命法院。選酷吏主之。大索官商民家。有嫌疑于抗革命者。皆捕殺。瑞士親兵都督巴隆巴塞曼侯。著名記者德羅索亞並殺。段敦乃日以殺勤王黨爲事。行大索。令自八月三十至九月一日。按戶搜形迹可疑者。囚至巴黎者日五千人。以屠者三百人爲一團。每屠者殺百數十人。襲殺亞卑獄。亦盡殺之。襲第宅寺舍。殺男女老幼。流血成河。殺瑞士殘兵五千四人。自三日至六日。殺孔西爾囚二百八十九人。格拉勤舍丁囚三百人。他獄千二百二十二人。圍比塞德爾獄。皆非國事犯也。亦盡殺之。乃令各縣鄉皆設革命法院。以刺客三百人充警兵。沒邸寺之財。搜掠富家。脅奪財寶。逢富人于道。則奪其金白晝盜橫行。政府不罰。且與分贓焉。

毀全城市值
七百萬

西一九三〇年六月。主革命之及倫的全黨被執殺。八十餘州起問罪之師。山岳黨徵兵州縣。少壯皆從軍。圍里昂。糧盡城陷。凡富人有罪則殺而焚其家。其無罪富人則鎔而沒其財。無知勞民則逐之。毀全城市。凡值七百萬。盡毀寺院。捕市民皆下獄。投尸于河。水皆赤。又毀土倫城市。囚八十聾盲之老者。以其富八百萬也。

殺及婦嬰

拉枉德州人八十萬。歲爲勤王之舉。且守教甚篤。與革命黨不共戴天。募義勇八萬。挈棒提小鎗以爲戰。革命軍以二十萬大兵破之。曼市之潰死者二萬餘。旣困疾疫。渡河皆溺死。敗兵八萬。僅餘三千。乃派刺客自婦嬰悉殺之。令最兇惡者爲隊。任所欲捉人民。收產業燒屋舍。乃至犬馬木石。皆仇視之。尙以行刑遲煩。置囚于大漏舟而沉之。名曰革命宣禮式。或對縛合年男女投水中。名曰革命結婚刑。凡臺刑水刑死者一萬八千餘。此外死者三萬餘。河流皆臭。二百里間水赤。烏雀集啄人尸。魚含毒不能食。舟夫拔錨多獲尸。尸投海者沙魚海獸噉焉。

革命宣禮式

革命結婚刑

嫌疑刑律

九月十七日。布嫌疑刑律九條。凡有非革命政府悲歎而播言者。殺不責。王黨中立黨者。殺口言共和自由革命。而與貴族豪紳僧侶及溫和黨通交者。殺不喜新憲法。

得死罪者七十萬人

者殺不效力于巴黎市廳者殺出入上級人會者殺曾爲立憲黨喇飛咽部下者殺不力求自由者殺急言危論聳人民者殺凡涉此九者。革命法院皆捕而戮之。法院調查應殺者七十萬人。

于是慄慄無賴。皆充委員。亂民益擅殺戮。名將加斯丁以被疑通外敵殺王妃殺。自王族貴族僧侶。凡有門地資望。皆殺。資主銀行大商及有才學者亦殺。蓋以平等之說。不容有才能階級富資也。農工商賈漂泊淪亡不在囚則逃域外發祠墓盡。仆寺廟悉收其寶器移于市廳。既主無神論。大汰僧尼。勒大僧正哥配爾去。僧還俗皆令誓不信教。改曆度廢禮拜葬送弔唁祈禱之事。奉娼女美拉爾爲神。立于議院壇上。而衆議員拜之。于是毀桑特尼之大廟。掘太祖匹賓之陵。發顯理第四之墓。寸斷其體。掘法蘭西士第一及路易第十二之墳。斷其頭及腕而拋之。全國城塞宮殿及王侯名將相名士之像。以及名寶皆毀焚。無餘。亂民賤婦踐踏帝王英雄之骨。以爲快。以自然爲教。一切無可信者。故舉古今之信仰禮義皆掃除之。道德廢盡。男女惟淫。亂有溫良純正者。目爲教徒。或勤王黨。非革命黨。即及禍。以服污穢粗野之服。行兇險亂暴之行。爲愛國之據。

發墳之慘劇

吾聞上海愛國社言革命者皆服粗野而行險暴。何其類法國耶。幸事未成而未至恐怖時耳。蓋言革命之人其氣兇兇皆掃除一切。故不待導引而其歸必如此。可畏哉。千聖教之而不足。一二兇人一日抉之而有餘也。此如服毒之怒發。無可醒解。其毒盡則已斃。旁觀視之憐之怪之。無如彼。當恐怖時國囚逾三十萬。但巴黎誤服毒何也。若其清醒。豈肯盲從。日發狂舞刀殺人。且以自殺哉。

已逾八千。禁囚會談。惟坐待死。囚車晝夜載道。被捕驚悸。母子兄妹相抱而哭。死別貴主名媛相繼屠戮。法官皆兇徒。不詳問。北部求刑使勒班捕近縣民二千餘。皆殺之。西部加利爾更酷難得。斯市囚常四千。獄室空空。僅鋪濕草。男以賄女。以淫僅得偷一日之生。兒童則立斃。當恐怖時始則刑貴族大僧。中則及地主富室。終則及于縫衣理髮靴匠農民。但其他鄉市遇人即殺。見物即焚。刀所不及以火補之。全法人民人人不保其生。其最反異者日揭博愛自由平等為徽。乃假博愛之名以爲屠隊。用自由之義以爲囚獄。假平等之說以殺奪富資。剪除才望。稱自然之美而縱淫盜。一時之才子佳人。名寶古物皆汎掃淨。盡比之黃巾黃巢之禍。尙遠過之。而飾絕美之名以行其兇殘之實。而人或信之。至今吾國人尙妄稱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師之。此則其欺人之甚。而天下之人果易欺者也。

遇人即殺見
物即焚

法人民二千
六百萬去其
四十分之一

當羅伯卑爾以嫌疑刑殺人時。日不下三千。法人民二千六百萬。巴黎六十五萬人。殺其四十分之一。初時囚千六百一人。至五月囚八千二百四十一人。革命黨報自記之。自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被刑之數。表之如左。

一八、六一二

內中

貴族

〔男〕
〔女〕

一、二七八
七六〇

僧

〔男〕
〔女〕

一、一三八
三六〇

工人及其婦

一、四六七

平民

一三、六二五

里昂

九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之變被殺者

三二、二〇〇

攻圍中因恐怖飢渴而死者

一八〇

兵士侵入私家所殺者

四五

妊婦之死者

三四八

死于七月二十九日反動變亂者

一四五

囚死者

三二

自殺者

四三

馬賽

戰死者

六五九

囚死者

七九

土倫

死于攻圍中者

九、〇〇〇

被虐殺及水刑者

三、〇〇〇

囚死者

一六〇

射死者

八〇〇

投入海中之婦女及兒童

一、二六五

南部地方

拉枉德州

三、六〇三

男

九〇〇、〇〇〇

女

一五、〇〇〇

小兒

二二、〇〇〇

村落之被盡滅者

二〇、〇〇〇

難得斯州加利爾為知州時屠毒數

兒童

五〇〇

水刑 銃刑

一、五〇〇

女：〔銃刑〕
〔水刑〕

二六四
五〇〇

僧侶〔銃刑〕
〔水刑〕

三〇〇
四六〇

工人等 水刑

五、三〇〇

囚死者

八、〇〇〇

自殺者

四、七九〇

妊婦之死者

三、四〇〇

餓死者

一、〇〇〇〇

總計

一、〇二七、一〇六

此外因革命而發狂者

一五、二五〇

此表外。如九十三年九月二日被虐殺于法巴黎亞瓦伊及加爾美等之牢獄者。死于
 克拉西爾亞威農者。在土倫馬賽被銃刑者。在比德安被鑿殺者。尚不在內。又由此表
 觀之。凡因革命之變故而死者。概為中下之人民。而如貴族大僧。仍居極少數也。然則
 名。為。革。王。侯。之。命。實。則。革。人。民。之。命。而。已。人。民。何。辜。遭。此。大。革。命。哉。
 革命黨以自由為名。今將其壓制非常。令民大不自由。列表于下。

革命黨之壓制

名為革王侯
命實則革人
民命

政府之強買

西千七百九十三年春。制定一切物價。凡貨物非市場不得買賣。使吏嚴行監督。如米
 穀。帛。牛。酪。穀。粉。肉。類。家。畜。車。馬。船。舶。木。材。等。有。關。于。軍。用。之。貨。物。無。論。其。為。原。料。品。為
 製造品。總稱之為軍需品。制定其價目。政府隨時買之。其價銀則僅發當時極低價之

強用紙幣

視商人爲國賊

三十五億萬圓之空票
革命委員會

紙幣強使通用。名是購買。實則與徵索無異。當時物價較三年前之市價。增高十分之三。又禁囤積居奇。各商人皆將貯藏之物品。揭明目錄。即一私人之雜物。亦不許暗藏。勞工所得之勞銀。亦與品物同視。較諸三年之賃率。增加十分之五。著爲定政府。隨時起勞役。或造器船。或築道路橋梁。其銀亦皆強用紙幣。尋又因物價及幣價之高低。不一。嚴禁爲投機業。投機商探市價買賤賣貴以圖其利者也視銀行家資本家貿易投機商等。皆爲國賊。如經商于外國。或貯金于外國。均干厲禁。廢匯票。使法國之國產物及製造品。不得輸出于外。苟有持英國所產之物品者。則科罪。

是時財政紊亂已甚。公家從豪強中奪得全國之地三分之一。悉行出售。得貲七十億萬圓。以支辦政費軍費。猶嫌未足。乃更增發三十五億萬圓。之不換紙幣。即中國所得救一時之急。尋又于全國之市村各設革命委員會。所委任委員無慮五十萬人。使搜求非革命黨。悉捕鞠之。此等委員皆極激烈之雅各伯黨也。其日俸三鎊。計一年總額實二億三千萬圓。蓋法國當時各黨類皆俊秀之倫。徒賴國庫以爲衣食。傲于四民之上。而微弱凡庸者。則蟄伏于下。獨負擔納稅之重任。觀財務卿加謨奔之所報告。九

一月政費一
億二千萬圓

將軍購一戰
馬而無財

以嚴令定紙
幣與現銀之

民窮財盡

發行米票制
限食量

十三年八月政府一月所支出之政費實爲一億二千萬圓而國庫之所收入者尙不滿其四分之一。於是欲補足其空額不得不時時發行此不換紙幣。在八月十五日紙幣流通總額已十五億一千萬圓而自革命起發以來所發行之總額實有二十億四千萬元之多。後猶每月累增一億萬元。因此生計非常惶恐幣價低落無所底止而物價愈騰。民之生計倍窮。時比塞格爾總督北軍月俸只得千六百圓。其實獲現銀不過八十圓。又總督拉枉德征討軍名訶斯者嘗欲購一戰馬而無財。特請于巴黎政府發給云。觀將軍猶如此。則兵卒之窮困更可知矣。政府財用不足發行十五萬萬鈔鈔價大落。于是復下嚴令強禁紙幣與現銀之價格不得歧異。有犯者罪禁錮六年。因此負債者均以濫賤之幣償債。債主得無用之紙幣不能有益于資產而負債者之數多于債主也。受此怨憤無所告訴。于是信用委地。平昔之富民漸窘。乏貨物之銷數頓衰。工廠諸業殆全歇絕。職工勞民失業無所得衣食。

地方農民亦不願受此極低價之紙幣也。當時紙幣之價一圓只值十錢囤積米穀不肯發售。用是巴黎食米愈缺。警保委員會乃分遣吏員搜米商家且發行米票計人口限制食量于麪包。

徵發之慘酷

勒捐

店前攔以繩使買主雁行而進且派警吏鎮其騷擾貧民皆不得飽食遂千百成羣赴市廳哀求給米市廳乃白其狀于民政議院求助之策當時巴黎市廳藉此貧民爲其權勢故不得不救濟之議院亦徇市會請選拔兵士七千人編成革命軍隊分遣于各郡縣徵發糧食此兵士皆大猾劇盜以徵發爲名強奪民衣食有不順者加以苛責投之于獄政府更從議員中選出巡檢吏十八人分派各郡縣強徵軍馬軍器糧食被服等除馬匹爲農耕工作所必須者留餘之悉徵發供政府之用又收貴族亡命者宅第改爲造兵廠在巴黎更起一大造兵廠收全國之鍊工玉工徵發各地之農產物以頒給巴黎市民其量實抵全收穫十分之九加之政府定麪包一封給價紙幣三鎖分配于市民而給用低價之紙幣實與無價同不過徵商人以養多數之亂民耳又收全國寺院之鐘改鑄一鎖之小錢益從民間強募政費軍資譬如歲入有二萬圓者勒捐至一萬五千圓餘如麪包酒牛肉米麥菜菓石炭木材乾酪金巾草綿衣等雜貨苟有隱藏不發賣者或買占者皆處死各市村派公吏隨時入人宅搜索據商品目錄檢其物品拒其搜索者罪囚或死又隨意制衣物價以買巴黎市亂民之歡心而全國農工

生計界之恐慌

之窮蹙不計也。因此財界生大恐慌。全國商業相繼停閉。工作中絕。幣價益落。買占盛行。市僅餘劣貨。於是入繁盛喧囂之巴黎。如行墓地。令人心意衰落。而貧民之不得食者。至大舉。襲議院。脅迫之曰。今者民無所得食。除食富豪之外。無他法云。

商界之困促

所謂自由如是如是

革命政府猶強壓。向來止查定製造品之價格者。今復定原料品之價格。凡原料品及職工皆收入官。不得爲私用。凡營商業在一年以上者。禁無故廢業。或被嫌疑者。錮之。此時無有合股公司。銀行家大賈。被送于刑場者。日有所見。富豪之徒。皆畏縮潛蹤。匯兌家門。可張羅。所謂自由者。若是矣。今吾國愚者。不求其實。而慕襲其名。而主革命者。尙以此誘人。果如所願。則不過如法之淒慘困苦而已。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能幸免。其懸法。革命之拓影。以爲覆轍之鑒。夫。

革命之原因

法國何爲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貪橫。稅斂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駭。可悲。實中國人所未夢想者也。

封建

吾國地大。古之封建。率千數百里。即極小之子男附庸。亦有地數十里。夫地大則民多。即使封君稍無道。而多取於民。亦易供給。且我春秋封建時。民稅于諸侯大夫者。王者

法地僅如四
川一省

貴族十萬

貴族之尊驕
迭侈

生殺征稅之
權

役民不發工
金

即不稅之。又無大僧寺院之捐納。故民猶易支。若法地僅二十萬英里。其視吾四川一省。僅較大四萬英里耳。此四萬英里作國王自領而全法國有貴族十萬。是猶我四川百縣。每縣有一千封建小國也。夫每縣有一千小國。則僅如一鄉之大而已。法民當時二千五百萬。是每封建國平計不過男女二百五十人而已。及近革命之時。侯封削除。尙餘四萬。則每縣地尙有四百小侯。亦不過一鄉而已。平計男女亦不過千人。其二十五歲以上之男子。全國六百萬人。則每侯國僅百五十人而已。破碎微小。僅如中國一小地主。而貴族與公侯之號。尊驕汰侈。自侯族以外。尙有家宰及治民羣官。皆仰食于此數百之民。其諸侯在此。麼境內皆有專制君權。設宰官張警吏稅官捕役法吏書記。皆備牢獄絞臺生殺刑威。皆自專之恣意征稅任情徭役。按戶派金揣肥量瘠。侯不自理。委之宰官。宰官不自理。委之稅吏。稅吏不自親。委之差役。層層中飽。層層敲剝。或故入人罪而沒收其產田。十年不耕者亦沒收之。江海船沈亦收其漂泊物。其他營苑圃開道路築橋梁營城壘之事。皆役其民。不發工金。夫以此數百之民而供應此尊侈之君侯。繁多之官吏。寺僧及君吏之妻子奴婢。其何以堪之。以故棄家行乞。散走他國。

免兵之征人頭之稅

終身充兵籍

所得稅暨稅

以重金購稅權

領主藩侯之專橫

部民嫁女必與領主陪宿

酷刑

山童田蕪淒涼滿目民愈少而地愈荒地愈荒而侯愈貧侯愈貧而苛征愈甚民困愈不可言矣本領之封君征徭既如此其甚也此外國稅尙有免兵之征後遂爲人頭之稅雖無產業者亦復人征二十法郎下至負販菜傭亦收四法郎不少寬假否則沒收家產器物以充公其不出免兵費者二十以下至四十歲者皆充兵籍輒終其身故奸宄之人充斥焉又有所得稅凡生計所入取十之一其鹽稅人二金舍一家衆口少者十圓多有主八十圓者歲分四期征之其田穀所穫領主之侯稅百之十五寺僧稅白之十四王國稅百之五十三農民所得僅百之十九王侯又時以驕關雜稅制賣與豪家並以刑罰牢獄鞭笞之權豪家以重金購得稅權必加重稅以取盈餘不得則嚴刑以要之或縱恣輕減其親舊而加苛于怨嫌者民是以沸怨焉其領主藩侯之待其部民專橫無不至有獵歸而焚其部民二人以火熨其足者凡部民嫁女必先往領主陪宿乃得與夫婚焉王侯大僧權貴既多皆有生殺刑威之權夫人貴女又與夫並小民誤觸即犯刑繩王侯法例難出無所統一一國三公無所適從或以怨怒施刑或以豪強見勑或以異教見惡既投牢獄任施酷刑或傳背於輪首足

屈垂或繫身於架膝股加鋸首碎號絕慘莫甚焉觸地犯罪銜痛無訴吾遊巴黎蠟人院尙見革命前各刑具捫之心慴也

飢民

有子不舉畏無以養

荒涼之慘狀

百人不得一人識字

當是時法民衣破衣居敝屋食草根或黑麵包生計類牛馬其歲飢則餓卒載道雖以巴黎豪富在午前七時求麵包於市不可得一邑人民四千飢民仰賑者已千七百○人○巴○黎○人○七○十○萬○仰○賑○者○六○十○一○萬○人○一○鄉○戶○僅○十○數○男○女○不○嫁○娶○者○三○十○餘○人○有○子○不○舉○畏○無○以○養○也○自○路○易○第○八○時○西○千○七○百○十○五○年○以○大○飢○死○人○二○百○餘○萬○去○法○人○口○三○之○一○其○後○仍○歲○薦○臻○惡○疫○流○行○道○饑○相○望○人○棄○稼○穡○土○地○荒○蕪○即○沃○土○亦○隔○歲○一○耕○收○穫○愈○少○民○困○彌○甚○各○州○郡○民○有○但○以○胡○桃○烏○麥○爲○食○者○體○羸○血○枯○少○女○若○嫗○貧○丐○十○百○連○羣○各○郡○邑○窮○民○仰○賑○皆○以○三○四○萬○人○即○巴○黎○近○郊○亦○復○人○烟○稀○少○行○路○斷○絕○有○行○四○十○里○僅○遇○四○人○吏○行○二○十○里○僅○見○三○戶○而○無○一○人○者○當○時○民○困○既○極○生○計○闕○乏○自○無○知○識○百○人○無○一○讀○書○識○字○者○法○人○民○之○顛○連○愚○蠢○可○憫○可○憐○殆○中○國○人○千○年○所○未○聞○未○見○而○未○能○夢○想○及○之○者○也○

吾○以○法○國○封○建○情○狀○推○之○吾○中○國○無○可○比○焉○當○黃○帝○堯○舜○禹○時○凡○分○萬○國○至○湯○三○千○國○

封建之害

孔子之非封建

及周武時千八百國。此皆如今土司。重稅淫刑。當亦不可聞問。然未有大于吾四川一省而封建十萬國者。以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計之。禹貢九州。五倍于法國。則法封建五十倍于禹時。百六十倍於湯時。至周則通道於九夷百蠻。疆域益大。不止五倍於法境。法之封建三四百倍於周時矣。春秋戰國之大國。若晉楚齊秦。則與全法等。益不類矣。即計春秋初年二百餘國。春秋之末數十國。法之封建殆千餘倍於春秋時焉。然孔子生春秋時。已深惡封建之害。民日譏而去之。蓋凡有封建。即有公卿大夫士千百數。皆食民而役民者也。雖以文王之號。稱仁聖。然靈臺靈囿之築。已取於民力。而不給工金。其他封君之淫用其民。視爲固然。不待言矣。故築城築臺。役兵爭戰。無國無歲不爲之。故孔子深惡而力救之。凡有力役兵役。皆譏之。貴卑宮惡服而戒峻宇雕牆。淫於原野。不得已而定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孟子亦頌稱不違農時。穀不可勝用。而譏時君率獸食人言之如此。其痛切也。若夫稅歛苛重。尤痛言之。凡初稅畝。作三軍。皆以爲大戒。哀公之時。十稅其二。有若猶令其行徹法。十稅其一。當時民有井田。皆由官給。孔子由惡其二十稅一。稅過重。乃定十一之稅。與其徒大呼而欲改革之。孟子告梁齊。

我國歷朝之
稅法

兩稅法

一條鞭法

我國之薄稅

各國稅率與
我比較

滕○諸○君○開○口○即○言○什○一○法○尤○夥○詳○矣○漢○既○一○統○聽○民○買○賣○其○田○乃○行○三○十○稅○一○之○法○然
民○猶○有○徭○役○任○兵○之○苦○魏○周○隋○唐○復○行○口○分○授○田○之○法○每○夫○授○田○五○十○畝○而○分○租○庸○調
以○征○之○及○中○葉○授○田○之○制○不○行○楊○炎○行○兩○稅○法○亦○仍○三○十○稅○一○之○制○其○後○世○有○仁○主○代
有○減○租○以○元○代○混○一○宋○金○而○天○下○錢○糧○僅○二○百○萬○兩○明○萬○曆○時○尚○不○過○二○百○五○十○六○萬○兩
然○尚○地○丁○分○徵○是○時○吾○邑○龐○尙○鵬○爲○福○建○巡○撫○乃○創○定○一○條○鞭○法○將○丁○役○應○徵○之○庸○攤
于○地○稅○至○國○朝○康○熙○三○十○六○年○聖○祖○乃○命○全○國○通○行○之○于○是○全○國○數○百○年○永○免○丁○役○且
定○制○後○世○不○得○加○稅○其○羣○臣○有○請○加○稅○者○斬○後○嗣○帝○有○加○稅○者○不○得○入○太○廟○故○至○今○二
百○年○中○國○田○稅○不○加○分○毫○自○江○浙○承○宋○世○官○田○之○稅○畝○有○三○四○錢○銀○以○上○者○爲○至○重○矣
即○吾○南○海○之○徵○併○地○方○官○吏○一○切○之○折○色○火○耗○幾○加○數○倍○然○畝○尚○不○過○一○錢○八○分○耳○若
天○津○等○處○有○畝○僅○收○銅○錢○十○三○者○是○僅○當○各○國○一○仙○耳○今○以○日○本○考○之○每○田○百○元○稅○五
元○地○方○稅○不○得○過○五○分○之○二○則○每○田○百○元○者○收○七○元○若○吾○國○如○新○甯○者○每○畝○價○五○百○元
以○上○照○日○本○稅○應○每○畝○三○十○五○元○矣○而○今○新○甯○稅○尚○不○及○一○毫○八○是○尚○不○及○日○本○稅○二
十○之○一○也○夫○日○本○之○稅○三○十○而○一○美○稅○二○十○二○而○一○英○稅○二○十○而○一○德○稅○十○七○而○一○法

我國薄稅之
故

我國時勢與
法之異

稅十六而一意稅十五而一奧稅十四而一西班牙稅十三而一而吾中國稅千分而一蓋以薄稅而論即今美國尙遠遠不及我國況其他乎此何以故蓋自孔孟以來諸儒日諷其省刑罰薄稅斂之言以爲至仁之政而世主亦統計朝廟會同設官養兵之用已足故聽其說而賦稅得日以薄也然所以能若此者以封建旣廢一統一君官府之願欲易給設官甚少養兵亦極少故行極薄之稅而綽綽有餘裕若聖祖薄稅之制尤爲中國數千年所無亦爲地球萬國古今所未有而康雍乾百年間用兵于準回青海西藏者數四拓地萬餘里而戶部之庫尙常餘七千餘萬兩此正當法路易十四五十六三朝我之一統薄歛而民安樂文學咸興與法之封建厚征而民困苦蠢愚相去何如也豈有道里可計而巧曆能算之歟法豈止不能如本朝又豈止不能如漢唐宋明以比之吾三代封建之世凡其封建十百千倍者其仁暴亦十百千倍民之苦于苛征暴刑者亦十百千倍當春秋之俟國孔子已深惡其刑歟之苛暴况之千倍苛暴于春秋時者乎以唐宋之征稅比今法稅已甚輕然陽城道州民詠杜工部三吏三別聶夷中賣新絲新穀之詩鄭俠流民圖其激切已如此若如法封建制征罰之繁苛田

法國稅率與
我國之比較

稅至十分之八比之魯哀公之二十而五過之四倍民更何堪况又有人頭稅所得稅
鹽稅及賣稅豪家之紛耶觀法封建征稅之苛重民敝衣敗屋草食餓殍相望若此其
孰能忍此平等所由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所由生也試問中國有之乎中國既無
二十佛郎之人頭稅又無十一之所得稅又無夫家十圓之鹽稅又無百之十五之侯
稅又無百之十四之僧稅國稅又無百之五十二之苛征而僅千分之一民生惟有田
者納此區區之稅外此一切營業築室蒸酒皆無稅蕩蕩然自由若無田者即營商千
百萬金尙不須納分毫于國又無賣稅豪家聽其苛重之事直至咸豐時兵亂始有征
商稅千分之一民所怨苦者即此千分之一之稅而已而或者昧昧不察本末乃欲引
法之革命自由以行于中國以爲無病之割割其類否乎其當否乎

中國因苗舊制刑雖重然自漢文帝隋文帝後已改去肉刑法律統一舉國相同貴賤
平等雖帝者無道誤殺尙畏史書其餘自親王宰相不得妄殺一人有者科罪訟事惟
知縣乃得決獄佐雜官不許問焉違者罪之其知縣不平者可上控于知府知府不平
者可上控于臬司臬司不平者可上控于督撫仍不平者可上控于都察院且叩闈焉

酷刑非法律
所許
我國之自由

雖親王宰相督撫皆可控也。又有御史可風聞入告。以達民隱。天子殺罪人。須經秋審。三次必須三宥。不得已然後殺之。近同治後督撫乃借軍興例殺人。安有以稍大于四川省之地。而有十萬侯可操刑殺之權。令民無所訴者乎。夫以法當吾兩省之地。吾問官僅二百知縣。二十知府。及臬道數人耳。近者多設讞局。派候補府州縣爲讞員。亦不過多數十人。計兩省可訊民訟行刑威者。無過三百人。而法則十萬侯之下。有無數之刑司。僧正。皆操生殺之權。是一法不止三十萬之作刑威者。是刑官千倍于吾也。其逞淫威。所不待言。况酷刑至毒。而法律不一。民無適從。惟法官之意。有以詈神小罪。而遭屈首。足于車輪之酷刑者。夫以司刑者之多。而法律之無所適。民真無措手足之地矣。中國有司。非無妄施酷刑者。若企籠夾棍之類。固時有聞焉。然非法律所許也。只與私人相毒同科。則無可議也。故中國人苟非與人。有訟可終身。不至公庭。只有效俗。乃所浹被。所謂道之以德。齊以禮也。有司之政。有終身不干及者。况于刑乎。即今萬國文明。亦無能比。以視十萬封建之法。其相去何如哉。若夫一侯出獵。熨足二人。民女將嫁。領主先宿。此野蠻之俗。尤中國有史數千年所未聞。間有豪強奪民妻者。雖在親王。刑誅無

法國刑法與
我國之比較

僧侶之貧暴

貴族之專擅

王宮之侈泰

赦○昔○激○貝○勒○以○恭○親○王○議○政○之○尊○身○爲○其○子○而○以○幽○禁○民○妻○囚○禁○若○在○督○撫○卿○貳○有○娶○部○民○女○爲○妾○者○立○行○革○職○以○吾○所○親○見○若○陝○西○巡○撫○馮○譽○驥○是○矣○而○安○有○民○女○將○嫁○領○主○先○宿○之○變○行○若○是○者○哉○地○方○官○有○妄○殺○一○人○法○皆○徒○死○夫○以○吾○督○撫○之○尊○國○僅○二○十○餘○人○守○令○亦○少○僅○二○千○餘○人○而○不○能○少○肆○若○叢○爾○之○法○國○即○其○國○王○亦○與○吾○督○撫○等○耳○而○下○有○十○萬○諸○侯○可○先○宿○民○女○而○行○獵○殺○人○淫○用○非○刑○淫○暴○壓○制○如○此○此○平○等○所○以○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之○亂○所○由○生○也○試○問○中○國○有○此○十○萬○諸○侯○淫○暴○壓○制○否○乎○而○或○者○不○察○本○末○妄○欲○以○法○國○革○命○自○由○之○說○施○之○中○國○以○爲○無○病○之○呻○類○其○否○乎○其○當○否○乎○法○之○大○僧○數○萬○貪○暴○專○橫○奸○淫○婦○女○佔○奪○民○地○無○所○不○至○當○其○十○八○紀○之○時○占○法○國○田○地○三○分○之○一○皆○免○稅○役○而○權○要○之○官○乃○至○中○職○及○兵○官○將○校○以○上○皆○爲○貴○族○所○充○領○平○民○不○得○一○官○半○職○焉○夫○同○是○國○民○而○以○門○族○限○人○此○尤○壓○制○不○平○之○事○也○貴○胄○據○高○英○俊○沈○下○苗○生○山○上○松○屈○澗○底○不○平○則○鳴○此○豈○能○久○忍○者○乎○况○復○叢○爾○法○國○之○王○而○微○賒○喇○之○宮○費○至○二○百○兆○別○苑○二○十○九○離○宮○十○二○宮○人○萬○六○宮○馬○四○千○鹵○簿○二○千○廡○舍○御○厨○各○費○數○百○萬○獵○巡○無○數○侍○從○宮○禁○佞○倖○十○萬○歲○費○無○謂○之○俸○數○千○萬○侈○泰○若○此○尤○足○賈

革命之義吾
所固有

怨以秦始隋煬之一統。猶以驕侈之故。以數年之間。大召革命之變。以亡其國。况如法者。衆惡兼備。過于秦始隋煬遠甚者乎。此平等所由起。自由所由倡。革命之變所由生也。夫晋室之貴族清談。則石勒倚嘯咸陽之宮殿。嵯峨則項羽焚燒此王衍。所以遭排牆之禍。而楊廣更先上斷頭之臺也。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師曠曰。天豈使人肆于民上。故首懸太白之旗。組繫軛道之旁。革命之變。乃義所在。湯武豹變。應天順人。劉邦李卅。民應運而興。除暴拯民。君子所與。此吾國故事最古而最多。不煩遠引之。于法國者也。若使吾中國而有十萬淫暴之諸侯。占國地三分。有一專橫之僧。寺舉中國平民。不得任權要之職。則鄙人必先奮筆焦唇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誅民賊。革命吾國自有之義。豈待譯書之入。先盧騷福祿特爾而力爲之矣。然試問中國有此否乎。國朝禮樂文教。皆述周公孔子之餘。政治法度。皆循漢唐宋明之舊。入股弓石之愚民。因乎明制。科舉選補之用吏。多屬漢人。將鎮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從科舉而得。尙慮宗室親王之恃勢凌民。至禁不得出京三十里。封爵極少。間以大功得爵。只有祿位而無土地。亦無僧寺之能縱橫。雖乾隆之世。帝權最尊。壓制最甚。時有焚書禁論之苛。

我國之平等

我國之大革命
蓋在秦世

迷信神權者
宮廟必壯麗

忌而亦多蠲租興學之仁政。我中國乎。凡法壓制之苛害。蓋皆無之。我之大革命。蓋在秦世。我之享自由。蓋自漢時。凡法政之苛暴。大約在我中國三四千年前各土司之世。或間有之。而有書傳以來。侯國已大滅。神權不甚迷。已無有如法之十萬淫暴侯者矣。昧昧我思之。佛蘭克起于深林游牧之野蠻。甫成國土。即分爲部落。所謂封建者也。當客特裘維之建國分封。如匈奴蒙古諸汗之分諸部名王云耳。其後漸入羅馬。法律宮室什器。乃始稍有文明之制。乃以縱其奢淫。益加精麗。此如鮮卑氏羌契丹女真蒙古之入主中華。亦復有汰侈絕倫者。非有道法也。微賒宮雖窮奢絕麗。與高洋建鄴宮二十六丈之銅樓同耳。石虎之建築宮寺。何嘗不極麗。即今遼金蒙古之遺宮殿寺廟。何嘗無極壯麗者乎。然究于文明之治法何關也。蓋凡迷信神道者。宮廟必極壯麗。自埃及之啓羅巴比崙之尼尼微希臘之哥林比亞印度諸佛回之寺。皆然而緬甸之野蠻。尚有黃金廟。數所大者一塔。至高三百尺。爲全球所無。豈得以緬甸爲文明耶。歐土在彼中世。千年黑暗。彼亦自言之矣。當此時之人民。食色之外。不知讀書識字。惟事佞神野戰。純乎吾蒙古及緬暹之俗。即十二三紀時經十字軍輸阿喇伯文明而少變。宮廟

器物稍有精美者。然緬邇人雕刻甚精。惟讀佛典。則亦緬邇人之比而已。終不能脫野蠻之俗。至明末班葡荷蘭。驟闢新地。國驟以富。製作日精。新器日出。新理日創。至十六紀路德既創新教。倍根笛卡兒出後。哲學日盛。然在國初時。路易十四方霸之世。英機器未出之先。各國雖有學校。但其貴族學之未及平民。議院既開。則辯護士設于京都。中等之民。漸有知學者。終不能及于外郡僻邑。以及小民。當其時。全歐皆封建貴族。法貴族既十萬。英貴族一萬五千。奧貴族二萬。普及日耳曼各國三十萬。除此四十三萬五千貴族及數十萬大僧外。其餘數千萬人。皆佃民奴隸。無立錫之地。無入學之事。蠢蠢男女衣食如牛馬。政不逮下學。亦不逮下。一切人權不逮下。內事壓制。民不聊生。外事戰爭。殺人盈野。此三百年中。歐洲始破蒙昧。雖有新器新學。僅比吾戰國之世。皆不能比吾中國。一統時之文明也。吾中國二千年。改郡縣後。既無世諸侯。大夫人人平等。無封建之壓。制民久自由。學業宗教。士農工商。皆聽自爲之外。不知兵革。徭役上可爲公卿。將相。學校徧于全國。僻壤窮鄉。亦多讀書識字者。儒教成俗。人知忠信禮義。而不待密爲法律以治之。至今歐美人皆稱吾國人之信義。抑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雖未

我國進化之
程度

至耶亦庶幾近之。其宮室器物之不精外觀似甚愧于歐人。然不足愧且更可有矜焉。統天下而考之。凡迷信神道者。宮室偉麗。凡多立貴族者。器物精奇。苟非若今機器盛行。治尙平等。教以道德者。勢必尙儉。既以深惡諸侯世卿之汰侈而虐取于民。則必矯之以苟完苟合。故楊縉爲相。豆粥蘆簾。雖功臣郭子儀。才臣黎幹之奢。爲之屏姬侍。罷驪從毀樓閣。宋賢講學。皆以敝車羸馬爲美德。冠敝不更。室壞不修。則以爲賢。其奢汰者。則必小人之歸者也。無鬼之論。既以哲學而大明。科舉之行。又爲大夫而不世。迷信神權。封建貴族之世。皆過之已久。平等自由。若今惟美國有二。少能比我。但異于一民主耳。美當今日。機器盛行。工商致富。故宮室器用亦精麗。然試考美國五十年以前。未有鐵路之先。一切正與我國等耳。吾別有詳證考之。今淺人以美今日之富強。動稱其文明自由。亦愚而不知考矣。是知我之宮廟不麗。器物不精者。益以見我國之無神道之迷信。無侯國之壓制。尙道德而貴廉讓耳。比之歐土之舊。豈不益見進化之高乎。吾聞桂滇諸土司。惟其子弟得考試服官。而禁民不得讀書。故土司人少識字者。賦斂繁重。惟意所欲。子弟舅舅縱橫。貪虐民有財產。輒謀傾陷。或假以罪法而沒收之。故富民有

我國之不愧
爲文明上國

歐洲之進化
在近數十年
間

賞不敢令官親知之。諸官親橫刑苛暴，苟觸其怒，或失其左右之意，皆投之獄，或以鞭杖非刑致死。民之妻女有娑首者，土司取之，次及其親，亦有將行新婚而必伴土司宿者。故民貧困，敝衣破屋如牛馬。吾聞安南、緬甸之政，亦有同者。及遊南洋瓜哇，考巫來由諸王，若吉德、彭亨、吉隆、大小霹靂、與竹渣井里汶諸王，其貪橫淫暴之政，與吾土司正同。今吾國人爲大地主于瓜哇者，部民尙有七日之役，惟所命。有法堂以訊訟，見則屈身長跪，尙有其餘威焉。吾國人未知法國百年前之俗，未知歐土五六十一年前之政，可遊滇黔及南洋瓜哇觀巫來由諸王與土司治民之政，俗而同一縮影也。其治法與我中國何啻天淵。此吾國人所以數千年自負爲文明上國，而以夷狄鄙夷一切國土之由來也。彼大進化乃在數十年來耳。以言工藝，則自華忒之後，機器日新，汽船鐵路之交通，電光化重之日出，機器一日一人之力可代三十餘人，或者能代百許人。于是器物宮室之精奇，禮樂歌舞之文妙，蓋突出大地萬國數千年之所無，而駕而上之。以言政治，則經道光十年、道光二十八年、法國兩革命之變，歐土各國咸生民變，貴族盡倒，道咸之後，各國皆開議院而與民權。于是比意、自立、德國、台并皆在我生數十年前。

我國之強易
於反掌

後。之。間。嗣。是。歐。土。戰。爭。少。戢。文。學。大。興。小。學。行。強。迫。之。教。徧。于。國。民。才。俊。與。政。議。之。選。不。限。貴。族。立。法。出。自。議。院。公。衆。之。論。民。訟。皆。有。陪。審。辯。護。之。人。人。民。皆。預。聞。國。政。有。選。舉。議。員。之。特。權。國。王。皆。隸。于。憲。法。無。以。國。土。人。民。爲。私。有。醫。院。公。園。聾。盲。啞。校。博。物。院。藏。書。館。都。邑。枯。望。公。館。壯。麗。獄。舍。精。潔。道。路。廣。淨。爲。民。之。仁。政。備。舉。周。悉。法。律。明。備。政。治。修。飭。彬。彬。喬。喬。光。明。妙。嚴。工。藝。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誠。我。國。所。未。逮。矣。今。且。當。舍。已。從。人。折。節。而。師。之。矣。然。此。之。新。文。明。者。乃。皆。開。于。道。光。之。世。盛。于。咸。同。之。時。僅。數。十。年。之。間。耳。若。我。同。治。中。興。時。變。之。比。于。諸。國。未。爲。晚。也。今。雖。稍。遲。然。我。數。千。年。冠。絕。大。地。之。文。明。視。彼。數。十。年。之。精。美。其。何。有。焉。取。其。長。技。擇。其。政。律。斟。之。酌。之。損。之。益。之。斷。之。續。之。去。短。取。長。一。反。掌。間。而。歐。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以。我。文。學。聰。敏。之。人。忠。信。禮。義。之。教。順。而。導。之。一。則。後。來。居。上。故。事。簡。而。功。多。一。則。地。大。物。博。故。舉。輕。而。成。速。一。則。我。舊。俗。本。平。等。自。由。蓋。無。新。舊。教。之。爭。之。攻。無。封。建。貴。族。之。逐。之。去。一。片。白。地。光。明。錦。受。和。受。采。在。加。繪。畫。故。不。勞。而。成。不。煩。而。治。但。行。憲。法。講。物。質。一。轉。移。間。而。國。有。霸。業。之。基。民。有。富。樂。之。實。兵。船。旌。旗。旣。橫。于。海。外。宮。室。什。器。自。美。于。國。中。天。

以法國擬中
國之不倫

言革命者爲
喪心病狂

下。強。治。之。易。未。有。若。中。國。者。也。以。吾。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實。久。得。但。于。物。質。民。權。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質。民。權。則。急。急。補。此。二。者。可。也。妄。人。昧。昧。不。察。本。末。乃。妄。引。法。國。夙。昔。野。蠻。之。俗。壓。制。苛。暴。之。政。以。自。比。而。亦。用。法。國。革。命。自。由。之。方。藥。以。醫。之。安。平。無。憂。而。服。鴆。自。毒。強。健。無。病。而。引。刀。自。割。在。已。則。爲。喪。心。狂。病。從。人。是。庸。醫。殺。人。鄙。人。八。年。于。外。列。國。周。遊。小。住。巴。黎。深。觀。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歐。華。之。風。鑒。觀。得。失。之。由。講。求。變。革。之。事。乃。益。信。吾。國。經。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備。萬。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極。誠。不。敢。妄。飲。狂。泉。甘。服。毒。藥。也。凡。萬。國。政。俗。之。初。更。志。士。學。人。閱。歷。必。淺。既。寡。書。傳。又。未。親。遊。但。憤。于。積。弊。恥。于。國。弱。發。憤。太。過。張。脈。怒。興。故。未。及。深。思。輕。爲。舉。發。故。皆。欲。先。行。破。壞。而。後。徐。圖。建。設。之。功。即。法。之。盧。騷。福。祿。特。爾。諸。人。亦。不。無。閱。歷。短。淺。輕。于。言。論。之。咎。夫。舉。事。能。規。其。後。發。言。能。見。其。極。論。義。能。得。其。平。懿。惟。難。哉。況。夫。法。之。暴。政。壓。制。實。非。人。道。諸。人。執。筆。發。憤。不。極。豈。能。撥。亂。世。而。反。之。我。中。國。平。等。自。由。已。甚。與。法。全。反。立。憲。之。後。恐。更。有。加。重。征。稅。密。增。法。律。之。事。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國。人。一。切。舉。動。益。不。自。由。耳。有。慕。法。之。革。命。自。由。者。其。深。思。明。辨。之。

春秋之譏潞子也。潞子之變法也。離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狄民怨之。中國不救。是以亡也。今世之變法者。其不爲潞子者幾希也。俄帝亞力山大第二之與民權也。大反其先帝尼古拉專制之政。大赦奴隸。聽報論學士之言論自由也。始則頌之。繼則攻之。帝不堪而易其令。則弑之矣。故論者謂亞力山大也。猶自決堤而自淹也。夫人心之願。欲至無已也。得隴望蜀。其求無止。既求果矣。則求及以食之。求及而不與。則怨之。既與及矣。又有求而不應。則反戈焉。此必至之勢也。當法之公選舉議員于人人也。至公平。有若美國大付之于無階級無資產之民。于是桀悍之亂民得廁其中矣。彼庸知美國至公至平之事。即召法國流血成河之事乎。夫美法之新舊至相反也。美起于新地。毫無舊積。一片白地。舉用平民。至公也。法妄用之。則爲大亂大災矣。故同病同方而異效。視乎其體之少老。強弱也。創議者。但知召集而未定決議之法。又未審國民之情狀。黨派之內容。官府之志願。必不同。上下之所求。必相反。而不知預計之。以此合衆必潰。而無成。豈惟無成。必亂而生災。法王路易十六有愛民之心。而無決斷之才。依違官府。號令數易。既召一國之望。與謀變政。忽乃行專斷而散之。則反覆足以失人心。既調重兵。

以彈壓之。乃忽而受衆僞而解兵。則孤立。足以釀亂。僞夫龍之騰也。乘風雲而翻海波。其在沙也。則螻蟻制之。將之威也。擁士馬而秉斧鉞。其獨行也。則一夫擒焉。國王何以異此乎。人心失矣。重兵解矣。王之立于民上。猶土梗塊壘耳。敬神者跪坐拜之。不敬神者則拋擲碎棄之。經此數變。于是法之大革命成。而君弑。朝亡矣。自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五日乾隆五十四年始開議會。以王散會故。巴黎編義勇四萬。規武庫鎗砲。亂民十餘萬。以七月十三夜破巴士的獄。射殺守將及巴黎守長。魯法王撤兵。擁之至巴黎。而巴黎六十區亂民。合成市會。無級序。無條理。無政才。不過求食之飢民悍者。假藉之。以掠奪貴族之財及權而已。全國鄉邑。皆仿巴黎。逐官吏而舉人自治。招鄉兵二十餘萬。亂民自推舉將校。工人貧婦。白晝持刀。首相林勒薩被殺。官吏皆逃。貴族富豪皆被殺。燒領主之宮城。焚吏尹之衙署。有一二州數日間燔第宅六七十家。掘墳墓無算。舉國大亂。國民議會畏而徇之。不敢問。十七日王族及貴族富家皆繫脊亡外國。王黨不避亡者盡殺焉。

當時雖極亂無理。而千年封建壓制極惡之政。藉此盡滅去之。國會議定廢藩權。凡人

法人所流血
以求之自由
其最重要者
我早有之

我國平等自
由已二千年

出版之自由

信仰之自由

役稅隸農盡免。舊藩狩獵權裁判權皆停止。罷寺僧十一稅。停賣爵令。凡公民皆得爲文武官。減死刑。去長子嗣產制。取寺產二十萬萬佛郎爲國費。聽民領其地。保護財產。聽信教言論出版之自由。限制國王虐殺刑。于是舊日藩下之農工皆脫壓制而得自由。貴族平民皆得平等。小民皆得有地。至今法國有三百五十萬地主。國民議會開兩年。掃陷廓清等于新朝之更革。改定凡二千五百五十事。此其最大端而大有益于國民者也。法後雖改民政。然實益于國民者。除民權選舉外。豈更有過于以上數者乎。此法人所日夜大呼以無量英雄之血購得之自由平等者也。而平等自由之四字。空文又今吾國新學所終日大呼者也。然試問法人所以無量血購得之自由平等。若以諸事者。若廢藩權。停舊藩之狩獵裁判。免隸農人役稅。民得爲文武官。則我國秦漢時已久。去其弊。久得此平等自由。二千年在羅馬未現之先。六朝寺產彌天下。經唐武德沙汰僧尼。已盡奪寺產矣。在日耳曼混一之先。其餘保人民財產。聽諸子分產。聽信教自由。聽出版言論自由。則自漢晉唐以來。法律已具有而久之。故佛道景教大行于六朝之時。聽人信仰出版言論之過悖謬者。非不有時而禁。而數千年無有立文部察

人出版之事則比今立憲國號稱聽人自由而仍有文部檢查者且更寬矣是故空言之自由平等無界者我不知之然萬國皆有法律實無一切聽人自由者若法人所矜誇以無量而購之平等自由則我國久得之而忘之騎牛覓牛不知何求也今新學師法人言革命自由者請無以其名而以其實則何不一考法人所得平等自由之實物乎法人得此亦既全國二千五百人稱萬歲我國人以孔子經義之故經秦漢大革之後平等自由已極今知之應大呼孔子萬歲應大呼中國人在地球萬國先獲平等自由二千歲而已

我國之得平等自由常歸功孔子

凡呼號而求食者必飢人呼號而求衣者必寒人凶年荒旱餓殍載道則其呼號求食尤甚若其食前方丈八珍充腹必無有呼號求食者矣諸生考試夢想科第艱難負笈若既通籍則不復再以科第爲念薄官簞仕家貧親老則求差求缺捧檄欣然若拜相封王則不復再有升官之喜若必再求進焉則楊再思之欲作一日天子死亦無憾也人人欲作帝王而帝王只有一則只有相殺而已今法人之求自由乃凶年荒地之餓夫求食也老名場之諸生求科第也吾中國之不復求自由則富家之饗殮已飽學士之科

法國失敗之
原因

第○已○成○也○而○妄○者○引○法○國○以○動○中○國○人○是○已○飽○而○再○強○食○勢○必○裂○腸○而○死○已○位○極○人○臣○而○再○進○必○爲○楊○再○思○而○後○可○也○今○後○生○少○年○不○知○其○由○慕○自○由○之○便○于○己○也○亂○舞○傴○傴○至○以○絕○父○母○攻○師○長○爲○維○新○能○事○此○則○誤○于○服○藥○而○毒○中○于○身○矣○是○非○後○生○之○過○而○庸○醫○不○審○病○惟○妄○開○方○藥○之○殺○人○也○于○自○由○平○等○之○外○法○人○欲○以○美○國○之○政○理○行○之○於○法○國○乃○提○出○權○理○案○曰○人○權○平○等○曰○主○權○在○民○曰○普○通○人○民○有○權○選○舉○此○三○者○誠○公○理○之○極○也○但○法○人○行○之○則○太○速○也○法○當○時○舉○國○之○民○讀○書○識○字○者○尙○少○豈○獨○不○知○政○學○乃○至○不○能○識○國○會○布○告○之○法○令○以○若○斯○之○人○格○而○聽○其○握○選○舉○之○權○握○政○議○之○權○又○令○司○法○之○官○皆○聽○民○舉○則○又○握○法○權○焉○彼○惟○有○縱○其○悍○戾○貪○橫○之○性○以○仇○異○已○強○者○肆○其○殺○戮○貪○者○肆○其○劫○奪○而○已○夫○以○政○學○之○博○大○法○意○之○深○遠○專○門○碩○學○名○臣○老○儒○猶○或○難○之○古○今○才○人○曾○有○幾○見○而○謬○戾○百○出○不○可○勝○指○焉○乃○以○付○諸○不○知○學○未○經○教○之○人○暴○狠○恣○睢○有○同○猛○獸○只○有○攫○食○人○肉○而○已○此○法○大○革○命○所○以○生○恐○怖○期○所○以○至○而○流○血○百○廿○九○萬○所○由○來○也○法○人○若○知○少○止○俟○全○國○人○皆○學○乃○漸○求○進○焉○則○可○免○恐○怖○之○大○禍○而○得○隴○望○蜀○冒○進○不○止○貪○求○無○厭○不○知○別○擇○已○之○宜○否○妄○慕○美○國○之○人○參○而○法○人○服○之○化○爲○烏○頭

也。

夫天下之同病異藥者多矣。吾見有日服附子有若果餌者而病瘳。此虛症也。有日服羚羊角爲茶飲而疾瘳者。此實症也。然病症之爲虛實至難辨也。若使實症而誤服附子則必斃矣。吾叔父玉如公以誤日服附子而死也。吾至今痛之。若使虛症而誤服羚羊角也。吾一族弟又以此而死矣。若法之與中國其病本易見也。而庸醫猶誤引之。則未嘗望問診切而僅以數萬里傳聞之一二遂發方藥。其奇謬狂愚不可思議。安得不令服藥者發狂而將斃耶。嗚呼。

法革命之慘酷。古今無比。其造因由于壓制過甚固矣。而英美立憲之風。激刺而來。適哲學大興。政府焚書禁版。名士皆遁於英。益發舒其新異之論。福祿特爾創無神論以攻教。盧騷發民約論以攻君。諸名士一倡百和。倒入本國。舉國男女日讀其書。而心移俗易。巴黎集會。無人不談自由平等。無人不攻教疑神。于是革命之種根。隱成於國民之人心矣。

法革命之禍。至於弑君易朝。死者百廿九萬。可謂彌天之大禍矣。而其造因。至隱至微。

禍患多發於隱微而常出於人所不覺石勒羯兒孫秀小吏而能致晉室邱墟生民塗炭嗟夫伏分釐之炸藥則可以燎原破城民岩可畏哉爲民上者曷其奈何不敬夫法之始三開族議會也出於籌餉不足而求之民非有合宮明堂公與國人之心本原已不正矣然當壓制之朝不以威力而託於集議亦庶幾於漸與民權可與爲善者矣然當哲學大明民約平等之論乘以飢饉薦臻亂民彌滿之時而創議之人閱歷甚淺徒慕公議之名而不深究公議之法夫民情可靜而不可動易集而難於散以黨派利害之至相反而決議從違之至難定也若以專斷行之則不如仍行君權而不必召議矣若不以專斷行之而聽議員之自決則孰肯舍切己之利害而從人之論乎若以多數取決則黨人之孰爲多寡而多數黨之能與朝旨合同與否甚難定也且夫輿論之所指決必與朝旨大相反與權貴大相反且有要求奪朝權於萬難驟行者朝廷與權貴能屈己而從之乎若能屈己而從之則朝廷之權驟掃地權貴之寵驟衰失必不可忍也逆知將來民權之必伸則一忍而百忍之可也是不如一切早全與之而不待其求而必不能也夫要求既深朝廷必不能盡捨其權也則不能不復行專斷也有一不

遂則民怒起矣。蓋民既得權，有不遂其求者，則以爲朝廷復行專制也。爲我民公敵也。弱者怒於心，強者怒於言，合此一國豪俊之人，因機乘釁，一旦翻然，則大變作于俄頃矣。衆怒變後，將皆順之以姑塞民望，則亂人知朝廷之易與，而一切勒索無不至。朝權已盡而廢，弑易朝聽之固，朝廷所不願也。大衆變作而不聽之必，鎮以兵則上下交鬩，仇釁永結，終無解時。內訌糾紛，外釁乘之，間隙迭生，不知所以善其後也。故夫集國衆之大事，至難也。創始者無慮，終知敵之謀無見，微知著之識無果，敢勇決之才苟焉爲之事，變繁生防於此者，起於彼，扶于東者，倒於西，至于敗也，乃始以謀以力彌縫之，未。有能免者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國會者動之至大者也。橫覽各國立憲國會之故，爭權興釁之由，至今泚筆猶爲兢兢也。夫立憲國會之爲公義，易知也。其變難滋繁，難圖也。勿徒美其名而輕舉之，若法其尤者矣。

變易政體之難

法國與中國通商之始

法之與中國通商，自明末西千六百十三年始。然當元時先交通矣。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法王路易第九遣比利時人路布路幾斯至蒙古求和，蓋其時成吉思可汗始居阿爾泰山麓，出兵征伐中亞細亞，兵威所至，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侵及於東亞細亞十之

六七。颯飛電掃。直搗裏海。略窩瓦河界。而迄於裏海東陲。路布路幾斯道經其地。但見
髑髏塞空。尸骨枕地。皆成吉思可汗戰勝諸國。戮其鯨鯢所封之京觀也。是時俄羅斯
波蘭匈牙利西里西諸邦。皆爲蒙古游騎所及。屢被抄畧。聲言勢將西下。歐洲君臣。罔
不震懼。法國故有是行。由君士但丁啓程至哥羅米詣敦河。道經窩瓦河。最後抵烏拉
河。其東沙漠浩渺。一望無際。過此入蒙古覲可汗。周歷其境。由阿斯達干高加索隘區
而回。往返之時。約計兩年三閱月。曾游蒙古營壘。得見宋人。知有中國之言語文字。此
爲最先法之通中國實自此始。



歐洲十一國游記第二編(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4217B

弟子 趙秀偉再校
後學 梁國華初校
麥仲華初校原稿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版發行



著述者

南海康有為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活版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經售處

內地各書坊
日本東京中國書社
橫濱新民社

洋裝定價

八角

第壹編一元

歐洲十一國游記 (第二編)

洋裝精本定價壹元

新大陸游記 (三版)

通行本減價八角

此書尋常游記不同其風景游宴瑣碎雜事與記錄甚希所記者皆政

治上生計上軍事上社會上最

大最要之問題著者游覽所感觸隨時錄之加以最敏銳

最精確之評論現美國為世界中突飛進步之國駸駸乎握廿世紀之牛耳故吾國

人欲周知世界大勢不可不先知美國讀此記一過則美之所

以立國及其現在之進步夫將來之

地位皆瞭然矣至海外華商之情狀尤為中

國前途一問題苟欲知之舍此書末由其附錄之記華工

禁約一篇紀其歷史及其現在將來加以決論亦空前之作也美國游學指

南一篇為卜技利大學游學生某君所著其惠我學界不少

全書三百餘葉凡百餘章卷首插畫三十餘

幅

發行所 橫濱 新國民社



上海新書店
冊數 2
售價 1.50

售價 1.20

1613251

上海圖書館藏書